

愛底圍

現 代 文 學 叢 刊

莫 洛 懷 著  
明 若 家 械 合 譯

愛 底 霧 圍

民國二十一年九月發行  
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再版



分類號

77  
14

總發行處  
分發行處

各埠

原 著 者  
繙 譯 者  
編 校 者  
發 行 者  
印 刷 者

◎ 現代文藝叢刊  
愛底霧圍 (全一册)

實價國幣一元八角

(郵運匯費另加)

法 國 莫 洛 懷

盛 明 家 若

錢 歌 川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路 錫 三

上 海 澳 門 路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中華書局發行所

中 華 書 局

# 愛底雰圍

## 目次

卷上	奧黛兒	……	一
卷下	綺色白兒	……	一九九



# 愛底雲圍

## 卷上 奧黛兒

菲力伯·馬塞納致綺色白兒·特·加萬內

(一)

我底突然的出走一定使你詫怪。我認錯，但我並不覺得憂傷。我希望我能完全給那感情底急流所克服，那，兩天前在那叢林裏，帶着我像怒潮般地奔向你底雪白的衣裙的！但是我怕戀愛，綺色白兒，並且我怕我自己。關於我底以往，我不知道雷內或是別的什麼人曾對你講了些什麼話，你和我也曾講到過，有幾次，但我從沒把完全的真實告訴你。新相識底一種可喜處是牠能給我們機會去回憶以往，那我們想來是較幸福些的，生動的色澤會使我們忘却了現實底醜惡。但我們底友誼是

已過了互相諂媚底時期了。男人袒示他底靈魂像女人袒示她底肉體一樣，有着連續的但安排得很好的步驟。我已把我最祕密的隱藏一個一個地顯露出來了。而現在，我底許多真切的回憶，模糊了重又清楚起來，將在這光明的白晝裏展開在你底面前。

我是遠遠地離開着你，在這我曾消磨過了我底童年的房間裏。牆上是一個書架，放着許多母親已保存了二十多年說是要『留存長孫』的書。我將來會有兒子嗎？那本大大的紅書脊的有着墨水跡的，是我底古舊的希臘文字典，還有幾本金字紅面的則是我在學校裏時拿到的獎品。我要把一切告訴你，綺色白兒，先是個可愛的小小的孩子，然後那野性的青年，而最後這不幸地受了傷的成人。我要把一切都告訴你——忠實地，正確地，謙虛地。也許，即使寫下了，我會忽然不高興起來不把牠寄給你的。但是管牠呢。倘使這只是爲我自己，那麼給我底過去的

生命開一筆清賬也不是無益的。

你也記得我們打從聖裘滿回來，我給你講到根陀馬的那個晚上嗎？那是一處雖然寂寞但終不失其美麗的地方。一道小河在許多聚集在那荒涼深奧的山谷中的工廠建築物旁邊流着。我們底屋子，一座小小的別墅，還是在十六世紀時和在立摩新地方的許多屋子一起建造的，俯瞰着一片滿佈灌木之地。很小的時候，我覺得很驕傲，因為我是個姓馬塞納的人，我們底家庭統治着這一區地方。我底父親已把我祖父當作試驗的小造紙廠擴充成很大的一家。他已買下了近首的許多田地，並且把牠弄成在根陀馬一帶的模範區域了。在我底童年新的建築物常有得蓋起來，河畔大造紙機底影子也一年一年地變高大了。

我母親底一家來自立摩新地方。我底曾祖父是一個律師，政府出賣根陀馬時他就把牠買下了。我底父親，在勞萊恩做工程師，直至他結

婚時才住到根陀馬來。他來時帶了他底一個弟弟來，那就是比利叔父，在一個鄰村却地爾地方住下。在星期日，當天氣晴朗的時候，兩家人常在聖裕立克司池邊聚首。我們坐了馬車去。我坐在一隻狹狹的小板椅上，面對着我底父母。馬底有節奏的脚步聲常使我入睡。有時候，把心思閑散些，我目送着牠底影子在屋子底牆上，或是在行人道上，我看牠縮小過去，而最後，到了路轉灣處，在我們後面消失了。陪伴着那能引起人星期日底聯想的禮拜堂底鐘聲，一些些肥料底臭味時時刻刻像一團雲一般地圍繞着我們，許多很大的蒼蠅在我底四周盤旋飛舞。我恨透了那許多小山崗，因為行到了那裏馬就慢了下來，車子吃力地爬着，那老馬夫湯麥森於是噉着嘴揮動起他底鞭子來了。

我底比利叔父，他底妻子，和他們底唯一的女兒，就是我底從妹雷內，在一家小客店裏候着我們。母親給了我們幾塊麵包和一些牛油，父

親就說：『孩子們，去玩罷。』於是雷內和我兩人在池邊樹下散步，拾取松子和栗子。回家的時候雷內常和我們一起，車夫已給她在我們車上安排好一個小小的位置了。途中我底父母從不講一句話。

交談是困難的，因為我父親底特別敏銳的感覺；要是有什麼意思公開地表示了出來，那麼他似乎就要覺得難受了。譬如說，在餐桌上，要是母親說起一些關於我們底教育的話，或是講到工廠，或是談到了在巴黎的叔父和姑母，父親就要態度嚴重，神經質的地示意她，叫她住嘴，因為僕人們正端上菜來了。於是她就不響了。當我還很年幼的時候我就覺察到要是我底父親和叔父要互相責罵時，他們就把這件差使托之於妻子，大家特別小心。從小我就覺得我底父親是個非常克己的人。對於我們，一切習俗的意念都不問——父母愛他們底孩子，孩子也愛他們底父母，夫婦也互相敬愛。我們馬塞納家底人把這世界看作埃田

園，這中間，在我看來，天真是較多於虛偽的。

(二)

我又看見根陀馬那個曬滿着陽光的草原了。下面山谷裏是却地爾村莊，籠罩在那因熱而生的閃光的烟霧中。一個小小的孩子，身子埋在沙堆旁的一個地洞裏，泥齊着腰，獨自在這荒涼的曠野中追尋着一個不可見的仇人。那時我最愛讀的書是丹立脫底戰爭中之砲台防禦。在那個地洞裏，我就是小麥托亞，守衛着立奧維砲台，在一個老參將底治下，爲了他我將甘心犧牲我底性命。我認錯，因爲我在敘述着這樣稚氣的記憶，但我却在牠們中間看出了我個性中最明顯的一個特點底初現：這是我所常覺到的，一種熱情的企求，把我自己全心意地呈獻於一個理想，雖然在後來的生涯中我獻身的對象完全不同。當我把

我這雖似乎看不出，但還存在於我記憶中的特性底最早的呈現加以分析的時候，我還能追想到悠久的時候以前那種熱求自我犧牲的敏感。

但是不久以後我玩起別的把戲來了。新年裏我拿到一本名叫小俄羅斯兵的書。內述一羣學生組織軍隊並選擇一個女同學做皇后。她底名字是安尼·蘇可洛芙。『她是一個年輕的姑娘，驚人的美麗，纖秀，漂亮而聰明。』這班軍人對他們底皇后立下的誓，他們因以獲她底歡心取得她底微笑作酬報而成就的許多工作，都使我驚奇。我不知道爲什麼這故事這樣地合我底胃口，但我愛她而且對她寄托着那我時常給你講起的婦人底理想。我能够看見我自己和她並着肩走過根陀馬底綠草地，她低聲地告訴了我許多憂傷和美麗的事情。我記不起來從什麼時候起我開始喚她作『阿美松』，（『阿美松』，女英雄，巾幗丈

夫也。——譯者誌——但她給我的印象裏總有着大膽和勇敢底成分。我也歡喜和母親一起讀來斯勞脫和吉訶德底故事。我不能相信德爾西妮亞面貌是醜陋的，我把書中的她底照像撕破，這樣我就能依着自己底願望任意想像她了。

雷內從妹雖比我小兩歲，但她和我同學了好久。當我十三歲時，父親送我進了立馬奇的中學校。我和我們底一個從弟一同寄宿，只星期日回家。我歡喜學校。父親遺傳給我一種愛好學問愛好讀書底天性。我被大家認為一個好學生。馬塞納姓的人所有的傲慢與懦弱充塞着我，正和他們那發光的眼睛與彎彎的眉毛我也有着一樣明顯。醫治我這傲慢的唯一的藥品就是那個皇后底印象，對於牠我是忠誠的。晚上睡覺以前我常給自己講許多故事，故事中的女豪傑就是我底『阿美松』。現在她又有了一個名字了：海倫，因為我已和荷馬底海倫愛上了，我



二年級裏的先生教我們的。

爲什麼有許多印象一直很清楚地保留着像初見牠們時一樣，而有許多，應該是更明顯些的，却褪失消滅得這樣快！剛剛此刻，我見倍萊先生進課堂來了，照例走着他緩慢的闊步，這天我們作文；他把他底外衣在掛釘上掛起，於是說，『我給你們找到了個美麗的題目了，』斯丹雪柯底懺悔……』是的，我能很清楚地看見倍萊先生。他生着很濃厚的鬚髭，髮上戴着頭飾，面上顯着一種不快樂底熱情底迫溢。他從他底小皮包裏拿出一張紙來念着：『詩人斯丹雪柯，在他底詩裏咀咒了海倫，因爲她作惡害得希臘人受苦；維納斯罰斯丹雪柯成個瞎子；他認了罪，爲她作一曲歌表示他褻瀆了她底美麗的歉疚。』

我多麼地想再讀讀那天早上我所寫的那八張紙啊！我從沒有找出內心生活和作品之間有過這樣完全的一致；從沒有，除出在我給奧

黛兒的幾封信和沒幾天前一封寫給你而沒有寄出的信中以外。那篇爲美犧牲底作文引起了我這樣強烈的情感，我雖年輕毫無經驗，但也怔住了，帶着一種差不多可說是痛苦的熱忱，我工作了兩小時，似乎我已預先看出在我底生涯中我也將有一種因緣來寫這斯丹雪柯底懺悔詩的一般。

但要是我告訴你我這種讚美只是發自內心的話，那麼我給你這十五歲學生底印象將是非常附會曲解的了。我和同學們交換的關於女人和戀愛的意見是很粗魯的。有幾個朋友敘述他們底經驗帶着很精巧很野性的瑣碎。至於我自己，我已找得了海倫底化身了，那是在立馬奇的一個年輕的女人，我寄宿着的家裏的表姊底朋友她名叫蒂妮·奧勃麗；很秀麗，因爲社交太濫而名譽很不好。當有什麼人在我面前說她壞話的時候，我就想到了來斯勞脫和吉訶德，恨不得用長矛把這

班誹謗者刺死。每一次她來進餐，我總攙雜着欣喜和懼怕，成了個半痴狂的人。我恨她底丈夫，他是一個溫良和善的瓷器工人。從學校回到家裏的路上我總希望能遇見她。我留意到，晌午時分，她常到那禮拜堂近旁去買麵食或花卉——於是那時候我常在那花店和麵包店中間等候着她。有幾次她答應我伴送她回家去，我脅下挾着個小小的書包。

當夏天到來的時候，在網球場上碰見她的機會更多些。一次晚上，天氣很好，幾對年輕的愛侶約在那裏聚餐。奧勃麗夫人，很知道我愛着她，叫我也留下。這晚餐是很有趣的一回事。夜降下來了。我躺在草地上，在她底脚邊；我底手碰着她底踝骨，我把牠溫柔地握着，她也沒有拒絕。我仍能聞到我們後面的紫丁香叢裏發出來的濃厚的香味。在樹枝縫裏我們能看見一顆顆的星兒。這真是無限幸福的一瞬間啊。

當天完全黑了下來時，我覺得有人靠近蒂妮身旁來了，他是一個

律師，二十七歲，爲了他底聰明在立馬奇很負盛名，我聽見了他們底談話，雖然那聲音很低。他約她在巴黎一處地方晤見；她說，溫柔地，『不要響』，但我知道她會如約而去的。我沒有放鬆她底腳踝骨，她恣意地聽我擺佈，快樂如常；但是我却很痛苦，突然地，我對女人起了一種深深的蔑視。

此刻，在我底桌上安放着一本我從前錄課本摘記的小小的練習簿。在六月二十六號底日子底下寫着個『蒂』字，『蒂』字外畫着一個圓圈。下面抄錄着倍萊斯底句子：『我們萬不能把女人底身價抬高，雖然我們會給她們底美麗和傲慢所怔住而覺得我們竟能從這種不足道的人物身上得到這麼許多歡樂。』

整個兒暑期我和許多年輕的姑娘們玩。我學到了暗黑的小巷是宜於擁抱她們，吻她們，愛撫她們的。蒂妮·奧勃麗底事似乎把我底浪

漫態度醫治好了。我把我那放佚的生活從容地過完，接着一種安閒就把傲慢與失望充塞了我底內心。

(三)

翌年父親當選爲號德·維安內底參議員。我們生活底方式起了變化。我進了巴黎一個中學讀哲學。根陀馬只做了我們避暑的地方了。我已決定研究法學，但在從事於一樣專業以前我必得要把我底軍隊服務完了。

假期裏，我又看見奧勃麗夫人了，她和立馬奇底表姊妹們一同到根陀馬來。我想這是她要她們帶她到我們家裏來的。我伴她遊花園，我覺得非常歡欣，能領她進那我當作觀象台的亭子裏，當我初次愛上了她的時候我常在這亭子裏起種種飄渺的幻想，消磨着每一個星期日。

她愛那條兩邊種着樹木的曲折的小徑，徑盡頭是許多生滿青苔的石頭，廠裏的水在石上濺飛起微微的泡沫。當她立起來俯下身軀想看看廠裏的工人的時候，我將手放在她肩上；她微笑着。我試着去吻她。她溫柔地推開了我，但並不是決意。我於是告訴她我將在十月裏回巴黎，在這裏左岸上我將有一個小小的房間，希望她能常來。『我不知道』她說，『這很難』。

在一九〇六年冬天的我底日記中，我找出了許多約會地點寫在一個『蒂』字下面。蒂妮·奧勃麗使我失望。我是錯誤了。她是一個可愛的婦人，但不知爲了什麼緣故，我却要希望她同情於我底力學而做我底賢妻。她到巴黎來看我，還買她底衣服和帽子。這簡直使我憎惡。我在書堆中過日子，我不懂她怎麼能和我兩樣。她要我借給她茄德倍萊斯克勞代兒著的書，這班作家是我常講到的，但後來她對我說的話却

使我傷心。她有一個美麗的身體，我自從她打立馬奇回來後就受盡了相思底磨折了。和她在一起了兩小時以後，我就想死，想逃避，想和一個男朋友談天。

我要好的同伴是安特烈·號爾夫，一個聰明的猶太少年，脾氣有一些躁，我和他在法律學校裏同學；還有一個是勃屈萊·特·傑薩克，我在立馬奇時的一個同學，現在進了聖西亞學校，星期日他常和我們一起到巴黎去。當我和號爾夫或是勃屈萊在一起的時候我就覺得我是投浸入最誠實底海中去了。面上是我父母底菲力伯，一個誠樸的人，沾染着一些馬塞納姓底習俗和軟弱；下面一些是蒂妮·奧勃麗底菲力伯，敏感，溫和，而有時野性；再下面一些是勃屈萊底菲力伯，勇敢而多情；最後是號爾夫底菲力伯，嚴肅而冷酷。並且我很知道在他們底下面，另外還有一個菲力伯，比上面的任何一個都要真實些的菲力伯，只有

他能使我幸福，要是我能把他拖拉到上面來，但我對他却連了解也不想。

我可曾給你講過在凡連納路我租借的一個小房間嗎？那房間裏充滿着我那時愛好的清冷嚴肅的味道。牆上掛着派司克兒和悲多底照像——他們曾目觀我底一切遭遇。充着牀鋪的坑榻上蒙着灰色的單布。壁爐上面的架子上是一本斯賓諾塞底著作，一本蒙台因底著作，和幾本科學書。所有這些是爲了引起人同情，還是爲表示對於學問的至誠的企求呢？在我自己想來，這是這兩種意念底混合。我有一個時候是勤讀得簡直有些非人道的。

蒂妮常對我說我底房間使她吃驚，但她也同樣地歡喜牠。在我以前她曾有過許多愛人，她也常和我講起他們。她深深地愛戀着我。我很虛心地告訴你。人生教給我們在戀愛中平庸最便宜；最討人厭的有時



幸福；而最可愛的有時却失敗。要是我告訴了你蒂妮愛我得比我愛她厲害，那麼同樣坦白地我將告訴你我生涯中許多處於一種的相反的情景之下的重要的遭遇。在我正給你說着這個從二十歲到二十三歲的時期中，我總是受人愛而自己愛得很少。老實對你說，那時我實在不知道什麼是愛。愛能使人苦惱這句話我簡直覺得太怪誕了。可憐的蒂妮！我能看見她躺在睡榻上，身子俯向我這邊，熱烈地叩問着我底前額，這前額對於她是一本還沒有翻開的書。

『愛？』我對她說。『「愛」究竟是什麼東西？』

『你不知道愛是什麼嗎？好，你將來會知道，你也有一天會給牠捉住了的。』

我提到『捉住』這兩字因為我覺得說得太粗鄙。蒂妮底用字使我不快。我恨她不能說得像朱麗葉和克萊麗亞·康芮一般。面對着她

底靈魂，我做出一種不耐煩的神情像人對着一件破得不可收拾的外衣時一樣。我把牠前面拉拉，後面扯扯，把牠弄弄好。好久以後我知道她在立馬奇成了一個很聰明的人了，並且由於我努力底結果她已克服了那地方底一個最奇特的男子。女人底心靈浸沉在她們曾經愛過的許多男子底不斷的感化底渣滓中，正和男人在他底經歷中保存着侵入過他底生涯中的許多女人底紛亂而沈重的印象一樣。往往我們從一個女人手裏所得來的殘忍的待遇會成了愛上另一個女人的緣故並成爲使他受苦的原因。

『瑪』字是指瑪麗·格萊哈姆，一個英國小女孩子，兩眼籠蔽在一種神祕之中的，我在考雷姨母家遇到她。我要給你講講考雷姨母，因爲她在我底生涯中佔有着地位，雖然間歇地出現，但終不失其重要。她是我母親底妹妹，嫁給一個銀行家名叫勃龍·喬英的，她，我猜不出其

作用何在，常要請許多銀行家，大使和將官到她這邊來，多多益善。她來一個開場和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愛上了；她是應該獲得勝利的，因為一切進行她都用着她那有條不紊的可佩的毅力。每天晚上六點鐘以後她總在家裏——那是在馬西路——每星期二晚上她舉行聚餐，共備二十四付餐具。考雷姨母舉行的這種聚餐成了我們在立摩新時家庭裏的幾個常說起的笑話之一。父親常說，姨母對於這聚餐是決不忽略一些的，我想他說得很對。夏天，這聚餐就在屈勞維里她底別墅中舉行。母親常要講起姨丈死時的情形，前一晚，她得到了姨丈病危的消息（姨丈患的是胃癌症），她馬上就趕到巴黎去幫助姨母，到時是星期二晚間，她發見姨母正和許多客人在聚餐，坐在席首。

『阿局連怎麼樣了？』母親問。

『噯，他沒有什麼，』考雷姨母說，『他很好，只就是不能到酒席上』

來罷了。」

次日早晨七點鐘一個僕人打電話給母親說：「報告馬塞納太太，家中老爺在昨夜病故了。」

當我到了巴黎的時候，我也不想去見我底姨母，因為受了父親底影響，我對於社會有一種深深的恐懼。但我終於去了，經過了細細的觀察，覺到她倒也並不怎樣討人厭。她是個很好的婦人，歡喜幫助別人，她由於和各樣性質的人底接觸得到了不少雖有一些兒紛亂但不失其真實的關於這社會機構的知識。對於我這樣一個好問的粗人，她真成了學問底擴穴了。她看出我很歡喜聽她說話，於是她就親熱地和我周旋。每星期二晚上她請我到馬西路去。她知道我父母不贊成她這種集會，所以她對我的殷勤中還帶着一些獻媚底成分，她使我成了那邊一個常到之客，把我拉入了她們底夥，於是她把我父母戰勝了。考雷

姨母以外是許多年輕的女人，那是不可少的餌食。很有幾個給我戰勝了的。因為生性傲慢，並要對自己證明勝利是可能的，我對她們說愛而實在並沒有愛她們。我記得我自己底非常的冷漠，當她們中的一人溫柔地對我微笑着離開我底房間以後，我立即在圈手椅裏坐下，拿起一本書，一點也不費力地把她底影像從腦中驅去了。

不要批評我得太嚴格了。我相信有許多年輕男子，像我這樣的，沒有很早地能找得一個很好的妻子或情婦的幸運，差不多可說是必然地將流入於這種倨傲的自我主義中去的。他們在找尋一個辦法。女人本能地知道這一種找尋底空虛於是完全出於一種自卑底心理她們假裝了來應牠底需求。一會兒，慾念助成了這欺騙，但一種不可抗的厭倦立即襲入他倆底根本敵愾着的心靈中來了。我仍還想着我底希臘海倫嗎？我已把那種熱情消淹去了，像一個祭台掩埋在我這冷漠的策

略底灰色的重壓之下一樣。

有幾次，我參加星期日底音樂會，我會在聽衆中看見一個倒影，使我突然而清楚地聯想起我孩童時代的那個美艷的北歐底皇后，和根陀馬底栗子樹來。於是，一直到會散，我要把音樂在我內心滋生出的強烈的情感完全交付給這不相識的面龐，我想要是我能認識這女人，那麼我將從她那裏找得那完美神聖的人格，而將我底全生命呈獻出來。於是這無晷之后將在人羣中不見，當我回凡連內路去見那我並未愛過的情婦的時候。

我現在真不懂怎麼那時我竟會包含着兩種絕不相容的人格。兩者處於完全不同的兩方面，決不相遇。這溫柔的忠誠的情人知道他愛着的那女人只是實在的人生中的一個神話。恨着那空幻而可愛的影象要給一個尋常女人底現實沾污的時候，他躲避入書本中去了。但這

野性的青年，在另一方面，在考雷姨母家席上時，要是鄰座是個可愛的人兒的話，那麼他就顯示出他底快樂，豪勇，和果敢來了。

我結束了我底軍隊服務以後，父親要我幫他管工廠裏的事。他底辦事處已搬到巴黎去了，那邊最好的主僱是報館和書局。我在職務上感到不少興趣，這興趣而且在日漸增加，同時我繼續着受教育，在大學裏聽講，讀很多的書。冬天我每月一次到根陀馬去；夏天，我一家在那邊，我陪他們住幾星期。帶着一種喜悅之感我又在立摩新，找到了小時候寂寞的散步底地方。我不到廠裏時我就在我那間沒有變過什麼的寢室裏或在我那可以俯瞰洛依山的『觀象台』上工作；每一小時我都要立起來，活潑地在那舊時的栗樹小徑上走走，走到了盡頭，於是同樣活潑地回到工作上來。

我真覺得快樂，能離開這班年輕的姑娘們一會兒，在巴黎，她們佈

滿了我底日常生活，那是一個雖不茂密但終不失其真實性的網，用約會，煩怨，和閑談織成的。我前面給你說起過的瑪麗·格萊哈姆，她底丈夫是我很熟悉的；但我不願和他握手。我底大半的朋友，我想，由於崇尚虛榮，大概會這樣做起來的。但在這種事情上我們家庭底傳統却很嚴格。父親底結婚是由於感情衝動，結果很好，緊接着發生了愛情。他在沉默寡言中也很快樂。他沒有什麼戀愛事件發生，至少他結婚以後是沒有；但是我覺得有一種戀情是蘊伏在他心靈底深處；同時我還覺得，雖很模糊，要是我幸而能遇到一個像我理想中的『阿美松』那樣的女人，那麼我一定很覺得幸福而對她也很忠誠了。

## (四)

一九〇九年冬天，我連生了兩次喉管炎，次年三月醫生囑我到南



方休養幾星期。我想到我沒有到過的意大利去是很有趣的。我先在意大利底湖畔住了幾天，然後到威尼斯，假期末最後一星期在佛洛倫斯過。在旅館中第一晚晚餐時候我在鄰桌上發現一個年輕姑娘，美得瀟灑出塵，幾乎像天使一般；我不能把我底視線從她那裏收回來。她母親和她在一起，樣子還很年輕，另外還有一個年老的男人陪着。她們離開了餐桌的時候我問旅館主人她們是誰。他說她們是法國人，一位麥萊脫太太和麥萊脫小姐；她們底同伴，一個意大利將官，不住在旅館裏的翌日，吃點心時，她們底餐桌空着了。

我帶着幾封寫給幾個佛洛倫斯人的介紹信，他們中的一人是安其洛·茄笛教授，一個藝術批評家，印他書的書店是我們廠裏的主僱。我把信投交了去，同日收到了他底請柬，要我去茶話。那邊，在那斐淑爾別墅底花園裏，在差不多二十個客人當中，我見了旅館裏那鄰座底客

人。在一頂闊邊的草帽之下，穿着桃紅的外衣和青色的項圍，那姑娘正和在那一晚上時一樣的美好。我覺得一種異樣的怯弱佔住了我，從她那裏回轉頭，我和茄笛談起話來。我們正立在一個薔薇花棚底下。

『這花園是我自己手創起來的，』茄笛對我說。『十年以前所有你現在看見的地方盡是一片草場。那邊是……』

跟着他揮動着的手，我底視線正和麥萊脫小姐底相觸。她底兩眼會在凝視着我，正使我又驚又喜。這短短的一瞥是無涯的，像一粒黍種有着無盡藏的潛勢在裏面一般。我底深深的愛戀已從此中產生了。於是，我知道，雖沒說一句話，我已被准許對我傾心着的人進行了，當相當的機會到來時，我接近她了。

『這是個多麼美麗的花園啊！』

『正是，』她回答，『我真歡喜佛洛倫斯，因為無論那一處地方都』

見得到山和樹林。我厭恨城市，因為牠們除城市以外就什麼也沒有了。

「茄笛告訴我這裏底風景從屋子後面看還要美麗。」

「那麼我們去看看去，」她欣喜地說。

我們面對着一排叢密的柏樹，中間一行石級引進一個石洞，洞裏有着個彫象。遠遠的左面是一個高臺，在這上面可以望得見美麗的佛洛倫斯底全景。

麥萊脫小姐，傍着我，頭枕在臂肘上，看了好一會，凝視着那許多紅色的圓屋頂，那傾斜的屋背，和遠處的青青的山。靜默地過了幾分鐘之後，她說：

「我多麼歡喜這風景啊！」

她一邊說一邊將她那嫋娜年青的頭部向後仰，似乎想把牠浸入

這鄉村風景中去的一般。

從這第一次的談話，奧黛兒·麥萊脫就把我當作老朋友看待。她告訴我她父親是個建築家，她對他很敬愛，他現在在巴黎。她惱恨那個意大利將官做她母親底護衛。我把我底『阿美松』告訴了她，又告訴她要是沒有一種強烈的深刻的熱情把自己吸住，那麼我這一生將全無樂趣之可言。（我一向的傲世氣概早給她底出現掃除淨盡了。）她告訴我有一次當她不過十三歲的時候，她最好的朋友密撒曾對她說，『要是我要你打從這窗口跳下去，你會跳嗎？』她幾乎真的從四層樓上跳了下去。這故事使我非常喜悅。

我對她說，『你常到教堂和美術館裏去嗎？』

『是的，』她說，『但我特別歡喜在那古舊的街道上散步。我最怕和母親和她底將官一起走，所以每天早上我起來得很早……你也高』

興明天早上和我一同散步去嗎？九點鐘我在旅館底客廳裏……」

「當然！我和你一同出去要得你母親底允許嗎？」

「不用，不用告訴母親。我自己可以作主。」

次日早晨，我在樓梯腳邊等候着她，我們一同出去。碼頭上闊大的鋪街石在太陽光下發着光。遠遠地傳來了教堂底鐘聲。馬蹄聲在街路上得得地響着。突然地，生活變成很質樸的了。我底理想的幸福只是希望這美艷的臉龐能常常近着我，能挽着她底臂兒走過街路，能感覺到，只要一忽兒也好，她那年輕的肉體底溫暖。她領我到湯耐抱納街。她歡喜鞋店，花店，書店。在發售一串串的紅珠子黑珠子的店前我們立定了好久。

「這真可愛，你也想……」

她具有着我那可憐的蒂妮·奧勃麗所有的癡愛。

我們講些什麼呢？我現在記不清楚了，在我底雜記簿上我找出這一段文字：

「和奧散步到聖·勞命助。她講給我聽在修道院裏時那直照到她牀上來的很明亮的光，那是從窗裏映進來的外面的一盞燈。入睡後，她會看見這燈光逐漸逐漸變大，於是她幻想她自己是在天堂上了。她談到「石竹叢書」，恨這裏面的女英雄們，茶花女和曼特靈。她不情願自己做個老實無用的女兒。童話和詩是她最歡喜的讀物。有時她夢見她在海底走路，四周漂浮着許多魚骨頭；在別的夢裏她給一隻鼬鼠在地底下拖曳着。她愛冒險；騎在馬上時她蹤跳得最厲害。當她要去了解什麼事情時她兩眼中就現出一種迷人的表情來。她輕輕地繃了繃眉，向前凝視着像沒有看清楚似的，然後她說「是的，」似乎是對她自己

說：她已經明白了。」

我覺到在抄着這一段文字時要把牠喚起的快樂的回憶消去在我是無能爲力的。爲什麼要把這業已完結了的情感重又提起？奧黛兒說的話真是拔凡超羣的嗎？我並不這樣想，但她有着每一個馬塞納姓的人所沒有的：那人生的興味。我們愛人類是因爲由於別人我們能得到一種神祕的眞粹，這是我們所沒有的，有了我們就成了完人。

我雖然知道女人們中儘有比奧黛兒更美麗，更漂亮，更聰明的，但她們中沒一人會給我開啓那宇宙之門像奧黛兒這樣。由於過度的讀書和過度的冥想，我忽略了樹木，花草和土氣底美。我忽略了天空底奇麗和空氣底清新，但現在每天早上奧黛兒都給我召喚攏來，隨侍在我左右了。

從前，當我孤獨地在城市中時，我常到博物院裏或是在我自己書室中讀關於威尼斯羅馬的書，把日子消磨過去。只在一些著名的作品中我接近着外面的世界。奧黛兒却在頃刻間把我引進了個有聲有色的世界中來了。她帶我到那高高的謀凱托·諾逢牌坊下的花市中。她和那些買一枝鈴蘭，買一枝紫丁香的女人們在一起走。她愛那年老的鄉村牧師，他買一叢金鏈花來綴束在一枝長長的蘆笛上面。在小山崗上時她指給我，看那許多兩邊盡是攀沿着美麗的紫藤的暖壁的狹狹的道路。

我，帶着一種馬塞納姓的人底嚴肅，給她講格爾夫和潔倍來底鬥爭，給她講但丁底生涯，給她講意大利底經濟狀況時，她也覺得討厭嗎？我想她並不。有人會說當一個女人說了些孩子氣的或是愚蠢的話時，男人就會禁不住自己地要去吻這張說出這些話來的孩子氣的嘴的，



而女人呢，則在男人嚴肅，冷靜，講理的時候才生出了她們最悠深的愛。對於我和奧黛兒這話也許是對的。這樣，我知道當走過一家假珠寶店時她若低聲地懇求說：『我們看看，』我也不會有什麼批評或是有什麼煩厭的。我總是在想着：『我多麼愛她啊！』我非常真實的地覺到了一個俠士底企求，覺到了一種自幼卽和愛底意念聯結着的死底憧憬。

這一種思想充實了我，給了我鼓勵和力量。像合奏中的笛，吹一短節，先提醒了懷娥鈴，然後小四絃琴，然後號角，最後跟隨着音節底齊奏一般，那一束束的花，那鈴蘭底芬芳，那白色的黑色的禮拜堂，那鮑狄賽立斯和那宓乞萊其羅，都合起來爲我和奧黛兒底愛底喜悅呼喊，爲使我從一個不可見的敵人手中保全她底無上的嬌柔的美的好運作證。

在到佛洛倫斯的那晚上，我真應該當牠是一種非常的恩典，我和這樂意的生客散了兩小時步。沒有幾天以後我覺得定要回旅館去進

發這回事簡直是一種叫人不可耐的束縛了。麥萊脫太太擔着心，一點也不知道我，要阻止我倆底戀愛，但你知道在愛底苦惱中的青年男女是怎樣的。他們發出來的堅毅的力量是不可抗的。我們到處受到同情底鼓舞。奧黛兒底美已足夠了，但她告訴我兩人在一起所給這樸素的意大利人民的印象比她一人還深些。馬車夫當我們是情人。博物院底守門警察對我們微笑，亞諾河上的船夫和善地看着我們，當我們立在洋台底欄杆邊，身體俯倚在臂肱上，互相接近得能覺到彼此肉體底溫暖的時候。

我打了個電報給父親要求我把底假期延長一個或兩個星期。他答應了。現在我能有奧黛兒竟日陪着我了。我租了一輛汽車，我們在脫斯根鄉下行駛了不少路。在到西那的路上，我們覺得我們似乎走進了卡貝西沃底風景畫中了。車子迅捷地駛上了那小小的山崗，那像孩

子們堆的沙壘，頂上是許多假的鋸齒形的村莊。西那底龐大的影子使我們吃驚，和奧黛兒在一家陰暗而冷靜的旅店裏吃點心時，我覺得我能和她永遠這樣在一起了。歸去底路上，她底手偷偷地入了我底手中，這天晚上我在日記上寫着：

「汽車夫，侍女，和農夫們都給我們明顯的同情。無疑地他們看我們倆是互相愛着。這小旅店裏的人底狡猾真使人吃驚。最奇妙不過的是當我和她在一起的時候，我就蔑視除她所有的以外的一切，她也就蔑視除我所有的以外的一切。一種不勝歡喜底表情顯示在她臉上，那表現着愉悅和信任。但這裏面也攙雜着一些些哀愁，似乎她要把現在這一瞬間永遠保留着的一般。」

啊！在佛洛倫斯這幾星期中我會給奧黛兒保留着一種怎樣的愛。她是這樣的美，有幾次我簡直疑她不是真的人。我要把頭旋開，對她說，『我要不看着你五分鐘。』但我從不能捱過三十秒鐘。她所說的話中都有着一種詩的情緒。雖然她很快樂，但時時有一個沉肅的音符，像一隻四絃琴上的，會攙進他底聲調中，一種不相稱的悵鬱，會帶着一種紛亂而悲慘的恐怖，突然地充滿了這空間。她常講起的這一句話又是什麼意思呢？『命運注定的』……哦……是的……『在神底權威之下，命運注定的，金髮姑娘，你自己留神着罷……』這是她在什麼言情小說裏讀到，在什麼驚心的戲劇裏聽到的呢？我不知道。有一晚，黃昏時分，在一處美麗誘人的橄欖林叢裏，她第一次給我吻了她底芳唇，她溫柔地望着我，但又愀然地說，『你記記看，最親愛的，朱麗葉底話……』「也許我對你太情深了，因此你會想我是個輕狂的人。」

這許多天裏的我們底愛情我回憶起來也快樂。這真美麗，兩人正一樣的情深似海。但是，在她，熱情是常給自尊心抑住了的。

她後來告訴我，先是那修道院，後來是和她那不值得孝敬的母親底生活，都使她變成『閉塞』。當累積着的火燒起來時，這火焰雖只一忽兒而仍很猛烈，牠們溫暖着我底心，因為牠們是自發的。

正和有些樣子的衣服，由於遮蔽女人底肉體以避男人底眼睛，使男人們怕去碰一碰女人們底任何件衣。出一樣，含羞，用以掩去那熱情底表示的，顯出了話語底美好的幕蔽底價值與可愛。

後來，父親打電報來要我回巴黎去。他顯然是很不滿於我底滯留。那天我到茄笛家去，奧黛兒已先在那邊，我只能當她面把我要走的話說了。別的客人完全沒有注意這消息，仍舊繼續他們關於德意志和摩洛哥的談話。走出屋子的時候我對奧黛兒說，

『茄笛說的話真有趣……』

她幾乎心碎地答道：『我只聽見一句話：你要離開這裏了。』

(五)

在離開佛洛倫斯以前我和奧黛兒訂了婚。我得要把這事告知我底家庭，而那就頗費思量。馬塞納姓的人把婚姻看作族中大事。我底伯父立即會忙碌起來，打聽麥萊脫家底情形。他打聽底結果如何呢？她底家庭狀況我一點也不知道，連她底父親我也從沒有看見過。我常給你說起當我們馬塞納姓的人有什麼重要的消息時，我們從不私人傳達，常由一個居間人轉，而且非常謹慎。我請求考雷姨母，她是最親信的心腹人，把我訂婚的事告訴父親。雖然來因和事情本身都非常相反但她却常很歡喜把牠說得很圓到。譬如說，有人問她些關於一個伍長的

事，考雷姨母就只到軍務處去打聽一下，再要是有人問她關於立馬奇底一個內外科醫生的事，那麼她就去請教巴黎底一個著名醫士。當我說到麥萊脫先生底名字時，她回答得正像我意料中的一般：

『我不曉得這個人，但要是他是有些名望的話，那麼我能從我底老朋友勃泰克斯處打聽出來，你知道，他是一個建築家，學會裏一個會員，每年冬天我要請他聚餐兩次。可憐的阿局連常和他一起打獵的。』

幾天以後我見她的時候，她很不快，雖然說話仍很流利：

『哦，可憐的孩子。你來和我談真使我高興。你不能娶她……我已見過勃泰克斯，他知道麥萊脫得很清楚。他們曾在同一年裏競爭過那羅馬獎金。他說他倒也並不惹人厭，有着一些些天才，但同樣的他底失敗是在於沒有做出一些些事情來。他是這樣的一種建築家，能設計一座屋宇或一座牌坊，但不能於實地的工作發生什麼興趣，因此他失去

了他所有的僱主……我知道他是這一類，從他在屈勞維里建造一座屋子以後……麥萊脫娶的一個女人就是百梅太太，我一向很熟識的。當勃泰克斯一說起號泰斯·百梅的時候我立即記起她來——我會記不起她來呢！——他是她第三個丈夫了。你愛她那個美麗動人的女兒是不錯的；不用說你是很爲她發着狂……但是徒然，她終歸不能屬於你的。不要娶她，親愛的菲力伯，也不要對你父親或母親說起她。這和我是相干的（我在我底一生中已見過了這麼許多人物了）只是你那可憐的母親……我不忍看她和號泰斯·百梅在一起……可憐可憐她老人家吧，不要娶她。」

我對姨母說不但是奧黛兒和她一家人完全不像。並且我自己底意思也已經決定了，越早能得到家庭底同意越好。經過了一些考慮之後，考雷姨母答應去和我父母談談看，這一部分是因爲她底心腸軟，一



大部分却是因爲她有些像那些特別歡喜和人家開談判的老外交家，當他們覺察到國際間有困難問題發生了時，他們底經驗立即使他們害怕，因爲他們本來是愛和平的，但同時他們却很快樂因爲這給了他們以表現他們唯一才能的機會。

我父親是恬靜而寬容的。他要我在決定以前多考慮一下。母親起初很歡喜我結婚，但幾天之後一個老朋友告訴了她麥萊脫家的人是不大規矩的之後，她底意思就變過了。麥萊脫太太底名譽不十分好。據說她仍舊還有着情人。關於奧黛兒那實在沒有什麼壞話可講，除去說她受的教養是變態的，說她能自由地和年輕男女一同出去，說她總之是生得太俏麗了之外。

「他們也有錢嗎？」比利叔父問，他當然是出席這會議的。

「我不知道，」母親答道。「他們說麥萊脫先生是個聰明而怪異

的人。他們是不配我們的。」

『他們是不配我們的』這句話是馬塞納姓的人所常說的，這是一個可怕的宣判。有好幾個星期我覺得我這婚事是很難得家庭同意的了。我回巴黎後的兩星期奧黛兒和她母親也回來了。我去看她們。她們住在練斐也底路一座宅子底三層樓上。打一扇格子門裏走進去，奧黛兒引我到了她父親辦事的地方。我是習慣於那種非常的潔淨的，因為在根陀馬和巴黎佛洛斯路，一般僱工們都受了父親底命把工場弄得很乾淨。當我看見那光線不充足，排列着許多破舊的綠色的箱子，壁上釘着那些已五六十年了的圖樣的三個房間的時候，我覺得那告訴我姨母說麥萊脫先生是失業着的人底話很不錯。奧黛兒底父親很活潑而多話。他底寒暄似乎太親熱了一些，也很有感觸地談到佛洛倫斯和奧黛兒。於是他給我看看幾座別墅底圖樣，那是他『希望』能在倍立

朱造起來的。

『我最歡喜做的事是造一座倍斯克式的新式大旅館。我打了個樣給漢特俞，但沒有受到他底委託。』

我一邊聽着他底話，一邊在恐懼顫慄地想着他將給我家庭以一個怎樣的印象。

麥萊脫太太邀我次日晚上到他們家裏聚餐。我八點鐘到，只看見奧黛兒和她底兩個弟弟在着，麥萊脫先生在他自己辦事室裏看書；麥萊脫太太則還沒有來。那兩個孩子都很像奧黛兒，但我在第一瞬間就覺得他們是不會成我底親近的朋友了。他們試着要接近我，有時甚至像弟兄一般的親熱，但這晚上他們互相丟了好幾次眼色，面上清楚地顯示着一種『那人真討厭……』的表情。麥萊脫太太到了八點半才來，也沒有道歉。麥萊脫先生聽見她來了，於是也走了進來，手裏拿着書；

當我們坐上餐桌時僕人介紹一個年輕的美國人，他是奧黛兒兩個弟弟底朋友，也沒有被邀，只是爲歡喜熱鬧而來的。奧黛兒在這喧噪之中保存着她女神的寬大態度；她坐在我旁邊，聽着她兩個弟弟所說的笑話而微笑着，當她看出我是非常昏亂着的時候，她使得他們安靜了去。在我看來她正和在佛洛倫斯時一樣的美好，但見她在這樣一個家庭中，我却總覺得不快，雖然我也說不出我底難過究竟是怎樣的。在愛底勝利之歌裏，我聽見了斷斷續續的馬塞納姓底責備底音調。

父親和母親造訪麥萊脫家，雖然奧黛兒父母熱誠招待，但只留下了一種虛僞和蔑視底空氣。幸虧父親是極能感覺到女人底美的，雖然他平時從未談起（這一點我知道我是極像我父親的），他立即爲奧黛兒所勝了。我們走出的時候，他對我說：

『我怕你正做錯着一件事……但是我同情你。』

母親說，『她當然很美麗；但她很怪；說話很滑稽；她有許多脾氣得改改才好。』

依奧黛兒底意見，還有一個會晤是較我們兩家底聚首更重要些的：那就是把我介紹給她底至友瑪麗·泰縷絲，奧黛兒叫她作密撒的。我記得這事使我很難爲情；我覺得密撒底意見對於奧黛兒有很大的力量。奧黛兒所有的美她都沒有，但却也自有她底秀麗動人處。在奧黛兒旁邊，她稍微不漂亮一些，但兩人底臉在一起時，却形成了一個可愛的對照。我立刻把她們在我腦中攪和了，我想到密撒像想到奧黛兒底妹妹一般。但奧黛兒有着一種天生的美，使她和密撒完全不同，雖然她倆是生而卽處於同一社會階級中的。每星期日我同她們到音樂會裏去，我覺察到奧黛兒比密撒懂音樂得多。奧黛兒閉着眼睛，讓音樂浸漬入她耳鼓，在她底愉悅中她似乎是忘懷了這世界。密撒好奇地四面看

看，和聽衆中的一些人招呼，指着她底節目單，念着，和我纏纏，但她是個好同伴，常是很快樂，很高興，我很感謝她因爲她對奧黛兒說，奧黛兒轉告我，說是她覺得我很漂亮。

我倆在英格蘭和蘇格蘭度蜜月。在我底一生中我記不起有比這相對着寂寞的兩個月再幸福些的時候了。我們在那些傍着小湖小溪，牆上滿沿着花簇的小客店裏住宿；在沐漆得很美麗的淺淺的小艇上，在軟軟的印花墊褥上銷磨我們底日子。那美麗的鄉村，那疏疏落落地點綴着許多吊鐘花的草原，那從牠們長長的莖幹上露出來的鬱金香，那柔軟的刈過的草場，還有那臨水舞動像婦人底長髮一般的垂楊，奧黛兒都拿來贈給了我。我學着愛一個未曾相識的奧黛兒，比佛洛倫斯底那個奧黛兒還美麗些的。只要陪她過日子已是一種永遠的歡樂了。當她進來的一瞬間，客店裏的房間立即變成了一種藝術品了。她對於

她孩童時代底紀念品有着一種深情而天真的愛好，她總把牠們隨身帶着：一個小小的時計，一個鑲花邊的小坐墊，一本灰色皮面的莎士比亞。當後來我們底婚事破裂她離開我時，她手裏還拿着那個小坐墊和那本莎士比亞。她執着於她自己底生活，她真是個精靈，而不是個女人。我真想把她畫出來，當在達迷塞河或凱姆河邊走着時，她底脚步輕得像跳舞一般。

回來時，我們覺得巴黎是不相稱的了。我倆底父母都想我們最大的願望是看見他們。考雷姨母急於請我們聚餐。奧黛兒底朋友們叫着苦說是她們失去了她兩個月，要我把她分給她們一些，但奧黛兒和我寧願離開她們，兩人仍在一塊。在我們底小家庭裏的第一晚，地氈還沒鋪好，到處都是油漆氣味時，奧黛兒在一種愉悅而誠意的衝動之下，走到前門口，把連着門鈴的繩子割斷。這樣，她把外面的世界遣發開了。

我們一同在屋子各處走了一遍，她問我能否讓她有一個小房間，在她寢室隔壁，完全給她一個人的。

『這將是我自己底小小的地方，你只能在我請你的時候進來；你知道我是個怎樣熱烈地需求獨立的人，狄凱。』（她叫我『狄凱』）自從她聽見一個英格蘭底年輕女人這樣叫一個男人之後。『你還沒有十分瞭解我；你將看出在現實中我是怎樣一個不可能的人。』

她買了一瓶香檳酒，一些麵食，和一大束雛菊。她佈置得很美麗：一張低低的桌子，兩張圈手椅，和一個精緻的玻璃花瓶。我們進我們最愉快最甘美的小小的晚餐。我們之外沒有別人，我們彼此相愛。這些日子那樣迅疾地掠過，我倒並沒有什麼遺憾；我仍能從我自己內心裏聽到我們底愛底最後一次的合奏，如果我是非常沉默着，把眼前的一切喧鬧都寧靜下去時，那麼我就能聽到那幾個垂死的音符是多麼的純潔



和無邪。

(六)

但是就在這晚上底次日，我受到了第一次的打擊，那是我這溫柔的愛底平面上所從沒有受到過的。這是一件很瑣碎的事，但却成了以後種種底導引。我們正在一家家具店裏買些家裏的用具。奧黛兒揀定了一幅帳幔，我覺得價錢太貴。我們稍稍爭論了一下，很客氣地，結果是她讓了步。那個店夥，一個非常漂亮的人，偏袒着我妻子那一邊。這更使我不快。正當我們走出店鋪的時候，在一面鏡子裏我瞧見奧黛兒和他互相一瞥，表示彼此底會意和失望。我說不出那是怎樣地惱了我。自從我和她訂婚以後，我總不自覺地有着一種念頭，那也許是有些可笑的，我總覺得妻底心應該是我底心底一部分，我倆底思想，由於互相不斷

的灌注底結果，總應該是同樣的。我不信我能讓一個和我一起過活的人離我而獨立。我更不信我能讓她 and 一個陌生人結了黨來對待我。沒有什麼能比這一瞥再迅疾再無邪的了；關於這我也說不出別的什麼話，我也說不定我究竟看清楚了沒有，但我非常明白地知道在這一瞬間嫉妬已把我攫住了。

在我結婚以前，我從不曾想到嫉妬這回事過，除非是帶着一種戲劇的情緒，但也很加以蔑視。一個戲劇上的嫉妬人物，對於我是與賽羅；而喬治·但亭則是一個滑稽的人物了。那種有一天我會要代替了他們中的一個或者竟要兩個一齊來一下的意念對於我簡直是完全逆理的。我和我底情婦們決裂常常當我對她們覺到了厭倦的時候。要是她們對我不忠實，我從沒有曉得。我記得我有一次對一個爲嫉妬而苦惱着的朋友說過，『我決不能繼續愛着一個已不愛我了的 women……』

爲什麼看見奧黛兒和她許多朋友在一起時我會這樣煩擾呢？她很美麗，脾氣也很好，但我不知道她爲什麼要創造出一種神祕底雰圍來環繞她左右。在我們訂婚時候，我從沒有注意到，在蜜月裏時也從沒有，也許是因爲我們底寂寥和兩人生活底完全的調和竟容不下這種神祕，但到了巴黎，我立即感覺到了一種無涯的，悠遠的險惡。我們很親密，很相愛，但爲了對你完全誠實起見，我得承認從我們共同生活底第二個月起，我就覺到真正的奧黛兒不是我所愛着的這個人了。對於我發現的那個人我並沒有減去我底愛，只是愛底性質不同罷了。在佛洛倫斯時，我想我到底找到了我底『阿美松』了；從我自己底想像中，我創造了一個神祕的完美的奧黛兒出來。我弄錯了。奧黛兒並不是一個象牙和月光做的女神；她是一個女人；像我，像你，像所有的墮落的人類一樣，她是够複雜錯綜的。機會是她也發現我和她那在佛洛倫斯一

同散步的愛人不同。一到我回來之後，我底身心又給根陀馬底廠事和巴黎辦事處佔住了。我父親忙於國事，在我請假期內，工作過了度。我們底最好的僱主都說我們辦事不興。我底辦公處和我們在拉·髮賽特李路租着的屋子距離得很遠。我立即覺到我是不能回家午餐了。並且，要是你再想到我每星期要到根陀馬去一天，那樣急促地來去將使奧黛兒覺到怎樣的吃力時，你會知道我們底生活是多麼地違背了我們底初願。

當我晚上回家的時候，一種又能看見奧黛兒了底念頭使我無限喜悅。我歡喜家中的她底佈置。我從沒有在美的環境中生活過，但我總覺得我是天生愛美，對於她底趣味我有着同感。在根陀馬我父母家裏，用具是太多了，好幾代積起來的，一些美感也沒有，掛着那種繡着孔雀和樹林花樣的幕帷的房間裏盡是東一件西一件的家具。奧黛兒叫人

把牆壁塗漆成一種穩靜而柔軟的情調；她歡喜把房間佈置得很樸素，用大幅的地氈。當我走進她那小室時，我總能立刻覺到那無限的美，有時竟會起一種漠然的煩擾之感。她常偃臥在一隻蒙着白色罩布的睡榻上，一個高高的長頸的威尼斯花瓶裏插着一枝花，葉子柔軟地垂下。在那隻我倆進第一次晚餐的低低的桌子上。她愛花愛得比任何別的東西都厲害，我每次爲她揀選。我看着花店底櫥窗隨着時節給她買；當菊花底時節來了時我很愉快，因爲由於牠們我能把奧黛兒底滿面春風的微笑引起來。當我從辦公處回來兩手拿着一隻硬紙的白色匣子的時候，她會很快樂地立起身來，說，『哦，謝謝你，狄凱……』她愛這些花，歡喜得很，但她會立即嚴肅起來，說，『我要來把我底花安排好了，』於是她就够忙了，差不多要化一小時的工夫在這上面，弄着那個專給她用的花瓶，咕嚕着花梗底長短，她要把牠們配置上很合宜的亮光因

之才能顯出那一朵潔蘭或玫瑰底最美好的曲線。

這小小的一次興奮過後，接着的黃昏就成了非常乏味的了，像一大塊黑雲突然地在一個很晴朗的日子蓋住了這世界一般。我倆都沒有多話可講。我好幾次想和奧黛兒講講廠中的事務，可是她總不能感到興趣。童年底回憶已失去了牠們底新奇了。我沒有時候念書，所以也沒有什麼新的意念產生。她也覺到。我試着把我幾個最親密的朋友拉進我們生活中來。但安特列·號爾夫是最不同情於奧黛兒的了；她覺得他太會譏刺人，簡直有些殘忍，我必須說她是對的。有一次我問他，

「你不十分留意奧黛兒吧？」

「哦，我覺得她很美麗。」

「我知道了……你覺得她不很聰明？」

「正是……但女人本用不着聰明的。」

『你錯了；奧黛兒很聰明，只是她底聰明和你底不同；她是直覺的，務實的。』

『很對，很對。』他說。

至於勃屈萊，那就完全兩樣。他想和奧黛兒做個親密的互相了解的朋友，但他却遇到了對頭；她常常取着守勢，防禦着他。勃屈萊和我是很願意那麼一同抽抽煙，縱談天下事以銷磨一晚的。而奧黛兒則喜歡在戲院裏，在夜總會裏，在市場上過她底日子。有一次我陪着她在貨灘上，在盤旋機上（註）在一處戶外射擊底賭博場上來同忙了三小時。她兩個弟弟和我們在一起。和這兩個縱容壞了的，快樂而有些刁橫的年輕人在一起，她倒也不覺得難受。半夜時分，我說，

『奧黛兒，你玩得還不够嗎？你得承認這簡直有些可笑；這樣把木球擲進瓶裏去，在這迴旋汽車上一直轉，或是弄了這輪子四十次而得

到一隻小玻璃船。你還是興致不減嗎？」

她用一位哲學家底話來回答我，那位哲學家是我和她提到過的：「要是有一種歡樂是假的，但只要我想牠是真的，那麼又打甚麼緊呢……」她說了這話就牽了她弟弟底臂膀一邊笑一邊奔跑到那射擊場上去了。她是一個很好的射手，連中了十球，那使她非常快樂。

在我們結婚的時候，我想奧黛兒大概是和我一樣地憎恨社會的。這一點我是錯了。她歡喜聚餐和舞會，一到她知道考雷姨母家集會中的許多人物時，她立即決定每星期二到那邊去了。我結婚後唯一的願望就是要奧黛兒一直在我身邊；我最覺得心滿意足的一瞬間便是在我覺到那樣美麗的她已加進了我家庭底圈子中的時候。這一種意念是非常強烈，奧黛兒因為天生弱質，常要覺得過度疲勞。當她必須臥牀幾天時，我就覺到無上的歡喜。我於是坐在圈手椅裏傍着她銷磨過那



個黃昏，讀小說給她聽，或者兩人隨便講講，那是她稱之爲『空談』的。我立即知道了能使她集中注意的那一類書了。她底口味很不錯，只是能使她感到興趣的書總得是哀情的或感傷的。她愛讀佛洛曼丁底獨密烈克，屠介涅夫底小說，和一些英國詩。

『這真好笑，』我有一次對她說，『在一個不知道你的人看來，你真有些浮躁的，但實際上你却只愛讀哀情小說。』

『但是，狄凱，我心頭是充滿着哀愁的。也許我底浮躁就是爲此；你知道我不願把真的我顯示每一個人。』

『對我也不願嗎？』

『對你，願的，當然……你也記得佛洛倫斯嗎？』

『正是，在佛洛倫斯我認識你得很清楚……但現在你成了個完全兩樣的人了，親愛的。』

「人不能老是這樣的。」

「你再也不給我說那樣可愛的話了。」

「說那樣的話怎能有一定呢？耐一些吧；慢慢兒你會聽到的。」

「和在佛洛倫斯時一樣嗎？」

「自然咯，狄凱，我沒有變啊。」

於是她伸過她底手來，當我握着的時候，她就換了談話底題目，講到我底家庭，或是她底家庭，講到密撒，講到一件她預備去買的衣服，講到生活。那幾晚，當她慵倦着而非溫柔的時候，她真和我理想中的那個神祕的奧黛兒一般無二。美麗而柔弱，她真動人憐。我應該感謝她底疾病。一到她身體復原，出去了的時候，她於是又成了那不可測度的奧黛兒了。

她從沒有像那些多話的婦人般地隨便告訴我我不在家的時候

她會做了些什麼事。我問她時她回得很簡單，有時還有些答非所問。她說的話從不能使我將她底事情在我腦海中完全想像出來。後來，我記起了她一個朋友帶着婦人們相互間所特有的一種刻薄所說的話，她說奧黛兒是一個瘋子。這話是不對的，當她說這句話時我憤怒非常，但是後來，我想了一想，我把奧黛兒給人家造成這樣一個印象底原故看得清清楚楚了，……那是因為她說話底乏味和不正確。當我覺得她底話說得非常離奇的時候，我就要追問下去，於是她啞口無言了，像一個孩子被教師問着回答不出時一樣。

有一天，違反了我平常的習慣，我在家裏午餐。兩點鐘時候奧黛兒叫侍女把她底帽子和外衣拿給她。

『今天下午你做些什麼事？』我問。

『看牙醫生去，』她回答。

『親愛的，那我知道；但剛剛一會兒以前我聽見你打電話約定三點鐘的時候未到以前你又做些甚麼事呢？』

『沒有什麼事，只是路上可以從容些。』

『但是我底孩子，那沒有這種道理。他底診所在馬萊考夫路。這裏去用不到幾分鐘，而你却要早出發一點鐘。你究竟到那裏去？』

她說，『你在和我開玩笑，』說了這句話她就出去了。

那晚晚餐以後，我忍不住問她了，

『今天下午兩點到三點這時候你做了些什麼事？』

她想說兩句笑話，但見我非常正經，她就立起身來走到牀邊去，『晚安』也不說。那是以前從沒有碰到過的。我到她面前認錯。她吻了我。當她底微愠完全平息了，我將走的時候，我說，

『現在，我底愛，快告訴我兩點到三點的那個時候你做了些什麼』

事？」

她大笑起來。夜深的時候，我聽見她房裏有一些聲音，我跑過去見她在哭。她爲什麼哭呢？這是由於羞恥？還是由於憤怒？她回答我說，

『不要發呆。我很愛你，但你總須管待我得再乖巧些。我是非常驕傲的。像我這樣愛着你，要是再這樣地鬧幾次脾氣我也許就會離開你的……這我也許不對，但你總得把我認清楚才好。』

『親愛的，』我說，『我一定盡我底力；但你也總得改一些才好；你說，你是驕傲的……但你不能把你底驕傲稍稍抑制一些嗎？』

她倔強地搖搖她底頭。

『不，我不能改。你常說你愛我的一點是因爲我不做作。要是我改了，我就不再自然了。應該改的是你，不是我。』

『愛的，我決不能爲了要去瞭解那些我所不能瞭解的事而使

自己改。我受了一個最注重正確事實的父親底教養……我底觀念就是這樣養成了的。不，我定要說我不能承認我是已經知道了你兩點到三點這時候所做的事了。」

「噯，我聽厭了這些話了，」她粗聲地說。她把身子旋了過去，假裝睡覺。

次日，我想她總要不高興一天了，誰料相反地她却很快樂，似乎已把隔宵的事忘掉了。這天是星期日。她要我和她一同上音樂會去。這天奏的『幸福的星期五底奇跡』是我們兩人都歡喜聽的曲調。散會的時候，她要去吃一點東西。當奧黛兒快樂着，覺到那生命底歡喜時，沒有人能像她那樣美麗動人的；這很明顯她是爲幸福而生的，不給她滿足地享受到就簡直是一種罪過。那天我總是瞅着她，她是這樣的有生氣，這樣的精神充溢，我幾乎不能相信昨天我們曾吵過嘴。我漸漸地瞭解

我底妻子，我也漸漸地知道了她總是不把事情放在心上；她真是像一個孩子般地善忘。沒有什麼比這樣大的忘記性和我這善於把印象注意，儲積，記住的天性再相反的了。奧黛兒那一天的生活是茶點，奶油烘麵包，和新鮮乳酪。當她對我微笑着的時候，我想，『人們互相隔膜底最大的原因是由於有些人過着過去的生活，而有些人則過着現在的。』

我還有着一一些不快，但我對她不能加以苛責了；我咀罵我自己，下了不少決心，默默地私誓着以後再也不問她那些無聊的問題了，對她總得有完全的信任。我們走回家去，經過依連西廣場；奧黛兒欣喜地呼吸着那新鮮的秋日底空氣。像佛洛倫斯的春天一般，我覺得一切都合攏來湊成了一種游俠底情調：那五顏六色的葉子，那青灰和金色的光線，巴黎底非常蓬勃的生氣，池中飄浮着的孩子們底船，帆兒都側轉來貼近着水面，還有場中央的噴泉。我念給自己聽一句句子，那是我從

督之模倣一書中讀到的，我把牠用在我與奧黛兒間的關係上：『我是  
在你底面前了，我是你底奴僕，預備着一切，企求着，不是爲我自己，而是  
爲着你。』

當我能像剛才這樣地把我底傲慢抑制下去而成非常謙卑的時  
候——那不是爲了奧黛兒而是爲了我對她的愛——那麼我就覺得  
比較滿意於自己一些了。

(註) 盤旋機 (Merry-go-round) 平置大輪，上裝木馬木舟，乘坐之  
隨輪旋轉以爲樂。

(七)

和奧黛兒最要好的朋友是密撒，她常去看她。她每天早晨打電話  
給她，有時她們底談話要延長至一小時之久；她們每天下午一同出去。



她倆這友誼使我歡喜，因為我想那能使奧黛兒不墮入危險中去，當我不在家裏的時候。我甚至歡喜密撒星期日也到我們家裏來，當奧黛兒和我要舉行一次兩三天的短距離旅行時，我常提議要她那朋友也加入。我要盡力把我那時候心情底轉變情形告訴你，因為那會使你對於密撒後來在我生涯中所處的奇突的地位更容易明瞭些的。最要緊的一點，如果我還是想在蜜月中一般地一個人和她在一起，那麼那是爲了怕有第三者闖入我們兩人中來而不是爲了我自己愛這樣。我對她的愛並沒有減少，但我覺到我和她終於是在漸漸地分離了，她容忍着那些嚴正而聰明的談話是爲了禮貌，不是爲了自己歡喜。只是我得承認我對於那種瑣碎的無意義無目的的奧黛兒稱之爲『空談』的談話是很感着興趣的，但那只是她高興時和她談的話罷了。奧黛兒和密撒在一塊的時候最自然。她倆談話中的稚氣常使我快樂，並且也使我

感動，因為那能使我聯想到奧黛兒要是成了個孩子時是怎樣的。有一晚在狄比地方底旅館裏，奧黛兒，在她朋友底熱鬧的談話中，把一個枕頭向她擲去，喊道：『你這壞丫頭。』我見了覺得真有趣。

一種煩擾的心情在攪亂着我，那是因為一個年輕的女人，不是由於愛，而是由於環境，闖進了一個男人底日常生活中來了。因為一同旅行，因為和奧黛兒非常要好遂也牽及了我，我和密撒接近得簡直和戀人一樣。有一天，當我們在講着女子底體力的時候，她對我挑戰。我們稍稍較量了一下；我把她打倒了，我立起身來時覺得些微的羞愧。

『你們真是孩子！』奧黛兒說。

密撒躺在地板上了好久，凝視着我。

但她到底是奧黛兒和我兩人同樣地歡迎的唯一的朋友。號爾夫和勃屈萊漸漸少來了，我得說我並沒有什麼不快。我對他們的感情漸

漸地和奧黛兒差不多起來了。在他們和奧黛兒底談話中我常覺到我自己兩種衝突的感情底爭鬥。我在他們底地位看她，覺得她對他們底嚴正的思想是太輕浮了。同時，根據他們底原則，我也要說她是輕率的。因此，在朋友底觀點上我覺得我底妻可恥，而在我自己底觀點上，則覺得她可以豪人。當他們去了時，我對自己說，『奧黛兒總是比他們好，因為她是比較更接近生活與自然的。』

奧黛兒不歡喜我底家，我也不十分愛她底家。我母親曾對她講些關於家具，生活底法則，一個年輕的妻子底責任的話。這一類話是奧黛兒所最不歡喜聽的。當她講到馬塞納姓的人時，她總是厭憎我，根陀馬底人都講着我底壞話。我知道我一生幸福是完全為我這家庭底習俗而犧牲了，但同時，因為牠們底來源是這樣神聖，我於我們世代傳統底嚴正樸素還是引以自豪的。在巴黎生活中馬塞納姓人並沒有露頭角，

所以我本不必努力想把我底家族傳統保留，但像小地方底教徒們到了文化未開的國中見數百萬人民在向不同的神祈禱着而自己底信仰却並不動搖一樣，馬塞納姓的人來到了一個異教的社會中而仍保留着立摩新底記憶，未能忘懷於家族底偉大的過去。

我父親是本來滿意於奧黛兒的，但有時也忍不住爲她着惱。他並不表示出來。他是太仁慈太緘默了。我知道他感覺很靈敏，因爲這特性我受着遺傳；我很清楚地知道奧黛兒是怎樣地使他不快。當妻昏亂着或是惱怒着時，她總是一些也按捺不住，但是轉瞬即忘了。馬塞納姓的人是不贊成這種脾氣的。當奧黛兒對我說，『我出去時你媽來了，你也相信嗎，她竟敢大罵我底僕人……我要打電話給她去；這些事情我不慣……』時，我只能要求他耐一耐。

『你看，奧黛兒。你完全不錯，但你自己不要去對她講。結果只是使

她發怒。讓我去說，或者更好些，請考雷姨母去對母親說你說……」

奧黛兒大笑起來。

「你不覺着你家裏的人是多麼滑稽，一家都是如此。你儘顧不覺得而他們還是照樣的可怕。真是可怕，狄凱，當我看見你們這班人都是諷刺畫裏的人底那付樣子時，我真把對你的愛也減低了。我很知道你是天生並不像他們的，但你究竟是他們一族底人啊。」

在根陀馬過的我們底第一個夏季是苦痛的。我們在正午時候進午餐，父親已在等着我們了的念頭我沒有轉到。奧黛兒拿了一本書到田野間去，在溪邊踱着，完全忘了時候。我能看見父親在書室裏來回地走着，於是我奔過花園找尋妻，氣喘吁吁地回到屋子裏來時還是不見她。一會兒後她逍遙自然地來了，寧靜地微笑着，給日光溫暖得非常快樂；開始進餐時一種廣漠的沉默告訴出了大家底不悅，那在一羣馬塞

納姓的人總是緘默無言的，奧黛兒微笑地看着我們，在這微笑中我看出樂趣和挑戰兩種成分是都有着的。

在麥萊脫家裏。我們每星期聚餐一次，那邊底情形就相反。我覺到許多可批評的地方。進餐時毫無禮節。兩個孩子會離開餐桌去拿麵包喫。麥萊脫先生常要把他讀到過的句子背出來，背不出時，就去拿來書看。談話是一些些拘束也沒有。麥萊脫常當他女兒也在面前時談到那些猥褻的文字，我真憎恨他。我專門講着這些瑣碎的事情自己也覺得有些可笑，但他們給我的印象倒實在並不怎樣十分的壞。只是在和麥萊脫家人在一起時我總不能感到舒適。那種空氣於我不宜。我恨我自己生得這樣嚴酷而討厭；雖然這沉默自己也不滿意，但終於我是天生如此的。

但是在麥萊脫家，和在根陀馬一樣，我底不悅究竟只是浮面的；在

心頭我是愉快着的，愉快於發見奧黛兒重生了。當我在餐桌上和她面對面坐着時，我一直凝視着她；她臉龐上充溢着一種熾灼的熱情。她使我想起一顆在月光下面的美麗的鑽石；那時候，她差不多總是穿着白色的衣裳，在家裏時她把許多白色的花圍繞在她四周。她是怎樣一個又坦白又神祕的奇異人物啊！雖然我覺得她是一個孩子，但有時當她和別的男人說話時我却會在她底表情中看出她情意底流露，而這情感就使我驚奇，像從遠處傳來的痛苦底熱情的呼聲一般。

(八)

我已告訴你了不少的事，你大概可以明瞭我這尙未完了的生命底合奏中開始奏弄的是那幾個曲調了。後來，用了別的曲調，樂器也比較響亮些，於是前幾個曲調是被掩住了。你大概常能聽出那俠士的和

粗悍的調子。你大概也能看到我們在家具店中的那一幕是多麼沒趣，那在我，我要真實地告訴你，雖已隔得很久了，却正是我嫉妬底初現。現在靜一下，先瞭解了然後貶議。我要把這故事結束；這是很費力的，因為我要把牠很真實地寫出來。我相信我是得救了的，我要把我所覺到的儘量寫出來；我要像一個敘述患者底熱病的醫生一般非常客觀的地把我那時的痴狂敘述出來。

有些病是很慢地起來的，一點一點加重；有些則突然起來，熱度很高，一天工夫就沉重非常了。嫉妬幕地把我不緊緊攔住了。現在我頭腦很沉靜，我要把牠底來由尋出來，這在我看來是有不少原因。第一，我非常愛着奧黛兒，我有着一種要佔有她生活中那可珍貴的一舉一動的慾望；她底說話，她底微笑，和她底每一願盼。但這種慾望不能算是最重要<sub>6</sub>的原因，因為當我和她在一起，旁無別人時（譬如說晚上在家裏，或是



舉行兩三天的短旅行時，她常要抱怨，說我底心是在我底書本和思想上而不是在她身上了。只有她和別人自由地在一起時，我才要她到我身邊來。這種慾望只是由於虛榮心；這種虛榮心，蒙在謙和與沉默底假面具之下，是我從我父親處遺傳得來的。我希望我們底領域擴大，有樹林，有河流，有能製造出大張白紙的大大的機器，有農民們底住屋，和工人們底草舍。我要知道她那波浪般的頭髮下面的腦海裏在想些什麼，正和我從立摩新送來的貨單和營業報告中要知道還有多少磅的華特曼牌紙積存在棧房裏，上一星期內每天共出紙多少一樣。

由於專執着那一點而覺到不少苦痛，我知道錯誤底來由只是爲了一種敏銳的好奇心。我那時總不承認世上會有我不能明白的事情。但要明白奧黛兒就簡直不可能，我相信沒一個人和她戀愛而能不覺到苦痛的。我甚至相信，如果她不是這樣一個人，那麼我永不會知道什

麼是嫉妬，因爲人不是生而嫉妬的；她來到世上本帶着一種只宜於能容受這種疾苦的人的性質的。奧黛兒，由於她底脾氣和無意識，常會引起我底好奇心。對於我和我家裏所有的人每天底事情和遭逢都成着一定的印象；人只能把牠們一件一件很真實地敘述出來，就非常吻合，毫無疑義。但這些事要是進了奧黛兒底腦海，那就够她糊塗昏亂了。

只是她並不是思想錯誤。事實上要複雜得多。主要的原因只是由於她根本不注意人家底說話和敘述；她和夢中的人物一般美麗，她生活底方式也像在夢中一樣。前面已說過她是完全在現實中生活着的。她高興時，就憑她自己需要，捏造未來與過去，過後她就忘記了捏造的是些什麼話了。當她決定要騙我的時候，她至少也得把她底說話考慮一下，那麼說出來才能使我相信。我可從沒想到她有這種困難。她在一句話裏自相矛盾。有一次，我到別地方去了幾天，回來的時候我問她：

『星期日你做了些什麼事？』

『星期日嗎？我忘記了……哦？是的，我記起來了，我非常疲倦，在牀上睡了一整天。』

五分鐘以後，當我們講着音樂的時候，她突然說：

『我差不多忘記對你講了。上星期日我在音樂會裏聽了你對我說起過的那隻辣凡兒·華爾次呢。我真歡喜聽。』

『但是，奧黛兒，你自己不覺着你剛才說的話嗎？你一定有些糊塗了……你自己當然很明白星期日究竟睡了一天呢？還是到音樂會裏去了，你難道想我能同時相信兩句話嗎？』

『我一句也不用你相信。當我覺到喫力時我就隨便講。我自己也不聽我說的話。』

『好好。現在你記記看上星期日究竟做了些什麼事。睡了一天呢』

還是到音樂會去了？」

她出神了一會兒，於是說，

「我忘記了。我怎麼還能記得呢？當你那樣像審問我一般地凝視着我時，我完全嚇昏了。」

這些話使我非常苦痛；我一直煩惱，神經衰弱，晚上睡不着覺，費許多時候從一些很微細的線索上想着奧黛兒上星期日究竟做了些什麼事。我把她結婚前的許多要好朋友底地方都走遍了。至於她呢，她把這些事忘懷得正和別的事一樣容易。我早上離家時她也許很懊悶，很不快，但晚上回家時她却很愉快，很歡喜着了。回家底路上我預備好這些話，『你看，親愛的，以後再不能這樣了；再這樣那我們就只得分離了。我不願我們分離，你也得盡力避免才好；你有些地方總得改改。』但到

了家裏時，一個可愛的姑娘出來迎接我，已換上一件新外衣，吻了我，說：「你知道嗎？密撒剛才打電話來。她今晚在歐佛兒戲院定了三個位置，我們看「傀儡家庭」去。」於是半由於疲倦，半由於眷戀，我把這雖有些勉強而終不失其爲悅人的愛撫接受下來了。

我不願把我所受的痛苦表示出來，尤其是對我父母。只有兩個人似乎知道我們婚後一年內的我底事的。一個是從妹雷內，我和她底難得見面而很使我奇怪。她獨自過活着，家裏對她這事很不滿意，像對於我底婚事一樣。在比利叔父到維泰爾去受他每年一次的診察時，她認識了一個巴黎醫士和他底妻子，不久就和他們很熟識了。雷內從孩子時候就很囑強，很難管束，初成年時她就對馬塞納姓人底一般的觀念表示反對過。後來她去巴黎她新朋友家裏逐天逐天勤了。潑洛特·華姆博士很有錢，不精於醫術，只是在做着關於毒癱的研究工作，他妻子幫

助着他。雷內，像她父親，是通達而有實力。（她和她父親非常不相容，因為她很像他。）在極短的時間內她經她那兩個新朋友底介紹認識了許多科學家並被邀加入了他們底一夥。當她二十一歲時她就向她父親要了她應得的遺產，並要求准許她住在巴黎。有好幾個月她和她家庭親戚簡直沒有往來，但馬塞納姓的人總是堅執着那種虛偽的信仰，以為父母和子女間的愛是不能因這樣的不睦而就毀滅了的。當比利叔父明白了他女兒底決心已是無可挽回了的時候，他爲了挽回父女間的和好，依從了她。他時時刻刻在暗地裏默默咀咒着，但後來就漸漸少咒了。最後，他求他女兒結婚，但是她聽也不要聽。她恫嚇着要是他再說要她結婚那麼她就永不却地爾去了，於是叔父嬌母，兩人都沒有辦法，只能答應她決不再提到結婚了。

雷內也曾來出席我們訂婚時的宴會，並送奧黛兒一大籃白百合

花。我記得我曾因之覺得非常奇怪；她父母已送過我們一件精美的禮物了，我不明白他們底女兒爲什麼又要送我們花。數月之後，當我們在比利叔父家聚餐時，她也在那裏。我請她來看看我們。她來時和奧黛兒非常親熱，她告訴了我們她所做的事，我感到無限的興趣。因爲我和我底許多老朋友很難得見面，所以我很少聽到這種積極而動人的談話。當她告別的時候，我送她到門口。『嫂嫂真美麗，』她帶着一種真心的愛慕說。於是她憂鬱地凝視着我，一邊說，

『你很快樂，是嗎？』

我從她底音調裏知道她實在並沒有想我是快樂着的。

另一個把內幕揭穿了一會兒的女朋友是密撒。在最近幾月裏她底態度很奇特。我覺得她對奧黛兒似乎很冷淡，而對我則很急於親近。一天晚上，奧黛兒身體不適，上了牀（她遭了兩次不幸的災病，現在是

證實她決不能有孩子了。密撒來了。她和我同坐在一張長椅上，近牀脚邊。我們兩人坐得很近，因為那踏板很高，所以差不多完全可以避過奧黛兒底視線。像那樣平躺着，她只能看見我們兩人底頭部。密撒坐近來一些，把身體緊貼了我一會兒，握住了我底手。我怔住了，直到現在我還是不明白怎麼那時候奧黛兒會沒有看出我面部底神情的。不是出於自願地，我離開了她；那晚，送密撒到門口時，我差不多是不自覺地輕輕吻了她一下。她似乎並不想拒絕。我說，

『這不好……奧黛兒可憐……』

『奧黛兒可憐，不錯，』她說，一邊傲慢地聳聳她底肩膀。

她這舉動使我不快，我對密撒的態度冷淡下來了。但這也使我心亂，因為我想她底話裏也許有着奧黛兒不值得憐憫底那種意思。



兩月以後，密撒訂婚了。奧黛兒說她不能明瞭密撒底主意是怎樣定了的。依她看來，猶連·各達只是一個很平常的人。他是個青年工程師，大學剛畢業，像麥萊脫先生所說的，『沒有職業。』密撒使人覺得她還沒有愛上他，而只預備着要愛他。而他則不然，他已很熱烈地愛上她了。父親近日正在給根陀馬相近的基却地方新開的紙廠找個經理。當他聽見密撒訂婚了的時候，他就想把這位置給各達。我不十分贊同這事，因為我不再願意給密撒幫忙了，但是奧黛兒，她總是那樣高興爲人服務，向父親道了謝，接着立刻把這好消息報告她底朋友去了。

『當心，』我說，『不要忘了你是在把密撒送到立摩新去住，她將從你這裏的生活中離去了呢。』

『我知道，但我是爲她着想，不是爲我自己；我們在根陀馬住的幾星期中我當然能看見她的。那很好，我對你說；當她要到巴黎來時，她就

可以來住在她家裏或者這裏……並且她丈夫將來總得做事情，要是不給他安排好，那麼他會把密撒帶到克雷諾勃或克斯代兒諾大來那些地方去的。」

密撒和她丈夫立即同意了，奧黛兒也不怕這隆冬底嚴寒，馬上到根陀馬去，給他們找了一間屋子，並把他們介紹給那地方底許多人。我得再給你說一遍，那樣把她自己全心全意地呈獻給她底朋友們，正是奧黛兒明顯的特性之一。

我相信密撒底離去實在破壞了我倆底幸福，因為她去後奧黛兒立即混進那一羣我最厭惡的人中去了。我們結婚以前，奧黛兒常獨自和許多年輕男子出去；他們帶她到戲院子裏去；她有時甚至和她兩個弟弟和弟弟底許多朋友作短距離的旅行。她在我們訂婚時很坦白地承認這些事，並且警告我說她是不能放棄她這些自由的。那時候，我愛

她得比愛世上任何東西都厲害，我很忠誠對她說這是當然的事；我並且答應她對她底交友我決不干涉。

人類必得實行他底應諾，那該是多麼沒意思而且乏味啊。當我對奧黛兒應諾下來時，我是完全沒有想到當我見一個男人接受她那用以迎接我而我所非常珍視的同樣的顧盼和同樣的微笑時所發生的許多感想的。奧黛兒朋友們底沒有什麼材能也是使我感覺到苦痛的原因之一，我說這句話你也許會覺得奇怪。論理呢，這應該使我得到安慰的，但是不然；事實上，我是傷心的。當一個男人像我愛愛底妻子一般地愛着一個女人時，他底愛會把和她有關的一切事物裝點上一種理想的優點的；因此他第一次遇見她的市鎮會成爲比實際上美麗許多，和她進餐的飯店比別的任何一家都好，他底敵人，雖然恨着，但也多少受着一些裝點的。要是我們底生命底神祕的作曲者要給我們奏一曲

爭鬥之歌，那麼我相信牠底獨唱一定和俠士之歌一樣是譏刺而曲解的。我們得找一個值得做我們敵人的對手。那就是爲什麼情敵常是女人給我們的一切失望中最厲害者的緣故了。如果奧黛兒是給許多非常人物環繞着，那麼我就不覺得奇怪而只是嫉妬了；但現在和她在一起的一班年輕男人，老實說，雖並不十分壞，但對她總是配不上的，她簡直完全不值得和他們去交好。

「奧黛兒，你爲什麼要這樣地賣弄啊？一個平常的女人要在男人面前玩玩手段我是知道的，但是你……這是一個你不能賭輸了的東西呢；這是殘忍的，我愛，而且不很忠實……你底揀選朋友也使人不懂……譬如說，那個琪雲·勃尼亞，你常去看他的，他有什麼能使你覺到興趣呢？他又不美麗，又很平凡。」

「哦，他討我底歡喜。」

「他怎能討你底歡喜？你是聰明並且有你底優越的趣味的。我從離開軍隊後一直沒有聽他講那種故事了，那是我在你面前所再也不想講的……」

「我敢說你底話很對；他很平庸並且也許有些粗魯，雖然我並沒有看出他如此；但是我喜歡他。」

「你不愛他嗎，你？」

「不要說，罪過的，你瘋了嗎？我連碰都不要他碰我一碰；他使我聯使到一條蜒蚰。」

「我愛，你不愛他，他却愛着你啊；那是很明顯的。你使兩個人苦痛，他和我；這又有什麼好處呢？」

「你想每一個人在愛着我嗎……我不是這樣對什麼人都接受的……」

她說這句話時帶着那樣可愛的微笑，於是我也微笑起來，並且吻了她。

「但你將少去看他幾趟了，是不是，愛的？」

於是她臉上表示出一種不屈的神情。

「我沒有說我將少去看他幾趟了。」

「不錯，你沒有說，但我在要求着你呢。那於你沒有多大關係……；但却能使我非常快樂。你自己說的你並不愛他……；」於是她出了一會兒神，似乎內心起着爭鬥，接着無可奈何地苦笑了起來。

「我不知道，狄凱，我不相信我能辦得到。那真使我歡喜。」

可憐的奧黛兒！她說得這樣的稚氣而誠懇啊！我於是用那種無用而無從非議的邏輯對她講那是容易辦得到的。

「你最大的毛病是在於只執着你自己，好像一個人底人格是早

已在生前定好了似的。但人是能够改的，他底人格也可以變的……」

「好好，那麼你改改好了。」

「我情願改，但你也得和我一同來改才好。」

「不，我已幾番地告訴過你了，我不能這樣做。並且，我也不願意改。」

當我回想到這已很悠遠了的時候時，我不禁想她那種態度是由於一些本能的內在的感覺所造成的。要是她像我所要求的那樣地改了，我仍能繼續愛她嗎？要是仍舊那樣一幕一幕地盡是麻煩，我能一天到晚耐心着見這累贅的人底面嗎？並且，事實上她的確也曾想改過。奧黛兒究竟不是無心的。當她見我苦惱着時，她就想怎樣來幫助我，但她底慈心終於敵不過她底軟弱；因此生活還是依舊，沒一些改變。

我知道在一種「愛底勝利」底雰圍氣中她是怎樣的；她底喜悅

底程度會突然比平常增高許多；眼睛特別光明，臉龐特別美麗，向有的憊懶也消失了。當她爲一個男人吸引了的時候，我在她未表示出來以前就知道她會有這種神情的。這真使我苦惱……在這些時候我就記起她在佛洛倫斯時說的話來了：『也許我對你太情深了，因此你會想我是個輕狂的人。』

這一個苦惱的時期是我所常要記起的，當我記起時，我最覺得悲傷的就是奧黛兒，雖然表面上有些異樣，但到底是忠於我的，要是我能够聰明一些，那麼我也能把她底愛留住着了。但要怎樣把奧黛兒把握住却實在很難知道；愛好底表示已不能吸引她了；這有時使她不快，她底回答是幾句尖刻的話和一些敵意；恫嚇了她，那麼她就什麼事都做出來了。

她最明顯的特性是歡喜冒險。在風浪底齒牙間駛行一葉輕舟，在



一條狹狹的小徑上和人比賽自由車，在馬上高高地蹣跳起來，這些都是她底快樂。一羣勇敢的年輕男子圍繞着她。但她似乎並沒有贊成他們中的任何一人，每一次我都有機會聽他們底談話，覺得她底友誼似乎只是因為大家在一起遊戲了而發生起來的。而且那些人寫給奧黛兒的許多信現在都給我拿到了（怎樣拿到的我隨後告訴你；）在這些信裏面可以看出她只容許着一種風情的笑諷，而並沒有依從或屈服於他們中的任何人。

『奧黛兒真奇怪，』他們中的一人寫着，『一會兒就這樣隨便，這樣天真；我簡直覺得她太天真了。』另外一個，年輕的英國人，情深而富有宗教意味，寫着，『現在已決定在這一世裏我是不能佔有你了，我只祈求來生和你一起。』但這些事我到許久以後才知道，那些日子裏我再也不信那樣自由的生活是無罪的。

爲了對她公平，我得再說一件我差不多已經忘了的事。我們結婚生活底初期，她想使我對於她底新舊朋友都發生興趣；她很自願地和我平分她所有的友人。譬如說，這英國人，我們在第一年的暑天假期中和他在巴立忒遇到。他教奧黛兒玩那時候還很新奇的五絃提琴，唱黑奴底歌給她聽，這樣地使她歡喜。當我們走時他一定要把那只五絃提琴送給奧黛兒，那使我非常不快樂。兩星期後，她對我說，

『狄凱，陶格萊斯來了信，英文寫的；你肯幫我來讀讀，幫我給他寫封回信嗎？』

我不知道我那時給什麼鬼迷了；我非常憤怒地告訴她我是希望她不復他底信的，陶格萊斯只是個年輕的獸子，我討厭這個人。但這些話實在都錯了；陶格萊斯人很優秀，很可愛，如果在我們結婚以前，那麼我一定很歡喜他的。但我已養成了一種習慣，聽妻說話時我總猜疑着

她有什麼私事隱祕着。當她對我說的她底事情中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時，我就會給那不清楚的緣故下一個神經過敏的解說。當我想我是知道了她說謊的緣故時，我就覺到一種苦痛底滿足——一種感覺底受難。我底記憶力本來不很好，但關於奧黛兒底事却特別好。她說的最瑣碎的話我也記着；我把牠們比較，把牠們衡量。有一次，我對她說，『你要說你今天去試穿了你那件新衣了是不是？這是第四次了。你上星期三，星期四，星期六都去了。』

她看着我，從容地笑着說，

『你底記性真是魔鬼樣的。』

她這樣想欺弄我實在使我發怒——但我底終於沒有給她矇過。又使我覺得可以驕傲。可是我底發現也沒有用，因為我從沒因之而有過什麼舉動。我不想有所舉動，奧黛兒底可驚的冷酷也沒有發生什麼

結果。我那時是很苦痛但同時也很感覺到興趣。

我爲什麼不野性地發作起來，做像不准奧黛兒去看她底某幾個朋友的那類事呢？那是因爲我知道我這糊塗的推論也許會弄成些可笑的笑的誤會的緣故。我從別的一些事情裏記起她會喊頭痛喊疲勞了好幾星期，並且曾表示過要到鄉下去休養幾天底願望。那時我恰巧不能離開巴黎因此我一直不讓她去。我這樣不顧到她底健康真是自私極了，——但這時候我一些也沒有覺到。

後來，我想還是讓她到強鐵萊去，這是她要去的地方；她去了的次日我再去，使她喫驚一下。如果她有人伴着（我敢說她是一定有人伴着的）那麼至少我也能知道一些實在的事情，而且我也可嘲弄她幾句，然後和她分離。（那時我想我是要和她分離，而實在則並不如此。）她走了。次日，我租了一輛汽車——那是件不體面的事，我不願家裏汽

車夫知道——飯後動身到強鐵萊去。走了一半路後，我叫車夫開回巴黎去；但行了三里路後，好奇心衝動着，我叫他再開向強鐵萊去了。到了旅館裏，我問奧黛兒底房間號數。他們不肯對我說。事情是很明顯了，我想。我把我底名片給他們看了。我證明了我是她底丈夫，後來一個茶役來領了上去。她一個人在着，四面圍繞着許多書籍，好許多信已經寫好了。但是她怎麼有這許多時候把這一切假裝好了的呢？

『你是太深謀遠慮了，』她說，可憐着我。『你怕些什麼啊？怕我和一個男人在一起嗎？我要和一個男人在一起做什麼呢？我是爲要獨自清靜些而到這裏來的，這一點你就不能瞭解。要是你要我把完全的真實告訴你，那麼我就特別要避開你幾天。你恐懼，你猜疑，你是這樣可驚地厭倦着我，竟使我每句說話都要當心，防着不要自相矛盾，我像成了個頻遭駁詰的犯人一般……在這裏我可就寫意極了。我念些書，自由

自在地想想，睡睡，到公園裏散散步。明天，我要到別墅裏去看圖畫展覽會去。只要你瞭解，事情就只是這樣，完全沒有什麼大不了。」

但我已在想着：『現在，這勝利是又增添了她的不少勇氣了，她該知道下一次她底愛人可以到這裏來，毫無危險了。』

啊，奧黛兒底這位愛人啊。我不知曾把他想像過了多少次。我把從她心靈裏從她說話裏所看到的許多神祕聚集攏來造成了她底愛人。我現在能把她加以非常精細的分析了。我把她所表示的一些特別可愛的意念都歸之於這不知名的愛人。於是，奧黛兒和我之間就有一種奇異的關係發生了。我把我一切關於她的思慮，即使是最無恥的，都告訴了她。她會很注意地聽着我說，差不多全不介意；也許有一些些不快，但總仍是好意地說對她發生這麼許多興趣和好奇心是完全不錯的。她身子常有不適，睡得很早。我常在她牀邊把我底黃昏消磨過去。

這些奇異而又可愛的黃昏啊。我把她品性中的缺點告訴她，她微笑地聽着我說，接着把我底手握住了，說，

『可憐的狄凱，你爲什麼要爲一個不幸的小姑娘而煩惱着呢，她是粗俗，呆笨，誇大，輕浮的……因爲我正是這樣；我可是這樣的？』

『你一點也不呆笨，』我說，『你並不十分聰明，但你有驚人的悟性，並不少風趣。』

『唔，我有我底風趣，那不錯。聽着，狄凱，我來念幾首英國詩給你聽聽。我剛剛看到，我很愛讀。』

她有很好的天然的風趣；平庸的東西她很少歡喜，從她讀給我聽的許多詩裏，我無限驚奇地覺到，她底風趣是感傷的，對熱情有着深切的了解，而同時對於死則懷着嚮往的憧憬。我特別記得她時常背着的一節：

From too much love of living  
From hope and fear set free,  
We thank, with brief thanksgiving,  
Whatever Gods may be,  
That no life lives forever,  
That dead men rise up never,  
That even the weariest river  
Winds somewhere safe to sea.

譯意：

從過分的生命底喜悅中，  
從希冀與恐懼中，被釋放出來，  
我們感謝，



也不管上帝是什麼，  
用我們短短的謝詞，

沒有生命能永存，

沒有死人能再生，

倦極了的河流啊，

也會捲入大海，異常謐靜。

『倦極了的河流啊，』她會再背一遍，『倦極了的河流啊，我真歡喜念這句……我正是這倦極了的河流啊，狄凱。我在慢慢地捲入大海中去了。』

『不要發歎，』我說，『你是正當着生氣蓬勃的年紀呢。』

『哦，是的，我外表上是如此，』她將半憂戚半欣喜地說，『但實在我正是這倦極了的河流。』

在這樣的晚上，當我離開她時，我將說：

『總之，雖然你有那些缺點，但我是愛你的，奧黛兒。』

『我也這樣愛你，狄凱。』她將回答。

(十)

父親要我到瑞典去，辦一些關於營業上的事。我們廠裏的原料一向由那些掮客代辦；這很明顯，要是我們直接去買當然就便宜得多；父親自己不想去，所以要我去。我呢要奧黛兒肯和我同行我才去，但她却表示不願。這使我懷疑起來。她是歡喜旅行的。我說，要是她不願坐火車打德意志和丹麥過，那麼我們可以到哈佛爾或是鮑龍搭輪船，那是能給她以大大的誘惑的。

『不要，』她說，『你一個人去吧；我對於瑞典沒有興趣，那邊天氣

太冷。」

『並不，奧黛兒……這是個驚人的國家，我敢說那是爲你而有的；那裏到處都是無邊的幽寂，有柏樹圍繞的大湖和古舊的皇宮。』

『真的嗎？可是我現在不想離開巴黎……但你又爲什麼不去呢，既然你父親要你去？看看別的女人於你也很有意思。人說瑞典人是最動人，纖瘦，秀麗，白晰的了。正是你歡喜的那一類人……去吧，和別的女人們玩玩去——』

後來，我簡直不能中止這一次行程了。我把讓她獨自在巴黎我實在放心不下的那種苦衷謙卑地對奧黛兒剖述了。

『你多麼可笑，我一直不出去，我答應你；我要念許多書，吃飯則到我母親那裏去。』

當我離開巴黎時，心中充滿着不快，行旅底頭三天是非常的苦惱。

在從巴黎到漢姆堡的長長的途程中。我想像奧黛兒在她私室裏接待着一個我看不清他臉龐的男子，他爲她奏弄許多她愛聽的歌曲。我見她在微笑，臉上充溢着一種生動的歡快底表情，那在昔日，是完全屬於我的，是我所歡喜佔有着用以鎖住我自己底嫉妬的。使她留住在巴黎的是她朋友中的那一個呢？是那個呆蠢的勃尼亞，還是她兄弟底美國朋友萊斯代爾呢？在曼爾瑪，那塗漆得很古風的火車，和許多怪異的顏色把我底許多悲愁洗去了。在斯道克號爾姆我接到了奧黛兒底一封信。奧黛兒寫的那些信真有味。她寫得像一個小姑娘寫的一般；她寫，『我很好；什麼事也不做；今天下雨；我讀讀書；我把戰爭與和平重讀着。我和母親一同進餐。你母親來來看過我了，』她這樣寫下去，都是那樣全無意思的簡短的句子，但是這些話却使我非常安心，因爲牠們是那樣的天真和樸實無華。

接着的日子只在把這些和平底感覺逐漸增長。真奇怪，我愛奧黛兒得比在巴黎時好些了。我能想像出她底模樣，端莊而略略有一些柔弱，躺在一張長椅上在念書，旁邊是一個花瓶，插着枝剪邊羅或是玫瑰。我腦海裏雖然充滿着想像，但還是很清楚，我想，『我爲什麼不覺到難過呢？我應該非常煩悶。她幹些什麼我一點也不知道。她儘可以任她自己底意思寫信給我。』我知道我們底分離一方面凝固了我們底愛，一方面也把我底嫉妬寧靜了下去；那是因爲這嫉妬是由於一切瑣碎的印象和細密的觀念造成的，現在分離已把牠們從我腦海中隔開了。爲了營業上的事我不得不在瑞典周遊一過。我住在那些大森林底主人家裏；我喝那地方自製的酒；我喫魚子醬和熏鮭魚；那邊的女人有一種冷漠而真摯的美；我一天一天地過去，想不到奧黛兒或她做的事。

我特別記得一個晚上。我在斯道克號爾姆城外鄉下進晚餐，餐後

主婦要我到花園中散散步去；我們穿着皮衣服，空氣非常寒冷。身材高大的美秀的僕人給我們把一扇鐵門開了，於是一片湖光就展開在我們面前，結着厚厚的冰，在午夜底月光下閃耀着。和我一起的那個女人很愉悅可愛；一會兒之前她曾奏幾曲『導序樂』，那是這樣的溫婉和動人，簡直使我淚下。一俄頃間，我體念到了一種非常幸福底感覺。『這世界是多麼可愛，』我想，『幸福是多麼容易求得啊。』

在回巴黎的途中，憂鬱又把我攫住了。我不知道奧黛兒是怎樣把那寂寞的長日消磨過去的，她信上的話顯然是太空泛了，使我必然地生出許多苦痛的狐疑來。

『我出去了的時候你做了些什麼事？』

『什麼事也沒有做。我息息力，我空想想，我念念書。』

『你念些什麼書？』

「信上告訴過你了。我念戰爭與和平。」

「但念一本小說也費不了兩個禮拜。」

「沒有兩個禮拜，但我做了些別的事；我把抽屜和壁櫥整疊了一下；把我底書籍理了一下；回復了許多信；還到幾家成衣鋪子裏去了幾趟。」

「你去看了些什麼人？」

「沒有什麼人。我已在信上告訴過你了；我去看了你底母親，我底母親，兩個弟弟，和密撒……我常練習練習鋼琴。」

她一邊說着一邊漸漸高興起來，也說到一些她新近知道的西班牙音樂，如亞爾倍尼滋和格萊拿獨之類。

「狄凱，我要你帶我去聽那曲「魔鬼底門徒」去。那真好……」

「那是由哥德底一首詩改作的，是不是？」

『是的，』她很高興地說。

我看看她。她怎麼會知道那首詩的？我知道奧黛兒從沒有讀過哥德底作品。她同誰到音樂會裏去了呢？

她從我面部表情上看出我在懷疑，於是說，

『我在節目單上看到的。』

(十一)

我從瑞典回來後的星期二晚上，我們在考雷姨母家聚餐。她每月請我們兩次，在我們一家中，奧黛兒只對她有一些好感。考雷姨母讚美着奧黛兒，說她實在給合座生色不少，接待得非常殷勤，還責備我說我從結婚以後太沉默寡言了。『你變呆了，』她說，『你太愛你妻子了；結了婚的男女當彼此已變成了冷淡時就只有有在聚餐時還能安安穩穩



在一起。奧黛兒誠然是可愛的，但你也只能一心向着她兩年或三年罷了；可是現在你正剛從瑞典回來，我願你今晚快樂。」

實際上，受到這次聚餐底利益的並不是我，而是一個我很熟悉的青年，安特列·號爾夫底朋友，我在安特列家裏認識的。他說到他自己，語氣裏怪異地充滿着自尊，怕羞，和諷刺底情調。他到姨母家裏是當海軍參謀處長的伽尼亞上將帶來的。他是法蘭軒·特·格洛成海軍少佐，新從遠東回來。那晚上，他把日本風景描摹得很生動，還很詩意很像真地講到康萊特和高境兩處地方。我雖不愛好這個人，但却禁不住暗地羨慕他。當他說着話的時候，我就記起了一些安特列曾告訴過我的關於他的話。他曾到東方去過好幾次，在士倫他有一間小屋子放着許多他旅行中的紀念品。我知道他是一個作曲家，曾根據一個中國故事編成一個怪異的歌曲。我也約略知道他有聲於運動界中，因為他駕

駛汽車會打破過幾次記錄，他又是第一次駕駛潛水艇的幾個海軍軍官之一。

一個在戀愛中的男人對於他愛着的女人底思想感覺是最清楚不過的。從我坐着的地方我看不見奧黛兒，她和我坐在一邊，在桌子底另一橫頭。但我知道那時她臉上有着一種怎樣的表情，我也知道她正非常有興趣地聽着法蘭軒所講的故事。這一次聚餐我記得很清楚。我這時的感想正和一個爲不可避免的不幸的環境所迫已把他最親愛的女兒送進了一處時疫流行的地方現在才苦心地想救女兒出來的父親所覺到的一樣。要是餐畢後我能阻止她去和法蘭軒那羣人在一起，不讓她去聽那能引起她興趣的關於他底一生的話啊！那麼我可以半夜裏和她一同走。不和這毒極的微生物接觸。

總算造化，並不是我有了什麼計策，祇是餐畢後法蘭軒立即給海

倫·特·唐乾同進一個中國式的房間中去了，那是考雷姨母特爲那要獨自在一塊的愛侶們而設的。同時，我和葉房·百累芙絲談到法蘭軒，百累芙絲是個美好的婦人，她丈夫也是在海軍裏面，當着大佐和司令部上將底副官。

『格洛成使你覺到興趣嗎？』她問。『在土倫，那時我還是個孩子，我常見他；那時我父親在土倫當海軍指揮官。我記得人們都說他不誠實，有些人甚至說他要造反作亂，但每一個女人都爲他顛倒……我那時是小得很，但人家怎樣說他我倒聽見。』

『對我說；我很覺到興趣。』

『我不十分記得清楚；我相信他實在是一個唐·裘安，他似乎很熱情地愛一個女人，不停地對她說情道愛，給她許多花，許多情書，於是突然拋下了她，另外愛上了一個，也不給原來那女人以一些爲什麼起

這樣變化的線索。他律己甚嚴。他每晚十點鐘就寢。他們常說當十點鐘到了時，即使是最美麗的女人他也要把她從他屋子裏驅逐出來。……他很冷酷，戀愛時很殘忍，他對人說戀愛只是一種遊戲，對人家對他自已都一樣的毫不重要。這種態度在女人們中間是怎樣一種蹂躪你當然能想像得出來。」

「當然。但女人們爲什麼要愛他呢？」

「那……你知道……譬如，我有一個朋友，曾熱烈地愛過他的；她講給我聽，「這真是可怕的；但足有好久我沒法不愛他。他是這樣的鈞人得不放鬆一些些，有時是倔強而冷酷，有時却是那樣溫婉而誠摯啊。費了好幾個月底時光我才知道他賜予我的將只是憂傷了。」」

「現在她不再憂傷了吧，這位朋友？」

「她完全不了；現在她說到這事時就笑了。」

「你想現在他是在鈎引海倫·特·唐乾？」

「自然，可是這一次他是遇到了對手了，她比他還厲害些。不過，像她這樣一個女人，這樣年輕，在社交上這樣有名望，實在也該留心些。法蘭軒把經過他這一條路徑的女人們底生命都破壞了，因為他把他自己底勝利到處去講。在士倫，當他奏了一次新的凱旋時，第二天就全鎮都知道了。」

「但是他討人厭。」

「哦，並不，」她說，「他實在很惹人歡喜；壞只壞在他那樣……」

一般地說來，我們底痛苦是我們自己造成的。我實在不應該給奧黛兒講到法蘭軒的。但回家去的路上我爲什麼又和她講到了呢？我想這是因爲我要使奧黛兒高興，要看她對我底說話加以非常注意的緣故。並且我有一種希望，雖然渺茫但也許是可能的，這些關於法蘭軒的

嚴格的批評也許會使奧黛兒不贊成他。

「你說他是一個作歌曲的人？」我說完了我底話時，她問。

我太粗忽，我把這魔鬼召喚起來了。我再也驅逐不掉他。我得把我所知道的關於他的事和他那怪異的生活講給她聽，講到天亮。

「認識認識他倒真有趣。我們請他一次晚餐好嗎？」她很平淡地說。

「當然好的，要是你高興，要是我們再能遇見他，但也許他就要到士倫去了。你歡喜他嗎？」

「不，我不歡喜他看女人的那種樣子，就像要將她們直看到底似的。」

兩星期後，我們又在考雷姨母家裏遇見他。我問他是否已離開海軍隊伍了。

『沒有，』他粗暴無禮地說，『我已轉到水道測量部去，工作六個月。』

這一次，他和奧黛兒談了好久。我現在還能看見他們兩人，同坐在一張沙發上，互相偎倚着，熱誠地講着話。

我們回家的路上，奧黛兒默默地不說話。

『好，愛的，』我說，『那個水手，你覺得他怎麼樣？』

『他很有趣。』奧黛兒說，接着就不說一句別的話。

## (十二)

連續着有好幾個星期二，在考雷姨母家餐畢後，法蘭軒和奧黛兒兩人就到那個中國式的房間裏去了。自然，我覺得非常苦痛，但我決定不露聲色，不使人知道我在想什麼。但是我禁不住和女人們談到法蘭

軒。我希望能聽到一些說法。蘭軒平庸的話，那麼我就可以重述給奧黛兒聽。但是真古怪，她們都那樣愛慕他。連奧黛兒稱她爲女神的素來很有見地的海倫·特·唐乾也對我說，

『真的，我敢說他是最動人的了。』

『那一點動人呢？我竭力想在他說的話裏找出些興趣來，但那總是這樣拖泥帶水；我覺得他說來說去總是這幾句話。他講到印度·支那，講到開拓殖民地，講到高境界有趣的生活……第一次聽他講話時，我覺得他很可佩服。但接着我就立即明白他只有這麼一套。聽了一遍就儘够儘够了。』

『是的，也許那是對的；你這樣度量他很不錯。但他會講許多動聽的故事。女人是完全像孩子一樣的，馬塞納那些神話她們總聽不厭。現實生活對她們是那樣狹隘，她們只是想從這裏面逃出來。你想那是多



麼吃力，一天到晚忙着管家，買東西，接待客人，看管小孩子。結了婚的男子，或是那種所謂『巴黎少年』的，也已成了這家庭的社會的機構中的一員了，再也沒有什麼新鮮玩意兒帶來；而一個水手，像格洛成，却能帶給我們許多和我們日常生活完全異樣的東西，使我們歡喜。」

『但是事實上你不覺得格洛成那種欺人的浪漫主義的態度可厭嗎？你說到他講的故事……我個人就討厭這些故事……那是他自己編造出來的，很明顯。』

『你指那一個故事而言？』

『你是很知道的；譬如有一個故事講到一個在檀香山的英國姑娘，聽見他走了，就投了海；再有一個故事講到一個俄國女人寄給他一張照相，那個照相殼是用她自己底頭髮做的。我覺得這種故事底趣味太惡劣了……』

「這種故事我從沒有聽見他講過……誰講給你聽的，奧黛兒嗎？」

「完全不對。我從許多地方聽來。但你爲什麼想那是奧黛兒告訴我的呢？這種故事你想不簡直沒意思得有些令人憎惡嗎？」

「我也這樣想。但他依舊有着他那令人不能忘懷的眼睛，你底話還是不完全對。看着他閒話時你會覺得他多少有些見識。但等到你和他談時，你就會覺到他也沒有什麼了不得。」

在姨母家裏常能遇到伽尼亞上將。有一晚，我約好獨自和他在一塊，我向他問到格洛成。

「啊，」他說，「那是個真正的航海的人……他是將來的偉人之

一……」

從那時起，我決定要將那對法蘭軒·特·格洛成的憎惡消去，把

他看清楚些，了解他，公正無私地衡量他一下。但我覺得很難。當我在號爾家裏第一次遇見他時，他對我露着一種非常蔑視的顏色，這不快的第一個印象我再也不能把牠去掉。他現在似乎在把那因我底敵意而乖戾的沉默而起的對我的厭惡努力消除掉。但我想他底要與我好只是爲了奧黛兒。這不能使我和他接近一些；結果是恰巧相反。

我請他來我們家裏晚餐。我決意要找出他一些有趣的地方；但是總不可能。他很聰明，但實在很怯弱，他假裝一種確然的自信，想把這怯弱掩住，但只使我更加看不起他。我覺得他不及我底舊友安特列和勃屈萊，差得很遠；我不懂奧黛兒爲什麼對他們這樣棄之不惜，而對法蘭軒·特·格洛成則那樣心神顛倒。當他一進屋子來的時候，她立即變了一個人了，容貌也似乎比以前美麗些。有一天法蘭軒和我在她面前談些關於戀愛的話。我記得我說唯一能使戀愛成一種燦爛美麗的熱

情的是忠誠，是那種不顧一切直至於死的忠誠。奧黛兒突然看了法蘭軒一眼，那使我非常難受。

『我一點也不覺得戀愛需要忠實，』他帶着那『可欽佩的克立契登』一般的口氣，空洞而威嚴地說。『我們必須在現實中討生活。最要緊的事是在時時刻刻緊握住現實，不使有一絲絲遺漏。力量，危險，慾望三者能幹這件事。但我們何必用忠實這件東西使一個垂死的慾望延命，或是使一個已死的慾望再生呢？』

『因為只有能持久的，同時又很艱難的，才算是深刻的愛。你也記得盧騷懺悔錄中的一段話嗎？他說碰一碰一個貞潔的女人底衣袂比佔有一個輕薄的女人還榮幸些。』

『盧騷是個變態的人。』法蘭軒說。

『我最恨盧騷了。』奧黛兒說。

我覺得他們在聯合起來和我作對，於是我拼命給盧騷辯護，雖然實際上盧騷與我毫不相干。我們覺得，從今以後，我們三人，在一種透明的假面具底蒙蔽之下，再也不能有什麼親密的談話了。

有好幾次，當法蘭軒給我講到他底職業時，我會感到不少興趣，甚至會好半晌忘記了我對他有着的敵意。餐畢，在客廳裏用他那搖搖擺擺的水手底步態走着時，他就開始談話了，『馬塞納，你可知道我昨天晚上做了些什麼事？我讀了馬漢上將著的納爾遜底戰爭呢。』好半晌我將忘記了我自己，回想起昔日號爾夫或勃屈萊來訪時的種種樂趣來。

『真的嗎？』我說。『你是爲自己高興而讀的呢，還是爲於你服務上有益而讀的呢？從納爾遜底時候到現在海軍戰術該已根本變過了。這都是講些關於轉舵，順風，船舷入水等等的話；這些話現在還有什

麼價值嗎？」

「這沒有問題，」法蘭軒說，「戰術，無論在陸或是在水，現在的正和漢尼鮑爾或愷撒時的一樣。譬如說阿鮑克一役吧，是什麼使英格蘭人得勝的？第一是納爾遜底堅持。找遍了地中海也不見法國的艦隊，但他並不灰心，仍是搜尋，一到他發見敵艦正停留着，風正順適的時候，他立即下了他底決心了。這種根本的要素，堅持，大膽等，難道現在可以不注重了，有了「努級艦」(註)就可把勝利完全獲得了嗎？完全不對。戰術底幾個要素總是不變的。譬如……」

他拿一張紙放在桌上，從袋裏拿出一枝鉛筆來。

「這裏是兩面的艦隊。這箭頭表明風底方向。這幾根淡顏色的線表示幾處淺灘……」我靠在他肩上。奧黛兒兩手支頤坐在桌邊。她很傾心於法蘭軒；兩眼時時在睫毛下偷看着我。

『要是我在講一些戰爭底故事，她也會這樣全神貫注地聽着嗎？』我想。

當法蘭軒·特·格洛成來訪時還有一件事使我奇怪的就是，奧黛兒常會很生動地講到那些我們訂婚後我給她講的事。她從沒有和我提到過，我想她大概已忘記了。而現在，我知識底小小的寶藏，經過了她底拂拭，又由她用一種非常男性的口氣傾訴之於另一個男人了。聽着她說話時，我覺得我們是在複演着蒂妮·奧勃麗底故事了；這很平常，當我們在努力地把我們底精神合爲一體時，實際上已遠遠地分離開了。

奇怪的事是他倆初愛上時我一時間心中恰巧比較的安寧些。法蘭軒和奧黛兒在那幾星期中似乎是互相約定好了似的，現在，不止我一人連我倆底朋友們也都佩服他兩人底周密；他們兩人在一塊時很

少給人看見，在客廳裏時也不聚在一起。她從不講到他，如果碰巧有女人在她面前提到他，那麼她會回答得不露一絲絲破綻，甚至連我也被矇住了好久。但是，不幸，正如奧黛兒所說，關於牽涉到她的事我底直覺就像魔鬼樣的，後來我就把他倆這種作假的態度揭穿了。

我想，一定因為他們背着我在非常自由地任意說他們底話做他們底事，所以在晚上就沒有什麼話要說，互相避面，假裝彼此合不來了。

我能把奧黛兒講的話加以非常明確的分析，她每句話裏都有一個法蘭軒隱藏着。由於普齊博士底介紹，法蘭軒認識了阿那托爾·法朗士，他每星期日早上到舍得別墅去。這是我知道的。有好幾星期，奧黛兒一直講到許多關於法朗士的很有趣很祕密的故事。有一晚，我們在唐乾家裏聚餐。她一向是默默不講一句話的，但這晚却非常有興致，大批評起阿那托爾·法朗士底政治思想來了，這使大家都覺得奇怪；餐



畢出來時我對她說，

「最親愛的，今晚你多美麗啊！爲什麼你從沒有和我這樣談過？那些話你又是從那裏學來的？」

「我嗎？美麗嗎？」她很快樂但有些昏亂，「我美麗嗎？我自己倒不覺得。」

「這不打緊，奧黛兒。不用辯。大家都說你異常聰明……我要知道你那些話是從那裏學來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大概是那天晚餐時聽一個熟悉阿那托爾·法朗士的人說的。」

「那是誰呢？」

「我忘了。我沒有注意。」

可憐的奧黛兒！她多麼笨拙啊！她想照舊地不露一些破綻，可是她

終於禁不住她那新的戀情底流露。她像是一塊泛濫着大水的草地，外表很好看，草很綠，筆直地植立着，可是如果你底脚踏上去時，那你就會知道那水是多麼難受了。她決意不直接講到法蘭軒底名字，但她禁不住她那間接的暗示流露出來，那使得他底名字像電光廣告牌一般地在大家眼前發亮。我，這樣熟悉於奧黛兒底趣味和意念的，看着她內心底迅疾的變化，雖然苦痛但實在却也很感覺到興趣的。雖然她並不十分相信宗教，但她時常練習祈禱，星期日也到禮拜堂去。但是現在，她說，『我是個紀元前第四世紀的希臘人，我是個異教徒。』在這句話裏，我聽得出法蘭軒底口氣，完全像他講的一樣。於是她接下去就說，『什麼是人生？那是在一塊泥土上過這麼苦惱的四十年……你想我們還得費一部分時候來幹這些麻煩的事嗎？』『法蘭軒底哲學，』我想，『總是說到那些事的。』有幾次，她底興趣會變成非常古怪，於是我就要把

她興趣底實在的根據找出來。譬如，有一次我在看報，她是從不看報的，但這次，一見那個標題：『南部森林大火，』時，她立即將報從我手中拿去了。

『你喜歡看森林大火底新聞嗎，奧黛兒？』

『不，』她說，一邊把報紙交還我。『我只要知道南部那一處地方大火。』

於是，我記起了勃凡龍松林裏法蘭軒有着的那一間小屋子了。

奧黛兒那樣處處小心簡直天真得令人有些可憐。她底可笑正像一個把一件東西放在房中央地氈上而自己已是已經藏得很好了的孩子一樣。當她重述着家中人或朋友底話時，她總說明是誰講的。但當重述着法蘭軒底話時，她就說，『有人……聽說……有一個人新近告訴我……』有時，她話中關於海軍裏的名詞和事情顯得非常熟悉。她

知道一種新式的巡洋艦在打圖樣，一種新式的潛水艇底圖樣在計劃，英國海軍預備在士倫有一次巡邏。大家都覺得奇怪。

『奇怪，我在報上一些也沒有看到過。』

於是她驚惶起來，覺得自己話太多了，就說道，

『實在，我也不知道……也許完全不對的。』

但事實上她底話總很對。

她講話常常模倣法蘭軒地口氣。她用字也和他一樣，正是我對海倫·特·唐乾說過的，說話像背書一般。她講到『強烈的』生活；講到拓殖底困難，講到印度·支那許多動人的故事。法蘭軒底剛直的理论，經過了她底模糊的頭腦，已失去了牠們底硬性了。這種理論，我很能打從她話裏追蹤到牠們底痕跡，但當我看見時，牠們已失去了原形了，正像一條河流進了湖泊，失去了牠底輪廓，變成了周圍不停地起着微波。

的一片模糊的影子一般。

(十三)

事實上，即使說奧黛兒不是法蘭軒底情婦，但至少她和他是祕密着相會見的，可我却總沒有勇氣和她說穿。有什麼用呢？我可以把我搜集着的一切事實和我一直牢記着的暗合於這些事實的他們底話告訴她。於是她將笑，溫柔地看着我，說道，『你多麼有趣啊，』我又能回答她什麼話呢？我能恫嚇她嗎？我希望我們離婚嗎？雖然外表上是這樣，我真沒有誤會嗎？當我忠誠於我自己時，我很知道我是沒有誤會；於是生活就苦痛不堪，有好幾天我會依附到任何一個假設上去，不管那假設是多麼異樣。

我非常苦痛。奧黛兒底行爲和思慮已成了一種我所不能抵抗的

壓迫。我什麼事也不能做；我費我大部分的辰光在我辦公處裏，兩手托着頭，沉思謀劃着；晚上我要到黎明三四點鐘時方能睡着，腦海中只盤旋着一個問題，這問題底答案是只嫌其太明瞭了。

夏天來了。法蘭軒在巴黎的工作已經完畢，回土倫去了。奧黛兒似乎很安靜，完全不因為和他分別而有一些煩擾，在這一點我得到了一些慰藉。我不知道他可曾寫信給她。總之，我從沒有見過他底信。並且我也覺得奧黛兒談話中使我難受的那些特性也漸漸消滅了。

八月以前我不能告假，因為父親七月裏到維乞去受診察，但因為奧黛兒去冬身體很不好，所以我們決定她得到屈勞維里去，在喬英別墅裏過她底七月。她出發兩星期前的一天，她對我說，

『要是你也贊成的話，那麼我就不到考雷姨母家去，我要到一處清靜些的地方去。我討厭那門代。那邊人太多了……她家裏格外……』

『你說什麼話，奧黛兒？你在說你討厭人多？你一向不是總嫌我太不愛交際嗎？』

『哦，這要看一個人底心境如何而定，你說是不是恰巧現在我覺到非常需要清靜和孤寂……你想我能在勃立登南找處小小的地方住嗎？大家都說那地方風景多麼好，我可從沒有到過。』

『那地方風景當然很好，親愛的，可是遠得很。要是你在屈勞維里，那麼我星期日就能來看看你，現在你到了那邊，那就不行了。而且你要是在屈勞維里，別墅就可完全給你用；考雷姨母要到八月初頭才到那邊去。爲什麼把原有的計劃都打破了？』

但是很明顯地是要到勃立登南去，總是那樣用溫和的口氣堅決地執拗着。我不明白她爲什麼改變計劃。大概是因爲要到近士倫海口

的地方去；因爲那一夏天氣非常熱，那邊很風涼，而那門代呢則大家都說太潮溼多雨了。雖然和她告別時我很憂傷，但我也覺到一種快樂，覺得她是離開了危險了。我送她上車，微微帶一些憂鬱。她那天特別可愛。在月台上，她吻了我。

『快樂些吧，狄凱……不要只是獨自在着；高興時可和密撒去玩，她很歡喜玩的……』

『但是密撒在根陀馬啊。』

『不，她下星期到她母親這裏來，要住一星期。』

『當你不在這裏時，我就不想跑出去。我只獨自在家裏，發發悶……』

『千萬不要這樣，』她說，母性地拍拍我底面頰。『我受不起你這樣的忠誠，我是不值得你這樣懷想的。你把人生看得太嚴肅了，狄凱……』



……實在，這只是一種遊戲……」

「一種有趣的遊戲……」

「不，」她微帶憂鬱地說，「這並不有趣。而且這實在是一種很不容易玩的遊戲。人正做着那麼許多他實在並不願做的事啊。我想這是我上車的時候了……再會，狄凱……快樂了吧？」

她又吻了我，從車窗裏送過一個那種使我神馳的神聖的微笑來，於是立刻回到車廂裏去，不見了。她不歡喜費許多時候於道別，和其他一切傷感的事。後來，密撒告訴我說奧黛兒是天生殘酷的；那不很對。和這話恰巧相反，她很能夠寬容仁慈，不過她常要為極強烈的衝動所移，但同時因為怕一發脾氣時就會做出那些自己本不願意做的事情來，所以總很少任性的時候。只有當她非常固執時她臉上才露出那種減去了她不少美麗的殘酷而隔膜的表情來。

(十四)

她去後的一天是星期二，我在考雷姨母家聚餐。她每星期二請客要一直請到八月，只是在夏天比較隨便些。我碰巧坐在伽尼亞上將旁邊。我和他談到天氣，談到最近一個下午的巴黎大風雨，接着他說，

『哦，還有件事要給你說，我新近給你那朋友法蘭軒·特·格洛成找到了個很好的位置。他很想去考察考察勃立登南海岸，我給他在勃辣斯脫找了個臨時位置。』

『勃辣斯脫？』

桌上的玻璃杯和花在我面前游泳起來了。我怕我自己要暈倒了。但我們底社交的本能已發展得那樣充分，我相信即使在垂死的時候我們也會假裝得毫不覺得似的。

『真的嗎？我倒沒有聽見。去了多少時候了？』

『剛只幾天。』

我和他談了好久，談到勃辣斯脫海口和牠在海軍上的險要，談到那地方底許多古舊的屋子，談到伏本。我那時的思想正順着兩條非常背馳的道路行着。在外表上，是那些平庸而客氣的談話，說今晚很風涼，黑雲已退盡了，使那上將想我是個心平氣和的人。而在底裏呢，有一個低低的模糊的聲音在響着，『那就是奧黛兒定要到勃立登南去的原因了。』我能想像出她傍着他在勃辣斯脫街上走時的樣子，偎依在他肩上，帶了那種我非常熟識而愛好的表情凝視着他底臉龐。也許她會和他過上這麼一晚。冒蓋脫，她曾說要到那邊去的，正離勃辣斯脫不遠。也許法蘭軒約她在海濱相會。當然，他有一隻汽船。他們會沿着那些巖石走去。在他們走着時，我能想像到『自然』會因奧黛兒而變成多

麼的美麗動人。但那時我底思慮也真有些古怪，我雖非常苦惱，可是同時因為知道了她堅執着要到勃立登南去的理由，也覺到一種異樣的理知上的愉快。這一次關於奧黛兒底行動的許多疑難問題立即都解決了，當她一說到勃立登南的時候。『法蘭軒在那邊啊，』我會這麼想。而現在我的確知道他是在那邊了。我心碎，但我底理智是滿足了。

我晚上總是想着我應該怎樣。坐火車到勃立登南去嗎？也許當我到了海濱時，她碰巧很安心地獨自在着。那麼她要說我瘋了，而且即使我見她獨自在着時我也仍不能安心的，我會立即想到法蘭軒已來過而剛走出，這是很可能的。像我這種思慮壞就只壞在無藥可治。任何事情都可以附會到那種不利的見解上去。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地嚴重地想着，『我必得和奧黛兒分離嗎？她底性情和我底性情是這樣不相容，我將永不能安心了。她現在將來都沒有什麼捨不得我，我們分開了不

比較好些嗎？我們又沒有孩子。離婚是不打緊的。』我記起了未遇見她以前我那另一種快樂來了。雖然在那些日子裏我底生活是既沒有怎樣的興致，又沒有多大的變化，但却很質樸舒適；可是一方面我在謀劃，一方面却很知道我實在是不願牠實現的，因為生活而沒有了奧黛兒就簡直不堪設想。

我在牀上輾側着。希望就能睡着。我想像着一羣走過一扇大門的羊，一隻一隻和牠們數着；還想像一處黯淡平庸的風景，但是當頭腦昏沈時就什麼都沒用。有時，我憎恨着我自己，說，『爲什麼不愛別的女人而偏愛上了她？她美麗，當然，但別的女人也美麗，而且比她聰明。奧黛兒所犯的過錯太大了。她說話不真實，那是我最憎恨的了。那麼怎樣呢？我能來一個了結，從她給我的這負荷下脫去嗎？』我暗自反復着說，『我不愛她，我不愛她，我不愛她，』但在我心底裏我知道我實在仍和以前

一樣地愛着她，雖然爲什麼要這樣愛她的原因我不能明瞭。

於是我就責備自己不該放她到那邊去，但我也能阻擋得她住嗎？她似乎是爲一種命定的強烈的慾求所支配着。許多古舊的女英雄底影子在我腦幕上馳過。我知道她對於她自己所做的事也在悔恨但也在實是在不得已。要是那晚我躺在鐵軌上，那麼她也會帶着一些殘忍的憐憫在我身上馳過，去和法蘭軒相會的。

將近天明時，我寬慰我自己想這次的事只不過是一種碰巧，也許奧黛兒連曉也不曉得法蘭軒在鄰近。但我也明白這種猜想是不對的。黎明時分我睡着了，夢中在巴萊斯·鮑蓬附近的一條街上走着。一隻街燈掛在一根舊式的柱子上放着光，我看見一個人在我前面，快步地走着。我認出這是法蘭軒底背影，我打從衣袋裏拿出枝手槍，對他開放了。他跌倒在地。我覺得痛快和羞恥。我醒了過來。兩天之後我收到一封

奧黛兒底信。

「天氣真好；許多巖崖又可愛；在旅舍裏我遇到一個老婦人她說認識你的；她名叫喬漢；住在根陀馬附近。我每天游泳；水是溫暖得很合人意。我在這裏鄉下附近作短距離的旅行。我歡喜勃立登南。我常出去划船。你很快樂着吧？我望你不要發悶。你星期二到考雷姨母家去聚餐嗎？密撒見過了嗎？」末了寫着，「我愛你，我寄給你許多吻，我愛。」

信上的字比平常寫得大些。很明顯她是努力在寫滿這四頁用以維持我倆底感情，但她覺得很難，因此字跡就特別大了。她寫得很匆忙，我想也許他正等着她，她就說，「我得寫封信給我男人。」我一邊想像她說着這些話，一邊她底美麗又不禁映上心頭來，我現在所願望的就只是她底歸來了。

(十五)

奧黛兒去了約摸一星期之後，密撒打電話給我。『我知道你獨自在着。我知道奧黛兒到別處去了。我也獨自在着。我這次回家因為我到這裏來買些東西，同時想呼吸呼吸巴黎底空氣。此刻家裏人都已經出去了，屋子裏只有我在着。來看看我罷，高興嗎？』

我想，和密撒談談，我也許能把這些一直煩擾着我的苦痛的徒然的思慮忘掉一些，我約她這晚上去看她。她自己來開門；僕人們都出去了。她穿着一件跟奧黛兒底一樣的紅色的中國式的綢製的晚服。我看去她底髮飾現在也和奧黛兒底一樣。天氣經過一陣大風雨已變冷了；爐子裏已生了火，她靠近爐子，坐在一疊墊子上面。我坐在她旁邊，我們談到我們底家庭，談到這討厭的天氣，談到根陀馬，談到她底丈夫，談到奧黛兒。

『你得到她什麼信息嗎？她一個字也沒有寫給我，她實在很不應



該如此的。」

我說我收到了她兩封信。

「她可曾找到個情投意合的人呢？她到勃辣斯脫去了嗎？」

「沒有，我想她沒有吧？勃辣斯脫離她住着的地方很遠。」

她這問題使我驚詫。密撒戴着一隻深綠色的水晶細珠串成的手鐲。我對她說這手鐲真可愛，捉住了她底手腕，把這東西再看清楚些。她偎依到我身上來了。我把臂膀圍住了她底腰部，她沒有拒絕。我覺到她這件紅色晚服裏面沒有穿怎麼多的衣裳。她渴求地寂寞地望着我。我俯下身來，吻着她，在我胸膛下面，像在和她角力時一樣，我覺着她胸部那兩條堅實的曲線。她向後仰，在這些坐墊上，她底身子入了我底懷抱。我對她並沒有愛底感念，但也有着一種慾求，我自己想，「要是我不這樣，那我就成了個弱者了。」

我們發現我們又在火爐旁邊坐着了，我握着她底手。她帶着一種快樂的勝利的表情望着我。我覺得憂傷；我想死去。

「你在想些什麼？」

「剛才那一刻兒我在想着可憐的奧黛兒。」

她臉色變了，不快起來。

「記住，我愛你，從今以後我再不要聽你這種可笑的話了。」

「可笑？怎麼的？」

她遲疑了好一會，一邊注視着我一邊說，

「你真的不明白嗎，還是裝假？」

我知道她將說些什麼話，我也知道我應該把她底話停止，但同時我却很想聽聽。

「不，我並不裝假，我真的不明白。」

「啊……我想你是知道的，但你太愛奧黛兒了，你不忍和她分離，連說也不忍和她說起。有好幾次，我想我應該告訴你了，但因為奧黛兒是我底朋友，所以很難說……現在我愛你勝過愛她千百倍了……」

於是她告訴我奧黛兒做了法蘭軒底情婦到現在已六個月了，他給她的信常由密撒轉，因此，有士倫郵戮的信封一直沒有給我看見。

「你可以想像得出那使我多麼傷心，當我這樣愛着你的時候……你不知道我愛你已愛了三年了嗎？男人是多麼傻啊！但現在一切都好了。你不久就會知道我能使你非常幸福；你是應該享一些福的，我正這樣的愛慕着你……你是個可欽佩的人。」

她對我說了許多媚語；那沒有給我一些些愉快，我只想着這些話是多麼虛假。『我沒有什麼值得欽佩的……沒有了奧黛兒我就不能活……我在這裏幹什麼？爲什麼我底手臂這樣圍住了這婦人底腰？』

那時我們還像幸福的愛侶一般地緊傍着身子坐着，而我實在憎恨她。

「密撒，你怎麼對得住奧黛兒呢？你這樣做實在不對。」

她望着我，愕然無語。

「哦，這樣說法我可從來沒有聽見過。你這樣顧慮她，現在……」

「是的，我不贊成你剛才所做的事……雖然是爲了我。奧黛兒是

你底朋友啊。」

「從前是的。現在我和她絕交了。」

「從什麼時候起和她絕交的？」

「從我愛上了你的那時起。」

「但是我不要你愛我。我還是愛着奧黛兒。」（我一邊說着一邊

蔑視地望了密撒一眼……她戰慄起來）「當我想明白我爲什麼愛

奧黛兒時，我自己也不能解答。大概是因爲她從沒有使我生厭的緣故。

她是我底生命和幸福。」

她悲痛地說，『你真是個又可愛又奇怪的人！』

『也許是的。』

她想了一會，於是把頭倒在我肩上說，帶着一種熱情，那要是我少愛奧黛兒一些或是少盲目一些是立即會被感動的，

『我愛你，你自己不用管，我能使你快樂……我獻身於你，永遠忠實。猶連在根陀馬；他走了我就非常寂寞。要是你高興你可以到那邊來看我。他每星期到基却代去兩天。你以前那種快樂已經失去了，但你就會得到的。我將把牠帶回給你。』

『謝謝你，』我冷冷地說；『我倒很快樂。』

這樣的情景一直捱到了夜深。我們假裝着說情道愛，在我內心裏我覺得一股對她的不可思議的強烈的怒氣在湧出。但是，當我們分別

時，我們親熱地接了吻。

我發誓永不再和她相見，但是徒然，當奧黛兒還沒回來以前我常去看她。她行動非常輕率，常會在她父母底居室裏和我擁抱起來。僕人會在任何時間內闖進來的。我要到半夜過後兩點或三點鐘才走；大多分的時候我們都不說話。

『你在想些什麼？』她不斷地這樣問着我，帶着一種令人抵抗不住的微笑。

我在想，『你對奧黛兒多麼不忠實啊，』但我却回答她，『我在想你。』

如今，我把這些往事淡然地記上心頭來了，我現在很知道密撒並不是個壞人，但在那時候，我却估量她得很嚴酷。

終於，奧黛兒回來了。我到車站上接她。我決定不對她說什麼責備底話。要是說了，結果怎樣我是很知道的。我如果責備她，她就否認；我如果對她說了密撒告訴我的那些話，她就說密撒說謊。但我很想知道密撒那些話究竟真實不真實。那就沒辦法了。在月台上來回踱着，空氣裏充滿着火油和燃着的煤的氣味，四周都是乘車客人，我暗自想着，『因爲只和她在一起時才快樂，因爲自己很知道永不會和她分離，所以還是快樂一些，不要去拂逆她好。』一忽兒之後我又轉念，『你多麼卑怯啊！一切只須一星期就能決定了，或是把她改過來，或是和她分開。』

一個人掛起一塊告示牌：『勃辣斯悅特別快車在第五軌道停。』

我兀立不動。

『總之』我暗自想着，『這太無聊了。要是一九〇九年五月裏在佛洛倫斯時你到了別一家旅館裏去了呢。你一生一世也不會知道有

奧黛兒·麥萊脫這麼一個人存在。你還是照樣過活，也許倒很快樂。爲什麼不把一切結束了，就在目前這一刻兒內，不當有她底存在呢？」

那時候，我瞧見了遠遠的火車頭上的燈光，接着是近前來的車身底輪廓。這一切似乎都是虛幻。我完全想像不出奧黛兒是一個怎樣的人。我沿着月台走着。我看見許多從車窗裏俯出着的頭。有些人在車還沒有完全停穩時就跳了下來。於是許多人在月台上聚集攏來；腳夫把手車四面推着。突然，我遠遠地看見了奧黛兒，幾秒鐘之後她就在我身旁了。一個腳夫給她拿着那只灰色皮包。她面色很好，我看她很快活。

當她上汽車時，她對我說，

「狄凱，我們得在什麼地方停一停，買一瓶香檳酒和一些魚子醬，我們今晚得有一次像我們蜜月旅行回來那一天一樣的晚餐呢。」

這真是最可惡的虛僞。但你在批評奧黛兒以前必得先了解她。她



和法蘭軒在一起的那幾天當然是快樂到了極點的；她也要使現在這一刻快樂，盡她底力使我歡喜。她看出我很不快，也沒有對她笑。她失望地對我說，

「有什麼事嗎，狄凱？」

我底沉默底決心從不能十分持久；在她面前我常想躲閃，想逃避。

「有人對我說法蘭軒在勃辣斯脫。」

「誰對你說的？」

「伽尼亞上將。」

「那個法蘭軒在勃辣斯脫嗎？那便怎麼樣？那又爲什麼使你不快呢？」

「我不快因爲他住的地方很近蓋脫，他來看你就很容易。」  
「很容易；不錯，很對，要是你定要知道，那麼他的確曾來看過我的。」

你覺得不快嗎？」

「你信上從沒有說他來看過你。」

「真的信上我沒有說嗎？我記得我說了的……無論如何，要是我沒有說到，那是因為我想那並不怎麼重要的緣故，就是我信上說了也還是這樣想的。」

「哦，我却並不這樣想。還有人告訴我你在和他祕密通着信呢。」這句話似乎給了奧黛兒一個打擊，使她覺得有些狼狽。這時她臉上的表情我從沒有看見過。

「誰告訴你的？」

「密撒。」

「密撒！哦，她說謊啊。她可有那種信給你看嗎？」

「沒有，但她何必編造出這種故事來騙人呢？」

「我倒也猜不出……也許因為嫉妬，我想。」

「誰相信，奧黛兒。」

我們到了家。奧黛兒對僕人們露着喜悅的動人的微笑。她到她房裏，脫下了帽子，在鏡前理她底頭髮，看見我在她背後瞅着鏡中的她底影子，也對我微笑起來。

「你這奇特的狄凱啊！我離開了你七八天你就要那樣鬱鬱不樂……你太不會尋快活了，我愛。我在外邊時總在想着你，等會兒我可以給你證明。把我底皮包拿給我，可以嗎？」

她打開皮包拿出一小包東西給我。裏面是兩本書，一本是一個寂寞行人底詩集，一本是巴瑪之加都仙女僧，都是舊版的。

「嘎……奧黛兒……謝謝你；這兩本書真可愛。你從那裏得來的？」

『我在勃辣斯脫許多書店裏搜尋來的，我愛。我本想帶一些什麼東西給你。』

『你到過勃辣斯脫去了，那麼？』

『自然；路很近而且通輪船。我想到勃辣斯脫已想了十年了。……』

我送了你這小小的禮物你還不吻我嗎？我想你總很歡喜這禮物的吧

……我費了許多力才找到這兩本書，你知道……牠們是很少了，狄凱。

你可以想像出牠們曾經過幾度小小的珍藏啊。』

於是我吻了她。在她面前我底情感簡直繁複得自己也不能明瞭。我一方面憎恨她，一方面又崇拜她。我相信她無邪，同時又覺得她罪惡。我預計的忿恨底一幕變成了親熱的交談。我們談了一整晚，只是談着密撒這次的告密，似乎她告訴我的那些事（這無疑是很真實的）並不是奧黛兒與我自己底，而是一對我們爲他們關心着幸福的友人們

底一般。

『我誠意地希望你不要再去看她了。』奧黛兒說。  
我答應不再去了。

次日奧黛兒與密撒之間可曾發生了什麼事我一些也不知道。她們可曾在電話中說到什麼？奧黛兒可曾到密撒家裏去了？我所曉得的，就是她已預備決裂了。奧黛兒是會這樣做的……這殘忍的決心也是她熱情底一部分的表現……同時，因為我底天性和所受的教育都偏於沉默底一方面，所以她這種特性很使我迷惑驚奇。至於我自己呢，從那次以後就沒看見密撒過；我沒有聽見人家說起過她底名字，而那次短短的戀愛也像做夢一般地只留下一些淡淡的回憶了。

(十七)

當猜疑起來了時，牠底破壞戀愛並不是由於一擊而是由於多次的爆裂，像一個水雷底爆裂一般。奧黛兒回來的那一晚，她底柔情，她底媚態，重逢底歡喜，都把那將發的禍難延宕下來了，但從此以後她和我就如在一處開掘過了的地帶中一樣，時時有決裂底危險。我每次和奧黛兒講話總覺得蒙着一個悲愁底影子，就在覺着她最可愛時也這樣，雖然這影子是非常淺淡。責備，不成句的，在日常的話語裏聽得到，飄渺得像白羊毛般的遠雲。初結婚幾個月裏的恬然的樂觀主義與歡悅現在已變成了厭世的哀傷了。大自然，當奧黛兒把她呈獻在我面前時，我曾覺得她多麼美好，而如今也在奏着悲愁的低半音了。連奧黛兒底美也變成不完全的了，有時我能在她行動上找出一些奸刁的痕跡來。她底行動太輕率；但五分鐘之後，我看見了她底平滑的前額，她底發光的眼睛，我重又愛起她來了。

八月初頭，我們到根陀馬去。寂寥，孤獨，從信件和電話中被釋放出來的自由，使我非常舒適，我有好幾星期的休息；那樹林，那在陽光下閃耀着的草地，那點綴着松樹林的黯黑的山崗，都把奧黛兒大大地改變了一下。『自然』給她的快感有着一種動人的力量，能使那和她在一起的同伴也能感到，就是那同伴是我自己時也這樣。兩人底寂寞，不會變成滿足也不會變成煩厭，却使一種感情慢慢地產生出來，一種信心漸漸造成，把這寂寞的兩人結合起來。我知道奧黛兒是在私自想着，『狄凱到底是可愛的，』這種感覺使她很貼近地趨向我這邊來。

我特別記得一個薄暮。只有我們兩人在洋台上，從那裏可以望見山崗和樹林底廣漠的地平線。即使現在我也能很清楚地看見我們面前山坡上的那一片荆棘叢生的草地。太陽正在西沉；一切都和平靜，很柔和。一切的人事都是這樣的不足輕重啊。我這時沒有什麼思想，對她

說了許許多多溫柔愛撫的話，真是够奇怪了的，那許多話竟會出之於一個已爲他底女人所棄了的男人之口。

「我們應該能有這樣一種完美的生活的，奧黛兒……我會那樣愛過你來……你也記得佛洛倫斯，和我不能有一分鐘不看你的那時候嗎？……我預備又要這樣做了，最親愛的……」

「你知道我聽你說到這些事時是多麼歡喜啊……我也曾狂熱地愛過你的呢。我會多麼地信仰過你啊！我常對媽說，「我找到了個能永遠愛我的男人了……」要是我沒有發現我底錯誤，那就多麼好啊……」

「這是我底罪過嗎？……你爲何一直不和我談到這事……？」

「你知道的，狄凱……我沒有談到因爲談是不可能的。因爲你太不給我一些自由了。你知道嗎，狄凱，你最大的錯誤是在對於女人們的



要求太大了？要求太大，大得超出了她們所能給的範圍……但我還是很滿足，當我想到你會因我即將離開這裏而憂傷着的時候……」

這些話帶着一種凄苦的讖語底情調，給了我很深的印象。

『但你總是在這裏的，』我說。

『你很知道我是不能在這裏的，』她說。

這時，我底父母來了。

在這種假日裏，我常帶奧黛兒到我那觀象台上去，在那裏我們可以銷磨不少時光，看看那四面叢生着樹木的漏斗形的山谷底裏的細微的流泉。她愛這處地方。她講到她底幼年，講到佛洛倫斯，講到我們底達迷斯河底舊夢。我擁抱她起來，她也沒有拒絕。她似乎很快活。我想，『我們爲什麼不想我們可以重行開始我們底新生活，把過去只看成一夢呢？我不是曾在這同樣的地方常擁抱過蒂妮斯·奧勃麗的嗎？也許

奧黛兒因爲已在這裏而把法蘭軒完全忘掉了，不也很可能的嗎？」我是始終在想把幸福重行追求回來的，無論出多少代價都可以。我知道這是虛假的，我也知道當她倚在窗口傍着我時她臉上的幸福的夢幻的表情只是因爲她想到了法蘭軒愛她的緣故。

在根陀馬還有一個人把我小家庭裏的事看得很清楚，那是我底母親。前面說過她對於奧黛兒一向很不滿意，但她很和善，並且因爲見我這樣愛她，所以從沒說過一句話。我們離根陀馬的前一天，我在花園裏遇見了她，她問我高興和她一起散一會步否。我看看我底錢。大概奧黛兒並不在等待着，我說，

『好，我很想向那邊山谷間走一走。自從十二三歲以後我還沒和您到那邊去過呢。』

這回憶很感動了她，她和我本來是比較淡漠的，但這時就非常親

密起來了。她講到父親底健康；他患着動脈結核，醫生很關心着他；接着，眼看着小徑上的小石子，她說，

『你和密撒怎麼樣了？』

『你爲什麼這樣問？』

『因爲你到這裏來後一直沒有去看過他們。上星期我請他們來聚餐，她辭謝了，她以前從沒有辭謝過。當然，我看出已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是的，媽，發生了一些事，但我想還是不告訴你的好。密撒有一些對不住奧黛兒的地方。』

她默默地走了一會兒，於是低聲地不很自然地說道，

『你以爲奧黛兒就對得住密撒嗎？我來告訴你一些話。我不願對於你夫妻倆加什麼干涉，但至少這一次我得告訴你，大家都在說着你，』

連你父親也在說你；你對她是太放任了。你知道我是憎惡閒談的，我但願我所聽到的只是閒談，不過即使是閒談，你也得想想她底舉動行爲是本來應該不給人有一句閒話的呢。」

我聽着她底話，一邊把手杖擊着地上的青草。我知道她底話是對的。她這些話已耐了好久；也許密撒已和她談過，已把完全的故事告訴了她了。密撒到根陀馬來以後，已和我家裏很廝熟了，母親很歡喜她。當然，她是很知道的。但對於這個對奧黛兒的很寬容但很確切的攻擊，我所抱的態度是俠士底，我盡力於迴護我底妻子。我對母親說我很信任奧黛兒，一點也不覺得什麼，我並且還說了她底許多美德，那我實在知道她是並沒有有的。

愛創造出了一種奇怪的一致的團結。那天早晨我覺得我底責任是應該站在奧黛兒這一邊，和她共同抵抗那真實的。也許那裏面含有

着一些些她仍舊在愛着我的解嘲底慾求。我對母親說了一切能證明她仍多麼愛着我的事，那她在勃辣斯脫費了好許多功夫才買到的兩本書，那寫給我的信中的柔情，和我們此番在根陀馬時她底一切行動。母親聽了，大概有些爲我話中的熱情所動；而我自己呢，則不幸，一切都早已明白了。

關於這次談話，我沒有和奧黛兒提起一個字。

## (十八)

我們一回到巴黎，法蘭軒底影子又出現，雖然模糊，但時常看見，把我們底生活染黯淡了。從她和密撒爭吵以後，我不知道奧黛兒和他怎樣通着音問的。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但那時我看出奧黛兒一聽見鈴聲就跑到電話機邊，似乎怕我接了去一般。她看的書都是關於海的，

圖畫則是波浪和船，雖並不怎麼好，但也能使她悠然神往。有一晚，來了一個打給她的電報。她拆開來，讀了，把牠撕成粉碎，說，『毫無意思。』

『什麼？毫無意思，』奧黛兒這電報有什麼事？』

『一件衣服不能如期拿了，』她說。

我問伽尼亞上將法蘭軒在那裏，他說他在勃辣斯脫。這應該能使我覺到恬適的，但實際上可並沒有。我覺到我底不愉快也是當然的。有時，在一個美麗的秋夜或是在聽着一曲動人的音樂，我們常會迸發出瞬間的熱情，而覺到絲絲的沉醉。

『如果你把一切告訴我，愛的，把過去的一切告訴我……我就可  
以把牠忘掉，於是我們重行來開始一種虔誠的，純潔的新生活。』

她將搖搖頭，也不苦痛，也不怨恨，只微微地帶着一些惆悵。她不再否認那過去了；雖沒有明明白白地承當，但的確已完全默認了的。

『不，狄凱，我不能。我知道這是沒用的。如今一切是這樣的紛紜錯亂……我再也沒有力量把這一切整理起來了……而且我也說不出我爲什麼這樣做爲什麼那樣做的理由了……我忘記了……不，這已經絕望，我不管了。』

這種溫柔的談話底結果總是苦痛與忿怒的。她一句話使我詫怪；於是我就固執起來，不要聽她底說話；於是一個命定的問題就到嘴邊來了，我稍微耐一下，但這使我發悶，因此就讓牠逃去了。當她能力所及時，奧黛兒常設法解圍，但當見我非常嚴重着時，她就會忿怒起來。

『真的，』她將說，『獨自和你過一晚真比受任何種刑罰還苦。我還是走吧。如果再住下去我真要發瘋了……』

突然，一種將失去她了的恐怖使我安靜了下來。我向她認錯，半出於真心地；但我知道我們每一次淘氣只是在把羈絆着我倆的已很鬆

弛了的繩縛更放寬了一些罷了。我們既沒有孩子，她本來何必這樣一直留着呢？是因爲可憐我，我想，也許因爲還有着的一絲絲的愛情，因爲情感能把牠們自身保存着，特別在婦人們一方面，她們有時會有一種奇怪的慾望，要把一切都留存着的。

像她對於法蘭軒底要她不要信仰宗教……那在她雖不十分明顯但是很真實的……所抱的態度一樣，她對於離婚這事是仍舊憎惡着的。也許，她還有着一些餘情，若說不是對我，那麼至少也是對我倆底生活，因爲她對於她周圍的一切還是愛好着的。她愛好這一間用她自己底好尚佈置的屋子。在她底私室裏，一張小桌子上佈滿了許多她愛讀的書；旁邊是那個威尼斯花瓶，瓶中常插着一枝美麗的花。當她躲進了這無涯的寂寥中時，她是隔絕了我，也隔絕了她自己了。她覺得要離去這所有的一切是很不容易。離了我而趨法蘭軒，那就是說一年中大



部分辰光要住在土倫或勃辣斯脫；那就所有的朋友都失去了。法蘭軒正和我一樣，獨自一人是不能使她覺得滿足的。她所需要的，我現在知道了，是要有不斷的刺激與興奮環繞在她四周。同時還要有許多男人袒示他們底靈魂，以博她底歡心。

但她自己却不知道。她覺得離開了法蘭軒就不快，要快樂就得再和他在一塊。他對於她有着一種魔力，這種魔力爲我們所不能瞭解，但其成效却很不小。我會做過她底那個神祕而可愛的人，當在佛洛倫斯和英格蘭的時候。我到底未能成那個她所願望的理想的人。於是我底末日到了。現在，輪到了法蘭軒。他是也得受那最後的審查的。他今後將怎樣呢？

我知道，要是他住在巴黎，那麼他和奧黛兒底將來就完全跟我和她底一樣，奧黛兒將發現她以前底覺得法蘭軒可愛是錯誤的了。但現

在他離她得很遠，因此她覺得她是無論如何也少不了他了。他又覺得怎樣呢？我可不知道。他當然禁不住自己不愛這麼一個美麗的婦人。同時，如果他是個像我一向所知道的人，那麼他是不會想到要結婚的。

這是我得到的教訓。聖誕節左近他由勃辣斯脫到士倫，路過巴黎。他遲到了兩天，在這兩天內奧黛兒脾氣就躁極了。她在早上得到他已到巴黎了的電話，那時我還沒有到辦公處去。我見她說話時她臉上的驚人的表情，我就知道他來了。我從沒有看見過她這樣的服從的，溫柔的，差不多祈求的表情。手裏拿着那黑色的聽筒，遠遠地離開着她底愛人，她那純潔而美麗的微笑是怎樣地在我面前把她自己暴露了出來她自己當然是不覺得的。

『是的，』她說，『聽着你底聲音我真歡喜。……是的……不過……』她望望我，略略覺得有些躊躇，說，『稍為等一等來，半點鐘之後。』

我問她和她談話的是誰。她漠不關心地把電話搖斷了，不回答我，似乎她沒有聽見我底話一般。那天我把事情趕快一些，回家午餐。當我到家時女僕交給我一張紙條，是奧黛兒寫的，『要是你回來，用不到找我。我得在外邊午餐。晚上見最親愛的。』

『太太出去好久了嗎？』

『是的，』女僕說，『十點鐘出去的。』

『坐車子去的嗎？』

『是的。』

我獨自午餐。餐後我覺得非常不快，我決定不回辦公處去了。我要在家裏等她回來。這次我一定要他在我和我兩人之間決定一下了。我過了一個苦惱底下午。七點鐘時候，電話響了。

『喂，』奧黛兒底聲音。『你是裘連安梯嗎？』

「不，」我說，「是我，菲力伯。」

「真的嗎？那麼你已經回來了。我問你，你可以許我在這裏晚餐嗎？」

「什麼？在什麼地方晚餐？爲什麼？你已經在外邊午餐過了。」

「是的，不過我告訴你……我現在在孔偏恩啊。我從孔偏恩和你說着話，無論如何我總是來不及回來晚餐了……」

「你在孔偏恩什麼事？天黑了呀？」

「哦，我在樹林裏散了一回步；在這冷空氣裏走走真有趣。我沒有知道你要回家來午餐的。」

「奧黛兒，我不願在電話上和你討論這件事，只是一切都太可笑。我希望你回來。」

差不多晚上十點鐘時候她回來了，我責備她，她答道，

「我不管，明天我還是要這樣；這樣好的天氣，我不願被關住在巴黎。」

她又是那種殘酷的堅決的表情，像那次她要上車到勃辣斯脫，使我想到即使我躺在軌道上她也會上了車馳過我底身體時的一樣。

次日，她無限憂傷地要求我和她離婚；她說她將一直住在家裏直到她能和法蘭軒結婚時爲止。

我倆正在她那私室裏，將近晚餐的時候。我並沒有反對底意思。我早已知道事情必得在離婚法庭上收場，並且，當法蘭軒在巴黎時她底行爲曾使我想和她此後不再見面。可是，聽她底話後的第一個念頭真有些卑鄙；我想：「沒有一個姓馬塞納的人曾離過婚。」明天要把這事講給家裏聽就太可恥了。我覺得可恥，我覺得那是一件名譽攸關的事；後來我只從奧黛兒一方面看這問題。於是我們底談話就變成很有道

德的了，像平常雙方都很誠懇時一樣，談得非常親熱。僕人來請進晚餐。我們下樓去。在餐桌上，面對面坐着，因為僕人在旁，沒有講什麼話。我看那許多菜碟，許多杯子，和一切留着奧黛兒精細而趣致的痕跡的東西；我望着她，想，『也許這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這臉龐了，這會帶給我那麼多的幸福啊。』她也望着我，她底眼光和我底融合爲一了；她臉色蒼白而憂愁。也許和我一樣，她也想把一個或將永不能再見的面貌保住。在她記憶之中。那個管碗盞的僕人，漠不關心而很勤於作事地，從餐桌旁跑到碗盞架邊去。我們底苦衷他是一些也不知道的，這使我覺得我和奧黛兒兩人似乎是默契的同謀。晚餐後我們回到她那私室裏去，談了好久關於我們以後將怎樣過活的話。她給了我許多勸告。她對我說：

『你得再結婚。對於另一個女人你是個很好的丈夫，我敢擔保……我是不配你的……只不要和密撒結婚，那會使我傷心，真的，而且她

是一個壞透了的女人。你知道誰最和你相配。你底從妹雷內……」

「親愛的，你瘋了。我永不再結婚了……」

「當然你是要結婚的……而且是必須的……到那時，你想起我時，可不要想得我太壞啊。我曾非常地愛過你來的，狄凱，你底性情我也完全知道。我不向你說諂媚的話是因為我膽小，而且我是本來不歡喜稱讚人的……但有好幾次我看見你做著別人在你底地位所不願做的事。我就想，「狄凱到底是個好人，」於是我就想出一些話來使你歡喜歡喜。有好許多地方我覺得你都比法蘭軒好，只是……」

「只是什麼？」我問。

「只是……我不能沒有他。和他同坐了幾小時後，我就覺得自己有力，有生氣，而舒適許多了。也許這話不對；我和你在一起能更幸福也說不定。但現在是沒有辦法了，事情已到了這步田地。這不是你底罪過，

菲力伯；也不是任何人底罪過。」

當我們道了晚安分別時……那時已很夜深了……她很自然地  
把她底嘴唇就近我來。

「啊，她說，『我們多麼可憐啊。』」

幾天之後，我收到了她底一封信，寫得很親切而憂傷。她告訴我她  
會忠誠地深深地愛過我，在法蘭軒以前她從不曾另有過愛人。

這是我們夫妻底故事。我不知道我這樣告訴你可有什麼對我那  
可憐的奧黛兒不公正的地方。我希望我能使你明白她底可愛處，她那  
深祕的哀愁，和她那非常的天真。她走後，我們底許多相識，友人，親戚都  
說她壞話。我了解她得很清楚，像任何人能了解這柔弱而神祕的小姑  
娘一樣；我想世上沒一個女人能比她更少一些罪惡的。



奧黛兒走後我覺得非常苦痛。這屋子使我難受，我簡直一刻兒也不能住。晚上我偶然到她臥室裏去；坐在她牀前的一張圈手椅裏，正像以前她在那裏我在她旁邊想着我們將來的生活時一樣。我爲一種無名的悔恨所擾；但我却實在找不出有什麼可以自責的地方。我之和奧黛兒結婚是因爲我愛她，雖然我家裏想我底配偶該能再好些的。我對她一直很忠實，直到我和密撒底那一晚，而我這一次偶然的失足實在也是她所造成的。不錯，我曾妒忌過，但她對一個這樣愛她這樣爲她苦惱着……這她很容易看出來的……的丈夫可從沒有過一些表示，一些愛底擔保。上面的話都很對，我知道，但我總還覺得我是應該負責的。我開始窺探得一些那時我覺得很新的真理；男人和女人間應存在的那種關係把我怔住了。我認女人爲一種沒有意志的人類，她們只在追求着一只强有力的手來把她們底思想和游移不定的慾念下一個決

斷。或者可說男人們應該是女人們底指南針，北極星。真正的愛決不止於只把對方執住，同時還得知道怎樣用許多時時更換的寶物把她底生活充實。奧黛兒能從我身上得到些什麼呢？每晚，我打從辦公處回來——在那裏我老是碰到那幾個人，辦理那幾樁事——在一張椅子上坐下，望着我底妻子，想到她是那樣的美麗時我就非常快樂。這樣一個枯燥無味的局面怎能使她得到愉快呢？女人是天生能引動男人的，而男人呢，他們底生活常在變化，而他們正在這變化中過生活，他們有一種一定的工作，他們要從他們生活中有所獲得……我望望奧黛兒那小小的牀；如果現在我能再見那美麗的臉龐和可愛的身體，偃臥在這牀上，那麼又有什麼事我不願做的呢？當我輕易地享受着一切時，我真太不努力了！對於她底好尚，我非但不想了解，而且反加以阻止；我並會想用我底好尚將她底壓制下去。現在這屋中四周的沉寂，簡直嚇人的

沉寂，正是對於我這種雖然並不能說是兇暴的但終於已完全失却了美好的行爲的處罰。

我本擬離開巴黎到別處去，但終於不能決定。我從那能使我回憶到奧黛兒的一些最細微的遺跡上得到一種痛心的快感。至少在這屋子裏，早上，睡夢惺忪中，我似乎能聽到一個清脆而柔和的聲音從那開着的門裏傳進來，『狄凱，早安！』那年正月裏已有些春意了。沒有葉子的樹枝描出在那一碧的青空中。要是奧黛兒在這裏，那麼她就要穿起她所謂的那套『小裁縫裝』把灰色狐狸圍在項間，上午就出去了。『一個人出去的吗？』那天晚上我就要問她。『我忘了，』她就回答。於是我就覺得要爲這神祕古怪的人所苦實在太令人不快。

許多晚上我都在想着我們底悲劇是怎樣開場的。當我們從英格蘭回來時，我們非常快樂。也許只一句話變了語氣，稍微說得硬了一些，

於是把我們底幸福傾覆了。一個動作，一個字，能把我們底命運決定；開始時一絲絲的力量也能變更了我們底命運，在那龐大的機體還未發動以前。但是最後我相信即使是最英雄的舉動也再不能把奧黛兒以前對我的愛喚起來了。

在她未走以前，我們已把離婚手續討論過了。我們約定我先寫封信給她，以意見不合爲詞，提出離婚。幾天之後，我被召至法官面前，法官照例要我們和解。在這種景象中見奧黛兒簡直可怕。有二十左右對男女正等在那裏，男子和女子給一扇鐵門隔開着，用以避去悲慘的現象。有些人隔着鐵門互相叫喚着彼此底名字；有幾個婦人哭着。我旁邊的一個人是一個汽車夫，對我說，『我看見和我一樣的也有這許多人時，我心裏才覺得好過些。』奧黛兒對我點頭，溫柔而親熱地，於是我就知道我是仍舊那樣愛着她的。

最後，輪到我們了。法官是一個很和善的人，灰白鬍鬚。他勸奧黛兒不要懊悶，他提醒了我們許多普通的愉快的回憶，和婚約底神聖；於是他想最後一次地把我們重圓舊好。我說，『不幸，一切都已成問題了。』奧黛兒正呆然地凝視着前面。她似乎非常苦悶着。『也許她有一些些悔恨。』我想；『也許她已覺到了自己底錯誤了……』於是，當我們兩人都默然無語時，我聽見法官說，『很好，那麼，請你們在這些紙上簽字吧！』

奧黛兒和我一同出來。我對她說：

『你也高興稍微散一會步嗎？』

『好的，這樣美麗的天氣。你以前也曾過過這樣好的冬日嗎？』

我對她說她還有許多東西遺落在家裏，要不要我把這些東西送到她父母家裏去。

「這是你底非常的好意，但是我希望你把你要的東西都拿下了吧……我什麼也不要……而且，狄凱，我活不長久了；你也能不再記着我了。」

「爲什麼說出這些話來，奧黛兒，你身子不適嗎？」

「一點也不；我只是覺得如此。可是我望你就有一個人來代替我底位置。要是我知道你很快樂，那麼我也就很快樂了。」

「沒有你我是再也不會快樂了的。」

「你當然會快樂的。你就會覺得少了一個絮聒的討厭的妻子是多麼好。我不是說笑話，你知道，我真是個討厭的人，我自己也知道……塞納河在一年中這時候是多麼美麗啊！」

她在一家店鋪門前立定了。廚窗裏有航海地圖陳列着。我知道她歡喜這些地圖。

『你要嗎？』

她望望我，憂愁而親切地。

『你多麼仁慈啊！是的，我要的。這是你送給我的最後的禮物了。』  
我們走進店中，買了幾張地圖；當我們出來時，她喊了一輛街車，於是脫下手套讓我吻了她底手，說，

『一切都謝謝你。』她上了車，頭也不回地去了。

(二十)

在我底非常的寂寞中，我家裏人也不能給我以一些慰藉。母親對於我和奧黛兒分離心裏是很歡喜着的。她不說出來，因為她知道說了要使我傷心，而且，不多說話是我家裏人底習慣，但是，我覺到了這原因後就覺得要接近她就稍有困難了。父親身子很不好；他患着腦充血，左

手患的癱瘓也沒有好，嘴邊還有着一些小毛病，把他臉部底美觀也損傷了。他底狀況有些令人絕望，人也變得非常沉默嚴肅起來了。我不願到考雷姨母家去聚餐；那邊太要引起我痛苦的回憶了。聽使我見了不起憎惡厭煩之心的唯一的人就是從妹雷內。有一天我在母親處遇見她。她顯得很能幹，沒有講到一句關於我底離婚的話；她在工作着，希望得到個碩士學位，聽人說她已決意獨身了。她底談話使得我第一次地脫離了那種不停地在分析着解決着這些感傷的問題的思想。她正將她底一生委之於科學底研討，顯得很心滿意足。那麼，要屏棄言愛不也是可能的事嗎？我之還過活着當然是爲了奧黛兒略，但見了雷內我却又覺得有些快慰。我請她午餐，她也答應，並且從此後我就時常和她見面。幾次見面之後，我和她之間的隔膜就去除了，我和她講到奧黛兒，非常坦白地，使她明瞭我爲什麼那樣愛她。



「法庭上判決了之後，你還想結婚嗎？」

「再也不結婚了。你自己怎麼樣？你從來沒有想到過結婚嗎？」

「不，現在是因為有着事情在做，已完全沒空了。我不依賴任何人，我還沒有遇到一個能使我傾心使我要嫁他的男子。」

「那許多醫生怎麼樣？」

「哦，他們只不過朋友而已。」

近二月底時，我正預備到山上去住幾個星期，忽然一個電報來要我到根陀馬去。父親病又轉劇，我到家時已是臨終了。母親非常虔誠懇摯地服侍着他。我記得他底最後一夜，他在昏沉中，她立在這垂死的人底身旁，給他揩抹着額頭，給他潤溼着那扭歪得不像樣子了的嘴唇，她在這樣沉重的哀傷中竟能如此鎮靜，真使我驚服。她之能如此鎮靜，我明白，是因為由於她知道父親爲人正直的緣故。我父母那樣的生活我

覺得實在是很美麗的，雖然我並不能十分了解。奧黛兒和一般年輕女人所追尋着的那些快樂母親是一些也不追尋的。年輕時候，她把浪漫生活和奇遇都丟開，而現在她是得到了酬報底收穫了。我努力把自己底一生反省一下；甜蜜地想像着奧黛兒立在我牀邊，當我已到生命之途底末了的時候，在替我揩抹着我額頭最後的苦痛的汗滴；她底頭髮已成銀灰色，脾氣也因爲上了年紀變得柔和得多，年青時的暴躁已完全沒有了。在垂死時候我將是孤獨着的嗎？我希望這日子快些來吧。

我沒有聽見人說起過奧黛兒，連間接也沒有聽見過。她會說她不寫信給我。她覺得如果她守着沉默那麼我底憂鬱就容易過去些；我們兩人都認識的朋友她不再見他們了。我想她大概住在近法蘭軒的一座小小的別墅裏，但我也不能確定。我已決定搬家，原住着的屋子給我一一人住是太大，而且是太充滿着那許多舊跡了。我在特洛克路找到了

一座舊屋子，我把屋子裝飾佈置得如奧黛兒所喜歡的那樣。有誰知道呢？也許將來有一天她會回來，傷心失意地，求她底歸宿吧。搬動家具時我發現了許多奧黛兒底朋友們寫給她的信。我把牠們讀了。論理我不應該讀的，但我禁不住這強烈的好奇心底衝動。我以前已說過，這些信寫得很親切，但並沒有什麼罪惡底痕跡。

我在根陀馬過夏，差不多入了完全的沉寂。祇當躺在離屋子很遠的那塊草地上時我才禁不住自己底思想。一會兒我會覺得塵世和我發生的關係都很嚴重，最深切最有生命的需要才能與我接近。那一個女人又值得我這樣爲她受苦呢？但是書本又把我底病態的回憶鈎起來了，我常在書本中間找出了我自己底不幸。所以我常揀那些能告訴我這是命運的那一類書來讀。

十月裏我回到巴黎。有幾個女人，因爲一個男子正寂寞着而變成

很動人的，加進我生活中來了。我不把她們敘述給你聽了，她們在我底生涯中過去，一些印象也沒有留下。我要告訴你的就是我輕易地……雖也不免奇怪地……又回到我少年時的心情了。這是我結婚以前和那班佔據在我生活中的女人混着時的那種心情。我那時和女人們混只是在鬧玩笑，我看着我一句話一個動作所生的結果以爲樂。當我勝利之後，遊戲結束，我就忘了，又在找另一個新鮮玩意兒了。

唯一的偉大的戀愛最能使人變成野性，同時也最能使人有禮貌了。每次當我知道我是被人愛上了時我總覺得驚奇。當一個男子浸沉在熱情中時，他常很能吸引女子，而這時在他自己則是一些也不需要。爲另一個女人所佔有了時，即使是天生溫柔多情的，也會變成冷淡或甚至於粗魯的了。他底鬱悶使他接受任何人底愛，但當他一嘗到這愛底滋味時，他立刻禁不住要覺得厭倦了。笨拙而不知不覺地，他玩下

了那個最殘酷的遊戲。他變成個危險的人物，因給人打敗而只是想克服別人，對別人報復了。我底情形就是如此。我自己底生得不動人是一件最明顯的事，但同時接受到那麼許多虔誠與愛戀却也是最明顯不過的事。

但我底頭腦昏亂着，對於自己底成功也享受不到一些。在那一年（一九一三）的我底日記簿上，我找出許多關於奧黛兒的回憶夾雜在每頁上記着的和人家的約會中間。我隨手抄幾節給你看吧：

「我記得她向我要的東西。一個人在要求着時就顯得多麼可愛啊。帶一束野花，吊鐘花，朝陽花，和雛菊，或是一叢白星海芋和白色的鬱金香給她就是多麼有趣的一回事，她喜歡不喜歡且別管。

「我記得她底溫柔。『你希望我怎麼樣我很知道……希望我非

常嚴肅，非常純潔……完全像一個法國底小資產階級者一般……同時很熱情，只是只准對於你……你必得把這種念頭去掉，狄凱，我是再也不會這樣的。」

『接着是一些並不過分的豪語，「我確也有一些不壞的地方。我比大半的女人多讀了一些書。我懂得許多很好的詩。我知道怎樣插花，我知道怎樣着我底衣裳……並且，我愛你，真的。你也許不信，但我實在是非常愛你的。」』

『十月二十五日 愛應當是一塊烙印的鐵，能使人分擔他愛着的人底所有的感覺的。有一個時候我對於法蘭軒幾乎有些感謝（在不十分知道他以前）因為他能那樣的近於奧黛兒底理想……但是嫉妬心究竟比一切都強，不是法蘭軒所能敵的。』

『十月二十八日 我愛我從別人身上找出來的你底那一些小

小的影子。

『十月二十九日 有時，你厭倦我。但我連你這種厭倦也愛。』

簿上後數頁，有這樣短短的一句，『我失去的比我所有的還多。』這很能表出我那時的心情。即使像我這樣的愛奧黛兒，可是當她在我面前時我還是要覺到她底缺點，而和她稍稍疏遠一些起來的。一不見而，她又成了女神了；我給她加上許多她本來沒有的美德，最後把她形成了個永恆的奧黛兒底理想，於是我自己就儼然是個愛護着她的俠士了。我們訂婚時是何等淺薄的知識，何等盲目的慾求啊，現在則是遺忘與睽離；我底愛這不忠實而遠隔的奧黛兒，實在是較勝於愛那親熱而在一起的奧黛兒多多的。

(二十一)

這年年底，我聽說奧黛兒與法蘭軒結婚了。這使我喫驚，但知道了那錯誤已是完全無可救藥了時，我倒得到了一種生底勇氣了。

從我父親死後，我已把營業上的事務改變了不少。我事情不十分多，所以我比以前要閒空些了。這使我和一班從我結婚以後一直隔絕着的舊友們重行接近起來，特別是安特列·號爾夫，他已成了個省議員了。我有時也去看看勃屈萊。他在騎兵隊裏當副官，駐紮在聖·裘滿，但他差不多每星期日都到巴黎來。我又開始讀起我底書來了，那在我已荒疎了好幾年了。我在少勞南大學和法蘭西學院裏選着課。我發現我自己已起了大大的變動，見到自己對於昔年所視為至要的問題現在竟變成這樣冷淡，自己也不免吃驚。我之爲唯物論者抑唯心論者，我也曾費一些時候自己考慮過嗎？我現在覺得哲學是太膚淺了。

這時候，我女朋友多於男朋友。我每天下午五點鐘離開辦公處，我



參加社交比以前來得多。我覺得惱恨，當我想到我正假借尋快樂爲名在做着奧黛兒瞞着我做的那些令我難過的事的時候。我寬慰我自己說這只是在把對於她的回憶復蘇過來。我在馬西路遇見的女人中有好幾個知道我正獨身而非自由着，於是她們就請我了。每星期六六點鐘，我到海倫·特·唐乾家去，她每星期在家款待她底朋友們一次。她底丈夫毛荔絲，現在做了參議員了，也在這宴會上招待他底許多朋友。除出政治家之外，還有著作家，那是海倫底朋友，還有商界上的人物，因爲海倫底父親，派司克爾·普却德，以前是個實業家。星期日他常從諾門代來，帶着他第二個女兒菲萊顯在一起。在這小小的一羣人中是有着不少的歡欣的。我歡喜坐在一個可愛的女人身旁，和她談些關於愛情的話。我底創傷還是不能恢復，但有時我却能過一整天而不想到奧黛兒或法蘭軒。有時我聽人家說到他倆；從奧黛兒被稱作格洛成夫

人後，有人不知道她會做過我底妻子的，在士倫遇見了她——她在士倫已以很美的女人著名全城了——；他們就講起她和許多關於她的事。在這種當兒，海倫·特·唐乾常設法把話支吾到別的事情上去或把我拉開。但我總設法要把這些話聽到。

大家都知道他倆底同居生活不很美滿。葉房·百累芙絲常有事到士倫去，每次要住上這麼幾天。我要她把她所知道的或聽人說的關於他倆的事老老實實地告訴我。她似乎有些不願意講，但終於說：

『這很不容易講；我很難得碰見他們……我所得到的印象是這樣，他們兩人要覺得當他們結婚的一瞬間，他們已造成了一個謬誤了。可是，她仍舊愛着他……我對你說這些話我很覺得抱歉，馬塞納君，但這是你要我說的。她愛法蘭軒當然比法蘭軒愛她來得厲害，只是她生性傲慢，不願把她底這樣愛他形之於外表。我有一次和他們在一起午

餐，我覺得他倆間的空氣很不好……你明白我底意思嗎？她說許多溫柔的話，有時說得很天真，那你知道，正是你非常愛聽的，可是法蘭軒却大不贊成……你知道，法蘭軒有時是非常粗暴的。我真是說不出地爲她擔憂……很明顯她是想說些溫柔的話來博他底歡心……自然，她沒有說得十分乖巧，於是他底反響是惱怒和蔑視，「不錯，奧黛兒是的，當然……」我對你說，洛格和我都爲她擔心着哩。」

一九一四年底冬天，我和女人們混混，並不是絕對需要地爲營業上的事情跑了幾處外埠，無目的地讀了一些書，就這樣過去了。我不想把一切事情看得很嚴重。我怕和人和意念發生密切關係。我預備把一切棄絕，那麼將來當我爲一切所棄絕時我也不會覺到什麼苦痛了。五月初旬，海倫·特·唐乾開始在她花園裏招待友人們了。女人們坐在墊褥上，男人們坐在草地上。六月的第一個星期六，一羣著作家和政治

家很有趣地聚攏在薩尼佛爾神父底周圍。海倫底一隻小狗躺在她旁邊，她很正經問着神父，

『方丈先生，禽獸也有靈魂嗎？要是沒有靈魂，那我就不管這隻小狗了。牠正受着苦……』

『牠們當然也有靈魂，』方丈說；『你怎麼會想到牠們沒有靈魂呢？牠們底靈魂不過比較微小一點罷了。』

『這是不十分正統派的說法，』一羣人中有一個在說，『但總是感人聽聞的話。』

我和一個美國人，比屈拉斯·號畏爾，坐在一起，和那一羣人離開得很近。他們底談話我們能夠聽到。

『我敢擔保，禽獸是有靈魂的。根本，牠們與我們之間並沒有什麼區別……剛一刻兒以前我正這樣想着。我今天下午在動物園裏。我很

歡喜禽獸，馬塞納君。」

「我也這樣。我們等幾天一同到那邊去吧。」

「好的……我剛才在說些什麼？哦，不錯，我記起來了。今天下午，我在看那些海豹。我望着牠們；牠們像一塊塊潮溼了的橡皮般地閃動着；牠們在水中打着滾，一兩分鐘一次地探出身來呼吸空氣。真是可憐的東西，我想。牠們底生活多麼單調；接着我就想到我自己，我們自己底生活又怎樣呢？我們又曾做了些什麼別的事？我們在水底下打了一星期的滾，於是星期六約摸六點鐘時光在海倫·特·唐乾家裏探出我們底頭來，星期二在洛漢公爵人家和辣梅亞家，星期日期在瑪退爾夫人家。正完全一樣，是不是？」

這時，百累芙絲大佐和他妻子進來了。他倆臉色都很沉肅。連走路時也顯得他們底憂鬱。海倫立起來招呼他倆。我注意她因為我愛看她

招呼客人時表現出來的那種秀麗與愛嬌。我常對她說，『你真像一隻在人身旁撲着翅膀的白蝴蝶。』

百累芙絲夫婦倆告訴了她一些事，當他們正在說着時，她底臉色就漸變嚴肅起來。她望望四周，似乎正非常煩擾着，她底視線，碰到了我底，於是突然移到了別處去。她們三人散開了。

『你認識百累芙絲夫婦倆嗎？』比屈拉斯·號畏爾問我。

『認識的，我曾到過他們底地方，土倫。他們有一座美麗的古屋……我愛土倫泊船的埠頭，海，和那些古舊的房屋……真是一幅可愛的圖畫。』

有幾個人走前去同海倫和百累芙絲夫婦談話了，人一多說話聲音就高了起來，我似乎聽見她們在說着我底名字。

『她們在講些什麼啊；我們去看看吧。』

我攙扶她立起身來，給她拍去了她長衣上的一些草和泥；海倫，看見了我們，走過來了。

『比屈拉斯，可否請你讓我和馬塞納君說幾句話……』於是回過頭來，她對我說，『我覺得非常抱歉……真是說不出的非常抱歉，來告訴你這件可怕的事，但我實在不能讓別人告訴你。百累芙絲夫婦到這裏來告訴我，你底妻子，……奧黛兒，今天早上在土倫自殺了。』

『奧黛兒？……我底天爲了什麼呢？』

在我想像中我看見她那柔弱的身體和身上流着血的創口，於是突然地她常說的一些話在我腦海中出現了，『在神底權威之下……命運注定的……』

『誰也沒有知道……你就回去吧，不用對什麼人告別。我知道一些消息時就打電話給你。』我無目的地向那叢樹間走去。什麼事發生

了？我底可憐的孩子，要是你有些不快，那麼你爲什麼不招呼我一聲呢？如果我來幫你一些忙時，那麼我就該多麼瘋狂地欣喜了啊。我會請你到我家裏去，給你一些些慰藉。我從見法蘭軒的第一天起就知道他是奧黛兒底惡魔。我記起了那一次聚餐和我所得到的印象；還有，那次我覺到我自己像是一個粗心地送女兒到了一處時疫流行的地方去的父親一般的感想，也未會忘懷。那一天我就知道我必得努力搭救她，越快越好，但我終於沒有救起她啊……奧黛兒死了！路上打我身旁走過的女人驚疑地望着我。也許我自言自語說出聲音來了……這樣的美麗……這樣的惹人愛……我見我自己坐在她牀邊，握着她底手，聽她背給我聽。

『從過分的生命底喜悅中，從希冀與恐懼中，被釋放出來……』  
『倦極了的河流啊，狄凱，』她常帶着一種自憐自嘲的口氣說，於



是我常回答她，『不要這樣說，親愛的。你再說我就要哭了。』

奧黛兒死了！從我最先第一天見她時我就覺有一種關於她的不好的預兆……太美麗了……有一天，在倍格退爾，一個年老的園丁對我和奧黛兒說，『最美麗的玫瑰花是最先凋謝的……』奧黛兒死了！只要能看見她十五分鐘然後和她一起死去，那我就多麼欣喜地接受我底命運啊。

我怎樣回到了家裏，怎樣上了牀，都不知道。將天亮時我睡着了，夢見自己在考雷姨家聚餐。安特列·號爾夫，海倫·特·唐乾，勃屈萊，和從妹雷內都在那裏。我四處找尋奧黛兒。急切地找了好久才見她偃臥在一張沙發上。她面色蒼白，似乎有着病，我想，『是的，她有病，但她可沒有死。』那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夢啊！

## (二十一)

次日早晨我一醒時就想到土倫去。但是足足有一星期我熱度很高，頭腦昏沉。勃屈萊和安特列伏侍着我。海倫帶了鮮花來看了我好幾次。我身子復原後，就要她把她所知道的事都告訴我。她聽到的有各式各樣的說法，都彼此矛盾，正和我聽到的一樣。大概是這樣，法蘭軒一向獨身自由慣的，對於同居生活一會兒就厭倦了。奧黛兒使得他失望。她已給我縱容壞了，所以一方面法蘭軒對她的愛在減少而一方面她却漸漸在多所需索起來。他一直想她是聰明的。但實際上她却並不；至少『聰明』一詞照一般的解釋在她，是談不到的。我知道，但我却並不以此怪她。而他呢，則想在訓練她底頭腦，改正她底行爲。他們都很傲慢，於是厲害的衝突發生了。

好久以後，差不多離現在六個月以前，一個女人告訴我她聽到的一些法蘭軒講到奧黛兒的話，『她很美麗，我的確曾經愛過她來。但是

她第一個丈夫實在把她完全訓練錯了。她是個天生輕薄的女人。她是唯一能使我覺到苦痛的女子……我和這苦痛作戰……我把她一塊地拆了開來……我把她散置在我桌上……我把她許多謊話底動機一個個地加以觀察……我使她知道我能了解她像讀一本書一般……她想她能用她底美麗把我制勝；最後她知道那是沒用的……她是失敗了……我很傷心，當然，發生了這麼一件事，但我並不懊悔。我也沒有法子。』

當我聽見這些話時，我非常痛恨法蘭軒。但有時候我却也佩服他。他比我強硬，也許還聰明些；我們都曉得奧黛兒底脾氣，我沒有勇氣使她自己知道，而他則有這種勇氣。法蘭軒底粗野是較勝於我底畏怯的嗎？我進一層想想而覺得我底行爲並沒有錯誤。人們是容易決裂了而傷心起來的。就是現在，完全了解着自己以前的錯誤，我仍舊相信還是

愛着的好，即使這愛只是單方面的。

法蘭軒底話也不能使我明白奧黛兒自殺底原因。只知道一件事，就是當她自殺時法蘭軒不在土倫。大戰時，勃屈萊遇到一個人，那人曾和奧黛兒在她死前一天和三個海軍軍官三個別的女人一起聚過餐。那是一次很愉快的集會。奧黛兒一面喝着香檳酒，一面滑稽地對人說，『你知道，我明天正午時候要自殺了呢！』那天晚上一些也看不出她有什麼異樣，告訴勃屈萊脫的那個人說他早已看出了她美麗的臉上的蒼白的光芒。

我生了一個月病。病愈後我到土倫去，住了好幾天，帶着花到奧黛兒墳上去了幾次。有一天傍晚我正在墓旁，一個年老的婦人向我走來說她會做過奧黛兒底侍僕；她由一張常在奧黛兒抽屜裏看見的照相上認識我。她告訴我奧黛兒在人前雖然很是愉快，但當她獨自一人時

她總露着一種失望的臉色，連她新婚後開始幾星期中也是如此。『有幾次，我到她房裏，見她坐在圈手椅裏，兩手托着頭……像在凝望着死神一般。』

我和她談了好久，我看出她很愛奧黛兒，我很覺得愉快。

在土倫我沒有事做，所以決定到根陀馬住下。在那邊我想做些工作，念些書。我一直在那樹叢裏散步，要到身子萬分疲倦時才能安睡。

我差不多每晚夢見奧黛兒。在這些夢裏我見我自己在教堂裏或戲院裏，但我旁邊的座位總空着。我不知道奧黛兒在那裏。我找尋她。我看見許多臉色蒼白頭髮披散的婦人，但沒有一個像她。我常在還未找到她以前就醒了轉來。

我不能做事。我連廠裏也不去。我不願見什麼人。每天早上我步行到村莊上去，教堂裏有琴聲傳出，柔和低緩，攪入空氣中，似乎在絮絮低

語。我想像奧黛兒傍着我在走，穿着那件我們第一天一起在佛洛倫斯底黑暗的柏樹林中散步時所穿的白色的衣裳。我爲什麼失去了她呢？我想把那使這樣熱烈的愛變成了這樣的災難的一句話或一點小事記出來。但我記不出。幾個園子裏都充滿着她所歡喜的玫瑰花。

在却地爾的一次散步中，那是一九一四年八月裏的一個星期六，我聽見了鑼鼓聲和這樣的呼喊，『海陸軍大動員。』

## 卷下 綺色白兒

### (一)

今晚，菲力伯，我到你的書室裏來工作了。當我走進門時，我雖不能在那裏找到你，但腦子裏却真實地浮現起你的影象來。你留給我的影象太真切了，菲力伯。我仍可看見你在那張靠背椅裏，你交疊着腿兒，你拿着書兒。我可以想見你在吃飯辰光，你不傾聽我的話時，你那離去我的視線。我可以想見你在和朋友談話時，你那纖長的手指不住地玩着一支鉛筆，或一塊橡皮。我歡喜你這些特殊的態度。

那可怕的一晚，你對我說，『綺色白兒，我不能呼吸，我要死了。』的一晚，已經過去又三個月了。這聲音却仍在我的耳邊繚繞着。我能遺忘這個嗎？要忘去這些悲愁的事，在我是比什麼都難堪的。假使你明白，當

你殘忍而真誠地說，『現在，我已永遠地失去了奧黛兒，我連想起她的臉容都不成了』時，你是怎樣地揉損了我的心嚟。

你愛她，菲力伯。當我再三地讀完了在我們結婚時，你給我的那篇長敘記後，我嫉妒她。至少你大部分的心是戀着她的。對於我，什麼都沒有。但在你的進程中你也愛着我了。我這裏有你最初給我的信，展開在我的眼前，那些是你在一九一九年給我的。那時你愛我，真的，簡直太厲害了。我記得有一次對你說過，『你以為我的評價是值得三百分；其實，菲力伯，不過是四成，事情使我恐怕的是，將來你發覺了祇是一成也許等於零啊。』但你却是那樣的。你常常告訴我，奧黛兒時常說你對於女子的希冀太過分了，你把她們位置得過高了，這是非常危險的事。她這點也沒有錯，這個可憐的人兒。

兩個禮拜以來，我和一個期望爭逐着，這期望是與日俱增地使我



熱心地想那樣做。我想記述出我那像你一般的愛的歷程。你以爲，菲力伯，我可能隨牠怎樣拙劣把我們的故事寫下來嗎？僅有的法子是照你那樣辦，坦白地，免去了偏見，非常忠實地寫。我知道這是很難的。人們沒有不憐愛自己的，所以常常要描出個極其完美的自畫像來。牠有一種厲害的誘力，使我憫惜自己，而這誘力對於我是來得更其厲害啊。你時常這樣地警告我，『別爲了自己而悲傷。』好在我保存着你的信件，保存着你那從前非常小心地藏過的小紅冊子，還有日記，你離了我後寫的日記。我想我要試試看……我坐在你的書桌前。你那安放在有墨水點子的綠皮檯布上的手的印象，仍在眼前。可怕的寂靜在我的四圍。我想我要試試看……

(二)

我記得在安卑路我們住過的那所房子。我看見那綠呢檯布上插着鳳尾草的小瓶，餐室裏那仿高德克式製的器具，那深雕和精美的櫥，那貼着你背心雕有郭悉摩陀头像的椅子。我看見那紅緞裱的客室，裏面放着金漆的圈椅；我那曾經弄得清潔而後來給灰塵封鎖了的小房間；那書室，一部分做了貯物間的在裏面和我的家人們，曾吃過飯，那時簡直可以稱爲盛宴。什麼都清楚地展在我的眼前。有時我和女教師往往等着夜飯直到十點鐘；然後一個出着汗而倦了的僕人帶着些微溫的湯和些融化了的冰吉淋裝在錫盤子裏來給我們吃。在我看來，他那一本正經的樣子，像我一樣，不過在這屋子裏串着一個不重要而簡直不須要的角色罷了。

我的幼年是悲慘的。『你自己這樣想，』你常這樣說。然而我並沒錯。我是十分的悲慘。這可是我雙親的過失？我時常想是的。現在受過了

困苦的磨折，用更明瞭的眼光回看從前，我證實了我的雙親，他們自己相信是盡着職；他們的策略是嚴厲，充滿着危險的嚴厲。在我看來結果祇有顯出了罪過。

我說『我的雙親』但在事實上我應說『我的母親』因為父親用他那外交家的態度，祇要求他的女兒二件事：即是要她不見人，不說話。他的超然主義在我眼中增加了他的威勢很有些日子。我把他當作我天然的夥伴抵抗着母親，因為有些時候，當母親知道了那些我要想做的些微越規的舉動時，他用着滑稽而諷刺的口吻對她說『你使我記起了寶兒加司，他藏在旁人的背後，佯喊着發展歐洲事業，他自己辯護着他在推動着大衆。……你以為誰都可以把旁人搓得長或捏得圓嗎？……你錯了，我愛……我們得相信自己是演員但同時又是觀衆啊。』母親不以爲然地看着他，指着，我似乎是一個警告他的證據。她並

不是天生的壞根性，但她犧牲了我和她自己的快樂。爲了那怪癖的見解。『你母親的疵病就是太過慮了，』有一次，父親這樣地對我說：這話真是實情。她以爲人生是一場每人所必須經歷的惡戰。『一個縱任的孩子定會變成不幸福的婦人，』她說，『沒有一個孩子可以准許在長成時有這見解，她們用不着錢；只有上帝知道生命爲她儲積的是什麼。』『這是非常不適宜的，使一個小姑娘受到逾分的寵幸。』她時常說我是樸素的，我不會對男人們動心。她知道這常把我弄哭了但她堅持着以爲孩子在世上的生活慘苦得像旁人想像的地獄一般。關於這事，無論怎樣忍受，無論怎樣苦痛，我的精神和肉體此生能得以解放者，祇好待諸出嫁的日子了。

這種教育在我本可有些益處的，如果我有她那強敵的個性，自信的特質。但我是天生的脆弱，羞怯使我不善交際。從我的十一歲起，我避

去了人間的交往，和書本做了朋友。我熱烈地愛讀歷史。當我十五歲時，我的女英雄們是：阿克瓊和夏蘭蒂高寶；十八歲時是萬葉的路意。我得到一種異常的興趣，當我讀着加美立自己找來的苦痛，和瓊的悲史的時候，同時，感動了我，使我想要鼓起了我那無限的勇氣。父親是最不歡喜膽怯的人，雖在很幼小的年頭，他也曾把我獨自留在園子裏，在黑暗中；在我稍微有些不舒服時，他固執地不要使我被溺愛放任壞了。去看一看牙醫，在我是一種嚴重的英雄事業。

當我的父親離了巴黎的外交部，被派到拔爾加德去做法蘭西領事時，每年總有幾個月母親把巴黎的我們那所屋子封鎖起來，我是被送到路賽兒的祖父母家中。在那裏我是比家中時更可憐。我不歡喜鄉村；我愛建築物而不愛野景，愛教堂而不愛樹林。當我讀到那些幼年的日記時，我感覺到似乎自己是在無盡藏的苦痛中慢慢地飛過去。我想

我不會十五、十六、十七，一歲一歲地加增上去。我的雙親，他們自己相信是在好好地撫養我，但在我，不過是被奪去了一切快樂與生趣。我第一次參加跳舞會，這在大部分的婦人是可保持着的一種光明愉快和甜蜜的記憶，在我却祇有些苦痛和牽強的情緒。這是在一九一三年。我的衣衫是在家裏時那母親的僕人做的。我知道這是很不雅觀，但母親是厭惡奢華的。『男人們不看人的衣服；他們不注意一個婦人穿的是什麼衣服。』我在交際場中沒有多少人知道。我是一個難看的小姑娘，苦不懂得熱情。人們看我是侷促，愚蠢，矜持。我是侷促，因為我用全力抑制着自己，愚蠢，因為我沒有儘着我的行動和思想自由，矜持，因為我太怯太羞，不能隨意地談我自己或其餘的事。所以我到處規避。我和他們祇談着正經話。在跳舞時，他們以為我太迂腐了，而把這件事來逗着我。沒有人知道我是怎樣地渴想着有人能代我解除這拘束，那麼長的幾個月。

在路賽兒，我是一個人也沒尋到。在那裏，每天早晨一定得和保姆散步一點鐘的這一種單調也再不會打破。我夢想着解放的美麗和迷人。每當戲院唱着『解圍之曲』我總請保姆帶我去，在我的目光中我是那被困的萬爾凱李，祇有一個英雄能使她自由。

在我第一次參預一個宗教儀式的聖餐時，我重重壓住的感情，找到了一條出路，到戰場去。一九一四年的八月間我早得了一張看護的證書，我要求着要到前線去。父親和母親都遠遠地離着家。我的祖父母出乎意料地允許了我。我被派到卑爾芒的軍士療養所，一位叫白爾納的人管着費用。看護長是雷內馬塞納，她是一個好看的婦人，非常靈巧而驕慢。她立刻看出我可以做些事，雖那時還隱潛着的。她命我做了她的助手。

在那裏我開始發現自己並不是完全沒有動人的力量。雷內馬塞

納當着我一天這樣地對康夫人說，「綺色白兒真是我最好的助手，但她有一個缺點，就是太美了。」這驚駭了我。

一個陸軍副官，他在我們醫院裏治好了一些小傷，臨走時他要求我和他通信。漸漸地，他使我給他的回信不能想像的那麼簡單，行間字裏透出一種柔情密意來，我知道這是危機。在不知不覺中他展開在我前面的熱情，漸漸地增加起來，我和他訂婚了。我真不能相信這是一件事，但在那時什麼都在我眼前飛快的過去。我的雙親，他們非常驚異這件事，寫信來說，若望，特加萬內的家世很好，他們非常滿意這婚姻。關於若望，我只知道他是一個愉快而漂亮的人，我們在近歐道兒那地方的巴黎旅館裏住過四天。以後我的丈夫再到前線去，我也回到醫院了。這算是我們婚姻的最後關係。他本希望能在那年的冬天再來後方一次，但在一九一六年的二月中，他在凡爾頓陣亡了。那時我想我是愛他



的。當他的文件和一張我給他的小影，死後送到我的手裏時，我斷腸地哭我的悲哀真個使我傷心了。

### (三)

大戰休止後，父親被委了北京的駐辦大使。他要我同去。我拒絕了。我已養成了一個自謀生活的習慣，使我不願再受父親的約束。我的能力已足夠使我生活了。我的雙親允許我把他們那所房子的二樓，讓出了幾間房子，使我能更親密地聯絡雷內、馬塞納，當她在工作時。她加入了巴士特徵菌試驗所，且立即成了所中不可少的人。

我不僅是歡喜雷內，並且對她有一種深切的感情。我似乎覺得她很有毅力和決斷，但同時也並不是完全無瑕可擊。她會吐露過她不願結婚，但我在她的言詞之中體察出她的原委，她常談到她的從兄菲力

伯·馬塞納，她願意做他的妻。

『他是，』她說，『一個知足的人，潔身自好，和他，不十分熟識的人會覺得他這個人不大可親近。實際上他神經異常銳敏……戰爭把他變了一變，真給了他不少的好處。他非常適宜於做紙廠的經理，正像我宜於做一個歌唱團的領班一樣……』

『爲什麼？他還做些別的事麼？』

『不，但他讀過許多書，他實在受過好教育……他確是比衆不同；我可以斷定……我知道你歡喜這樣的人……』

總之我知道她愛他。

我的生活中有許多年青男子和我接觸。戰爭把許多社交的限制和風俗都打倒了。我是孤獨的，我發現了有幾個在醫學上和雷內熟識的青年科學家對我發生了興趣，但我沒有對誰就傾了心。當其中有一

位說他愛我，我不能使自己相信他。我母親的話，『你是個够平庸的人，』是常留在我的耳邊，雖然這話有時也不對。我竭力保持着我的自信。我相信他們之所以要我爲妻，無非爲了我的財產，要我做情婦，也無非爲了我脾氣好，不任性而已。

一天，雷內對我說白爾納康要我到她那裏去吃晚飯。在禮拜二她是時常獨自去的。

『我不大高興，』我說；『我是不歡喜交際的，你知道。』

『去好啦，你會發現那裏並不壞；她那裏都是些有趣的人，並且你可看見我的從兄菲力伯。假使你覺得在那裏不好，我們可以一同退到屋角落裏，坐着說話兒。』

『也好，我去看看他。』

這是對的。雷內末了使我覺得我要認一認菲力伯馬塞納。當她告

訴我，他那悲慘的婚姻時，我記起了我曾見過他的夫人，發現她是非常美麗的。有人說，他仍愛着她。在雷內，她雖明顯地沒有讚美她那從兄的一切事，但決不能否認她是少見的標緻。『有一件事情我不能寬恕她，這是她對於菲力伯太不忠實，而在菲力伯是那般的誠心啊。』我曾問她關於他們的詳情。在戰事期間，我曾看過許多他給雷內的信。這上面我覺到有着一種憂愁的情調。

康夫人的家和那一羣僕人使我憎惡。我一進屋子時，立刻看見雷內。她是站在火爐的近旁，在她的旁邊有一個高身材的人，手插在袴袋裏。菲力伯馬塞納並不怎樣漂亮，但有一種和善而討人歡喜的態度。當他被介紹給我時，我感到生平第一次那般自然地接待一個生人。我非常樂意，當吃飯時，我發現我正坐在他旁邊的時候。飯後我們又在一塊兒了。

『你可願意離開了大衆，靜靜地談談？』他說。『來，這屋子我是熟悉的。』

他帶我到了一間中國式的房間裏。我們的談話，現在可以記憶的是我們交換了許多童年的回憶。是的，那一晚菲力伯告訴了我，他在立摩新地方的生活，我們二家的情狀，又有許多相似之點，這覺得非常有趣。他在根陀馬的屋子也佈置得和我們在巴黎的房子差不多。他的母親也說過像我的母親的話，『男人們是不注重衣飾的。』

『這是無可否認的，』菲力伯說，『爲法蘭西各種家庭的脊柱的農民和中產階級是保持着一種強而有力的東西……這是很美麗的，但我可惜不能再和這發生關係了，我非常恐懼我已失去了對牠的信仰。』

『我却沒有，』我說，帶着笑。『譬如，有許多事也許我是不能做的，』

……就說現在，我雖獨自地生活着，沒有一個人依靠我，但我不能爲自己而去買一些花朵，或這一類的東西。在我看來，這似乎是不大合適的，並且一定不會給我興趣的。」

他驚異地看着我。

「不見得吧？你的意思是你不能買些花朵？」

「我可以買來供一個宴會或茶會之用，但我的意思若僅僅是爲了自己的眼福，這個我不能。」

「你可歡喜花朵？」

「或許是的……但在我的生活上也不見得怎樣地需要。」

我想我能從他的目光中，看出他那不大滿意的樣子，並且似乎是有些憂愁，我就談到別的事了。我們這些談話，我想一定感動了他，因爲在他那小紅冊子上我找到有這樣的記載：

一九一九，三月二十三日。在考雷姨母家晚餐。整個的黃昏和加萬內夫人在一塊兒，一個雷內的好友，在一間中國式房子裏的沙發上。很奇怪地……她雖不完全像奧黛兒，但……或許因為她也穿了白色外衣的緣故吧……她很有趣，羞怯怯地……起先不大容易和她談話，但後來她漸漸地和我投契了。她說着話，如：

『這早晨有一件事情使我……我說什麼適當些……忿怒吧，我假定。一位我所不大熟識的婦人，不是親密朋友，打電話來說，「別忘了，綺色白兒，我要在今天請你午餐。」我真不了解一個人怎能這樣地扯謊，並且帶進了一個第三者來。我想這是可笑的事。』

『哦，我不明白，你別把事情評判得太嚴厲了，很多的婦人常遭厄的境遇。』

『她們的艱苦的生活是自己造出來的。她們以為除非將自身藏在神祕和詭計之中，她們是不能脫出這種困難的境地。這是不對的；人生並非為那些無關於尋常的詭計所造成的。為什麼一個人總要把自己的銳感來激動別人的呢？你想我的話可對？』

雷內進來了，坐在我們的旁邊道：

『你們深情的談話可讓我來打擾一下嗎？』但，當我們都沉默着時，她一聲不響地走了。停了一回她的朋友說

『你可相信那唯一有價值的戀愛是建築在兩人絕對的信任之上，如從一塊純潔的玻璃裏面，我們看不見一點神祕的黑暗？』

那時紅暈浮上了她的雙頰。我想她已知道了她已傷了我的心。我承認她確是傷了我的心。接着她說了些和善的話，拙劣地，但充滿着情感。雷內又進來了，這次帶了一位佛鸞醫生，談話就轉到了內分泌腺和



內分泌。他說，『他們定要把這些東西應用到治療法上去。不用這法子的醫生定算不得盡職。』這是種有趣的專門討論。我佩服雷內有光明的思想和玄博的學問。當我們道着晚安時她的朋友給我一個美好的印象。

我記得那會刺傷了菲力伯的心的話。我同樣地，在那晚的歸途也會想到的，第二天寫了一封短札去，請他恕我昨晚說話時的唐突。我並且告訴他，我感到他是一個很好的朋友已很久了，我謝謝他的從妹雷內告訴了我關於他的事，我還說，因為他是孤獨着，我願意他有時能來看我。他的回信說，

『你的信，親愛的夫人，更使我明白了你給我的好印象。你是當得起慈仁的稱譽，給我以一種感動的體貼。你親切地談起我的寂寞和苦

悶，這小小的同情使我得到契合你的感想。我樂意地接受你給我的友誼。那你也許不能想像出我是怎樣地寶貴着的呢？」

我請菲力伯和雷內來吃了飯；菲力伯要我們到他家去。我歡喜他接待我們的那幾間幽雅的房子。我特別的記着兩幅美麗的塞茵河風景畫，帶着一種恬淡的情調，和瓶花映出來的調和的色彩。大家隨便地談，諧而不謔，的確，我們是歡喜能這樣地在一塊兒的。

以後雷內請了我和菲力伯。他約了我們第二天同去看戲，漸漸地在一禮拜中我們總有二三次晤面的機會。非常有趣地，在我們這些小聚會中，我發現雷內不悅意地表示着，菲力伯和她是主人而我是客。我沒有顯露出注意這事情，但我知道，菲力伯祇愛和我獨自在一塊兒，雖他也不曾明說過。某晚雷內有些不爽快，她不能來參預。在席間，他談着他過去的婚事，談得那般淒麗動人。因此我知道雷內雖把奧黛兒的事

情真實地告訴了我，但還不十分確切。當她告訴我奧黛兒時，我得到一個含着危險性的美婦人的印象。當他告訴我奧黛兒時，眼前清切地現出一個柔弱的小姑娘來，她要強，而結果失敗了。那晚的菲力伯是動人的我同情他，他一往情深地保持着一個使他經歷了數不清苦難的婦人的記憶啊。後來這使我想起了或許他就是我所等待着的英雄吧。到四月尾他出了遠門。他不大健康，咳得很利害，所以醫生勸他到暖些的地方去。我接到了他從羅馬發的明信片，「卡啦，悉榴啦，（註一）我在大開的窗櫺之下給你寫信，蔚藍的天空一絲沒有雲彩；公共建築物上的圓柱穹頂，在金色的塵霧裏時隱時現。一切都是出奇地美麗。」

後來，一封從台基兒寄來的，「第一步踏進夢一般的旅程，在平靜的海上，閃爍着銀灰和淺紫的光彩。台基兒？這有些像君士坦丁堡，像阿司內兒像土倫。這是滿帶着污濁而動人的東方景象。」後來，一封從烏

倫來的電報，『禮拜四一時請來聚餐，切盼。馬塞納。』

那天早晨當我在實驗室裏看見雷內時，我說，

『我們今天到菲力伯家去吃午飯，可是？』

『什麼？他回來了嗎？』

我把電報給她看；她的面部浮現出一種我從未看見過的不快和憂傷來，但她敏捷地抑制着，說道。

『很好，但你一個人去吧，他沒有請我呢。』

這使我很爲難。後來，菲力伯對我說，他旅行最重要的目的，是想疎遠雷內。他們的家庭簡直早以爲他倆已訂婚了。這使他非常的煩惱。這分離，我要說雷內是毫無怨言的。她仍保持和我們間的友情，雖有時露出些不滿意來。我之愛菲力伯是她造成的。從此，她多了一些憂傷，微帶着怨恨，談到他時，總不能使她悅意。

菲力伯想她的態度是合乎人情的，但我可不像他這麼想。

（註一）卡悉榴啦 意大利語，謂『親愛的夫人』

（四）

那個夏天，菲力伯和我更多了見面的機會了。他繼續着他的業務，但每天他抽出數小時來伴我，他回到根陀馬去每月僅僅一次當天氣晴朗的時候，差不多他每天早晨打電話來約我，計劃着午後的散步，在晚上我們同着吃飯和上戲院子。菲力伯對於婦人，是個十全十美的朋友。他總是樂意地順從我，萬事依着我的意思做。他送給我很多的花朶，我們在散步時談論過的書籍，他愛的東西，他也送給我。我說『他愛』因為菲力伯的趣味是異於我的，有一種執着的自信力在裏邊。這自信力對於我覺得有些神祕，是我所極力想明白的。當我們在館子裏，他從

婦女們的外表，議論她們的衣飾，分析她們的品格，和推想她們的個性。我注意着，微帶驚訝地覺到他的批評和意見大抵和我的十分相反。用着一種精細的考慮，我想使我的意見和他相同，把他的論點做成我的論點。我雖有着至誠的希望，但仍不能如願。我要說：

「但你以爲衣服和一個婦女的美麗是有關係的嗎？」

「美麗，那些五光十色的東西麼？全不相干。」

我贊同他的話，但尋不出所以然來。

對於書籍和戲劇，情形也是一樣。就在我們第一次談話時，我發現他有些驚奇，當我說我想勃蒂兒是個作劇家而勞斯頓是個詩人時。

「當然，我應當承認，沙朗諾給了我很多的興趣，或許也可以說是感動，當我年青時，總之做得不壞；但却一些沒有偉大的處分。」

我想他錯了，但我不敢反對，恐他留下些惡感，他給我讀的書——

司丹道，普羅司，梅麗曼的作品——起初使我感到乏味。但後來歡喜了，因為我發現了他所以如此的緣故。菲力伯對於書的胃口是極容易了解的，他是那一種專歡喜在所讀的書中找和自己相像人物的讀者。他供給我的書在每頁的邊緣總是註着許多字，不容易讀，但這些却能使我依着他意思來會通了作家。凡是能使我因之而了解他的個性的東西，我都感到極大的興味。

他要養成我某種好尚的那些苦衷總使我驚喜非常。我或許有着許多缺點，但我並不妄自誇大。我想我是愚蠢而腦筋簡單的人，我時常驚奇他可能看得出來無疑地他是願意注意我和啓發我。不能說我是在他之前施着誘惑。自始至終，爲了對雷內讓步，我總沒有對菲力伯發生任何親密的念頭。這是他揀定了我的。爲什麼帶着一種欣喜和擾亂，我覺到他的靈魂輕輕地掛到我身上，像一個人把一件大衣掛在衣架

上一般。他的靈魂真是比我的更美麗而更有價值啊。在他的日記中我已經引過他記下的這種思想，『她雖完全不像奧黛兒但……或許因為她也穿了白色外衣的緣故。』當然，我不完全像奧黛兒，但精微而迅疾的印象，在我們的生命上是有很大的影響的。

愛情是盲目的這句話，並不是真理。真理是：愛情是神祕得不可形容，他們明明非常清楚地曉得對手那些有關係的缺憾和弱點，但這不要緊。深深地在他的心中，菲力伯知道，雖則或許他表面上不認為我是一個嬌弱而並不出奇的婦人，但他需要我。他要我爲了他預備捐棄一切。我既不是他的太太，又不是他的情婦，但他却強求我一種小心的忠實。有些時，我和別的男朋友出去了一回兒，這事我從戰地歸來後日是常有的，我告訴了他他定會變成非常苦悶和不高興的樣子，使我不敢再談到。那時他每天早晨九點鐘就有電話給我。有時我提早些到了試驗



室，因此他接不到我的電話，或是他自己遲到了辦事處，於是晚上會面時，他定有一種愁苦的表情。我就犧牲了我的實驗工作，使他定能在我家中找到我。這樣漸漸地，他獨自占有了我了。

午飯後，他總到我的住處來看我。天氣好時，我們一同散着步。我知道巴黎的情況，這是可樂意的事，我告訴他那些舊房子，教室及博物館。我的讀書癖使他很感到興味。『你是記得一切法蘭西皇帝的生日和一切大作家的電話號數的，』他笑着說。他正愛這種散步。那時，我知道他愛着的一切，灰色古垣上斜垂着的鮮花，從聖路意窗子裏看到的塞茵河之一角，教堂後面隱藏着的小園。在早晨時常由我選一個我們可以去的地點，下午，到他所願意的地方去。我們也可到音樂會去；在音樂上我們有同樣的嗜好。我對於音樂的口味是由於感情所型成而非由于教育。因此，我很覺得可喜。

我們這樣地融融洽洽地生活着，簡直如夫婦般的，但菲力伯却從未對我說過他愛我；他真實地說他並不愛我，但這在我們的友誼上是非常幸福的。一天，他在波阿和我不期而遇，那是一個早晨我們都在散步。他說，

『我看見了你便不禁快樂地回憶到早年生活中的一些事，那時我十六歲，我常常在立馬奇的街上徘徊着，等待一位叫蒂呢奧勃麗的婦人。』

『你可愛她嗎？』

『是的，但是我厭倦她，正像你之將厭倦我，假使我不將我們的歡樂自動地加以限制。』

『你相信愛情是可以分享的嗎？』

『就是這樣的話，愛情總是可怕的東西。從前有一位婦人曾對我

這樣說過，她的話我想很對，「愛情而成功，牠就震撼着你的心，非常難受——如果不成功，那就像地獄一樣了……」這是一點也不差，我想。

我沒有答話。我決定聽他，照着他所願意的做。數日後，我們去聽我那最歡喜的『解圍之曲』。聽着這曲子，並且有我的英雄緊緊地靠在我的旁邊，真使我覺得驚人的快樂。當奏着『林中細語』時，我不知不覺得把手放在他的臂上；他轉過頭來，用着欣喜和驚詫的眼光看着我。回家時，坐在汽車裏，他抓住了我的手，吻着和握着。到了我的家門，他說，『晚安，我的愛，』我微笑而感動地答着，『晚安，我的好朋友。』翌晨，我接到了他昨夜寫的差人送來的一封信，信是這樣開首的，『綺色白兒，堅摯和專致的感情，是超乎友情的……』以後，他又寫了許多他童年的浪漫故事給我，還寫到那他稱她爲『皇后』的婦人，和仍使他擺脫

不了的『阿美松』：

我所認識的那些女子，總是那一般的樣兒：脆弱，憂愁，不靈敏，但都很好。雷內的個性却和這些絕對相反。但當我遇見奧黛兒的時候，我曉得她正是我所等待了好久的人。你還要我再告訴你一些什麼嗎？你有蘊藏在你的心中的，一種神祕的特質，這對於我，給了我生命的力量，當我失去了牠，我就要死。愛？友情？名詞又有什麼相干？這是一種深切而多情的感覺，一種極大的希望，一種無限的甜蜜。親愛的，我有一種願望，在你的唇邊，你那被濃髮覆着的頸際，這裏我的手指想輕輕地撫摩一下。

菲力伯。

當晚，我同他出去。我們計劃着去聽俄國音樂，並在格芙大廈裏相

會。當我到了，我微笑地說：『晚上好……今天我接着你的信。』他冷冷地說，『哦，你接着了？』接着就岔到旁的問題上去了。但在歸途的馬車裏，他終於得到了他渴望了好久的我的嘴唇和後頸。

第二個禮拜天，我們到方吞白羅，『你是這樣地像華格納派啊，我將指一個地方給你，看你在拜別從左近。』他說，『那裏時常使我想起了華而哈拉山。（註一）青石在參天的松柏之下堆着。一切都是自然地偉大地佈置着，帶着「上帝底聖光」的精神。我知道你不注意風景，但這會使你歡喜的，爲了牠有非凡的風韻。』

我穿了一件白淨的外衣，故意地做出像那萬爾凱李（註二）的樣子。他歡喜這樣。他不大注意我的衣飾。厭惡我做出的那些樣子。大致他總是默默地用那批評家的眼光看着。那天他却快樂地看着我。那森林在我看來，正和他所講的一般美麗。兩面蘚苔緊裹的山巖中露出一

塊廣大的草原來。幫着我上山，菲力伯屢次地挽着我的臂，當需要跳躍的時候，他攙扶着我。我們舒適地躺在草地上。我的頭枕在他肩上。松樹在我們的四周圍着一個圈，從那深密的枝葉間，我們可以看到蔚藍的青天。

(註一)(註二)華而哈拉山 (Valhalla) 爲北歐神話中之神山，上有仙女曰萬爾凱李 (Valkyrie)

(五)

我猜不透菲力伯究竟要我做他的太太，還是做他的情婦。雖沒有確定，而我仍是非常樂意的。他是我運命上的狄克推多；這解決祇有等着他的意見。我是極誠地等候着。

有時，在他的話裏，隱伏着更可貴的意義。『我將同你到勃羅石去

……一個有趣的城市……我們從來沒有一塊兒旅行過……」這和他同行的涵義使我恐怖地心跳着，使我感動地微笑着，可惜以後他沒有再提這事了。

七月的天氣酷熱得異常悶人。我的朋友們都趁着假期到各地去了；我不願離開巴黎，爲了我不願離開菲力伯。有一晚，我們在聖裘滿吃飯。我們在洋臺上流連了好久，巴黎是在我們的脚下展開着，燈火燦然，像一個黑色的大海，反映着閃爍的星光。那些有情眷屬發出的歡笑聲，從黑暗中傳過來。花底樹下也有清朗的歌聲發出。近着我們，在草裏更有蟋蟀的鳴聲。在車廂裏，我們回家時，他屢屢地說，『假使你到了根陀馬……假使你熟識了我的母親……』但結婚這句話他總不提起。

第二天，他到根陀馬去，預備有兩星期耽擱，他常有信來。在他回來之前，寄來一封長信，前面已經說過了，那是他和奧黛兒的故事。這使我

感到一種驚詫和快樂的交織的情緒。在裏面我發現了一個新的菲力伯，熱心的，嫉妬的，——這是我從未想到的特質——在某種情形之下，簡直可以說是野性。我懂得他這樣毫不隱諱地把自己的故事講述出來，爲了免得以後被我有什麼發現而大家弄得沒趣。但他這自繪的畫像並不怎樣地嚇着我。我爲什麼要爲了他的嫉忌心而煩惱呢？我不願發惱。我爲什麼要反對他交接年青女子呢？我預備着什麼都答應了。

他的行動和言語，一切都表示他決心要娶我。這使我快樂。祇有一件事使我不快。他時常會對我那些極平常的言語舉動表示出一種不滿來。有時，在晚餐桌上，往往爲了我的一句話，竟突然地靜默而憂鬱起來。於是我也靜默着，要想一想我究竟說了什麼話。什麼事在我都覺得沒有錯。我試想曉得什麼是使他不安的，但事實上做不到。他的反應有時是太神祕了，簡直無從預知。



「你知道你必須做的事嗎？菲力伯？完全告訴我，關於你不歡喜於我的那些事。一定有許多事，我知道……我可錯了？」

「不，那些是不關重要的。」

「我要知道，不問牠重要不重要，我總得改過來。」

「好，下次我們分別的時候，我用信通告你吧。」

在那月的末尾，當他在根陀馬住兩天時，我接到這樣一封信：

自根陀馬發，經過夏得爾（奧地——維也納）

我所歡喜你的

我所不歡喜你的

你

沒有

是的，大致是這樣，但不十分對。假使再要確切些，最好把一種行爲，分兩格寫下來，因爲有些特殊的情形，在你是非常可愛的部分，但單獨地，在旁人就一些也顯不出可愛來了。

我所歡喜你的

你那黑眼睛，你那纖長的睫毛，你那肩部和頸部的曲線，你的體態。

特別地，一種怯弱和勇敢的混合性，熱情和禮貌的調和。你有一種蘊藏着的英雄氣概，雖給處事的缺少意志力所掩蓋，但沒有什麼大關係。

你個性的天真的方面。

我所不歡喜你的

一種不大雅的態度。你那怕人說壞話的小姑娘般的脾氣。

特別地，一種不願認清和接受生命所必須這樣的事；像盜格羅撒克遜雜誌式的思想；過於易感。不能諒解人。

你個性的暮氣的一方面。

---

你那運動的衣飾

你那公正的精神；你那質樸，  
你那處事的方法。你的書籍和紙  
張的整齊。

你的心志清爽。

你的謙遜。

---

你那黃色的外衣；帽飾（藍色羽毛）；你那精緻的花邊長衣；一切過於粉飾而不樸素的東西。

你那吝嗇；你那感傷，和中等階級的傳統思想。

你的過分畏縮。

你的缺少自信力。

我可以無窮盡地填寫上面的一格；在下面一格裏我所寫的都不是真實。至少我所應該寫的是：

我所歡喜你的

什麼我都不歡喜

因為這些都不過是你的一部分，我又沒有改造整個的你的願望，除出一些零碎的品性以外。因為……但是我有許多事要做。哈克德要我替他們的新雜誌揀一種新式的紙張，剛才正有人爲了這事來找我。這多麼爲難的事要我丟下了給你寫着的信。還有一句話要在表上加進的是：

我所歡喜你的

當我一想到你的時候我所陷入

的那一種悠長而動人的幻念。

康福君有一次講到一個女人對B武士這樣說，『我所愛你的……啊，夫人，』他岔着道，『假使你一知道，我就完了……』

我所愛你的——綺色白兒……

菲力伯。

這封信給了我許多思想的材料。我想起了菲力伯的批評的態度。我已很久地注意到他不僅在我的談話上對我留心，並且還詳察我的衣飾，我的帽子，一切外部的儀表。這使我不暢快，簡直傷了我的心。我驚異地發現我有着母親般的思想和天性的不愛奢華，我不安地發見我的英雄，菲力伯，對於這些事情也給了很多的意見。我願意他一定要和我不一樣，但他是不像我所想的，他非常留意這些小節呢。但這正是他的本性，我還得使他滿意。我努力地照着他所願意的那般做，但不十分

成功，並且最困難的還是猜不透他究竟要我怎樣。我的吝嗇？我過於畏縮？或許是對的。我是小心謹慎的。『多麼奇怪，』我想，『在我的童年，我是一個不羈的孩子，我反抗着嚴肅，和太陳腐的環境，而現在菲力伯，從我的外表看來，却似乎發現了許多我以為從沒有過的遺傳的特性。』把那封信翻覆地讀過後，我更發現了自己可以原諒自己的地方，『你那怕人說壞話的小姑娘般的脾氣……』我怎能免去這種性格呢，菲力伯？你可以想得出我是怎樣地在威權之下長大的。我永不能沒有保姆或母親伴着而獨自地離開家裏……你的奧黛兒，菲力伯，在她那漠不關心的父母之下過着童年，他是十分的自由……而這個已很使你受了苦……我的易感？我知道，但沒有一個在我周圍的人是真正有感情的……我要我成一個熱烈而多情的人，而我的家庭不能使我這樣……我的謙遜……我的不慕虛榮……我怎能發展我的自信力，當我

幼年時我聽慣了人家說我有許多缺點，平凡，簡單……當菲力伯歸來時，我把這些事解釋給他聽，但他笑着並且密情柔意地使我立刻忘了那封信。我們訂定了一個舉行婚禮的日子，我是怎樣地欣喜啊！

我的雙親爲了這事回來了。他們也歡喜菲力伯。他喜歡我父親的氣概。並且告訴我母親的莊嚴，恰和馬塞納姓的人那種詩的意味成一個對照。我的家庭不能使我們改變了不作密月旅行的計劃。我本來願意有一次；是很有興味的事，假使同菲力伯去玩玩希臘或意大利，但我覺得他沒有這意思。我也不固執了。我了解他，但我的雙親非常以爲我們應該享受這「快樂的禮節」並且母親預測我們的將來是不可樂觀的。「別讓你的丈夫以爲你是非常的愛他。」她警告我，「否則你就糟了。」這幾個月來我已變得很老練，我微帶俏皮地答道：「我是會留意我自己的幸福的。」

## (六)

我們起初三個月的結婚生活，在我的腦筋裏保持着最調和的記憶。和菲力伯一起生活的完美的樂趣，對於愛情的漸漸的覺醒；肉體的結合；他那溫柔的恩愛，體貼的思想。和你在一處時是多麼醉人和欣喜啊，菲力伯我要使你忘記了一切悲愁的往事，使你快樂，坐在你腳邊，吻着你的手。我覺得非常年青。我那被壓迫的幼年生活，我那戰場工作，和孤獨的生涯，一切都忘懷，生活是再滿足也沒有的了。

我們在根陀馬，那可愛的地方，消磨這三個月的辰光。我早想看一看這屋子，這園亭，菲力伯是在那裏長大的。我帶着一種敏感而仁慈的深深的柔情，想像着他的孩提時代，和少年時代。我的姑給我他的照片，他的課本，和她保存着的髮針。我發現她的契合和靈巧。我們有許多



相同的好尚，我們一樣地怯弱，熱望和柔情的恐怖，我們和菲力伯比較起來太相反了，現在的菲力伯和她所教養大的是完全不同了。

她說奧黛兒給他的影響很大，並不有益。

『在他結婚之前，他從不那樣感情作用，那樣好動，』她說。『他有堅決不亂的意志。他歡喜書本，歡喜他的工作，他像他的父親一般地祇盡着他的責任。受了他妻子的影響，菲力伯變成格外……複雜了哦，這只是在外表上，當然；根本的態度是仍舊，但假使你發現他似乎有些難於駕馭，那是不可奇的。』

我想法子要她談到奧黛兒。她爲了她會使菲力伯這樣的不快所以從不原宥她。

『但媽，他崇拜她，他仍舊愛着她；這至少表示着她會使菲力伯快樂的。』

『我相信和你在一起他會更快活些，我非常感激你，綺色白兒。』  
我們有着許多也許在外人聽來是非常奇特的談話，因為我倒袒護着奧黛兒，那是菲力伯所創造出來的。

『你使我驚駭，是的，真的，你是這樣。你知道她似乎比我還清楚些，但你從沒有和她說過一句話。不，我告訴你，我祇有最深的憐惜對於這可憐的人兒，但爲了真實，我一定要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訴你。』

時間過去得驚人地快；生命似乎從我那結婚的一天才開始。早晨，在到廠裏以前，菲力伯檢書出來給我讀。有些，特別是哲學家的東西，我覺得很難懂，但假使是愛的問題，我就有興地去讀牠們。我把那些菲力伯在書邊上註着的句子，抄在我的摘記簿中。

到十一點，我到公園去。我愛同姑到那羅阿爾邊的新村去，在斜坡上，是她爲着記念她的丈夫，而建造的。這是一帶非常清淨的房子，菲力

伯以爲可怖的地方，但實際上確是舒適而寬裕。馬塞納太太把那裏做成交際的中心，使我感得更加有趣。她領我去看師資訓練學校，醫院，育嬰堂。我幫助着她。我在戰地得到的經驗使我很得手，對於行政方面的事，我天然地感到興趣。

我並且更有興同菲力伯到他的工廠去。幾天之內我就熟識了他的工作；鼓起我的興致。我愛在他的辦事處坐在他的對面。他的書桌上堆積着各色的文件，讀讀從新聞記者或報館來的信，聽聽那些進來看他的工人的談話。有時，沒有人的時候，我坐在他的膝上，他眼光注視着門邊，偷偷地吻着我。他常常要我近着他，我站在他旁邊時，他把手放在我的肩頭，或兩臂挽着我的腰，我實在覺得樂意。我發現他脾氣的最強烈最真實的一方面是很合於做一個愛人的。我似乎覺得滋長了肉的需求，這事我本來是不大曉得的，但現在牠却把握住了我整個的生命。

像鄉間這般的枯燥，我也愛牠，因我感到什麼都和菲力伯融洽着，祇有一個地方我避着不去的是花園裏的觀象台，在那裏我知道起初他曾和蒂呢奧勃麗去過，後來和奧黛兒。我開始經驗着一種奇怪的遺傳的嫉妬。我有時抑制了好奇心。我對菲力伯問到奧黛兒時簡直總帶着殘暴的憤怒。但這種語氣是暫時的，我覺得悲哀，當我發現菲力伯的快樂並不和我出於同一原因的時候。他愛我。我曉得，但他不像我般的對於這新的生活有着非常非常的感謝。

『菲力伯，』我有時曾這樣對他說，『我快樂得要哭了。』  
 『天，你是多麼孩子氣啊！』他將這樣回答。

(七)

我們在十一月初回到巴黎。我告訴菲力伯我要住到那在結婚前

住的幾間雙親的屋子裏。

「這真再好也沒有的了，我想。不要給租金，有着一切傢具，很够我們二人的用了，我的家裏也暫時不長住到巴黎來，每年祇有幾個禮拜。當然，假使以後他們到巴黎來長住這房子時，我們可以另外找尋。時間正多着呢。」

這些話菲力伯聽不進去。

「有時你太古怪了，綺色白兒。我不能住那種房子；這是太壞，佈置得簡直可怕。那牆壁上和天花板上的奇怪的裱糊啊，你的家庭一定不許我們把牠改造的。不，你大大地弄錯了。我在這種屋子裏是不會快活的……」

「連和我在一處也不快樂嗎，菲力伯？你可相信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居住的人而不在于怎樣的裝置？」

「當然，誰都可以這樣說，而且似乎千真萬確……但假使我們和超越的靈感離得太遠了，我們就糟了……倘使你說「連和我在一處也不快樂嗎」那末我就得回答，「我可在任何地方同你住，親愛的，」但我知道這是不行的，我明白我住在那種屋子裏不會快樂的。」

我退讓了，但我的意思想把那些雙親給我的用具搬到菲力伯所看定的新房子裏去。

「這裏看，親愛的綺色白兒，那裏有什麼是值得保存的呢？可能的是一些浴室裏用的白瓷椅子，廚房裏的檯子，假使照你的意思，還有幾個放布衣的櫥。其餘都是可憎的東西。」

我傷心了。我知道那幾種的用具並不怎樣地精美，但我有生以來就看見牠們，愛牠們；並且，我有了牠們覺得很適意，既有了這些再去買新的簡直不是辦法。我知道母親定要責備我，當她回來了的時候，並且

我知道我會相信着她的話是對的。

『那末，我們把那些東西如何處置呢，菲力伯？』

『賣去好了，親愛的。』

『你知道賣去一件東西難免不受極大損失。人家說你的東西一文不值，當你急於賣去牠們時。』

『我知道，但本來是一文不值的啊。那餐室裏的一套器具，那怕真是亨利二世時代的東西又有什麼值錢呢？這使我駭怪，綺色白兒，你要保存這些可怕的東西，你自己也沒有考慮過。』

『我也許錯了，菲力伯。隨你的意思做吧。』

爲了這樣的小事情，發生那樣的爭執是極平常的事，末了我笑這些事，但在菲力伯的小冊上我找到這樣的記載：

『我知道，當然這些都不是重要的事情。綺色白兒在別的方面是很美滿的；她的否認自己，她的想使同住的人都快活。她絕對地把母親在根陀馬的生活方式變換了樣子，……或許因她自己並沒有什麼強毅的需要，她似乎常想找出我的需要來使大家滿足。假使她在晚上回家時，永不表示她定要怎樣，我簡直無從滿足我的願望。她侵害了我像侵害了一個孩子，像我侵害了奧黛兒。但我感到，用着一些悲愁和極大的悟會，一切的慈悲使我離開的力量比聚攏的力量還大。爲了這個我恨我自己。我奮鬥着，但結果仍歸無效。我需要的是……什麼？什麼要來了？我想我明白因爲這時常地落到我的身上。我試從綺色白兒的身上，去找尋我的『皇后』，我的『阿美松』的靈魂，當然還有奧黛兒，因爲她的記憶，已和『阿美松』交混在一起的了。但綺色白兒不是那樣的婦人。我叫她扮演了一個她所不能的角色。悲劇是在於我了解她，認清



了她而愛着，並且我知道她是值得我愛的，我却苦痛了。

但爲了什麼？天，爲了什麼？我得了希有的好運。偉大的愛。這是用着我整個的生命而求索來的，本想能得到一種美麗的生活。現在我的目的達到了，但我不要牠。我愛綺色白兒，同着她，雖是無望地煩擾，但我覺得還算親密。這樣，我想像着我是怎樣地使奧黛兒厭倦。這不是綺色白兒的過失，而我也不能該負疚，因爲那和愛着的人的有沒有定見完全無關。這顯然是因爲得到了愛的滿足，她不想充實她的生命，使每一分鐘都充滿了活力；她不須要這樣做……昨晚，我和綺色白兒整個黃昏都消磨在圖書室裏。我不願讀書，我願出去，看朋友，做別的事。綺色白兒快樂地，從書上時時移起視線來對我笑着。』

哦，菲力伯，沉默的靈魂！爲什麼你不說話呢？你記在祕密摘記上的

事情，我什麼都知道。假使你把事情都說給我聽了，你不會使我傷心的。真的，你或許能醫治了我。或許我們大家把心迹露了出來，我們會相契合了。當我這樣地對你說，我知道是愚蠢的：『同着你的時候，每一分鐘都覺得可寶貴……同你上車……在桌邊遇着你的視線……聽着你推門進來的聲音。』真的，我有一個永不搖動的願望：這就是單獨和你在一塊。看着你，聽着你，是使我再適意也沒有的了。我不願再看見別的人；我怕她們，但如果我知道了你正怎樣地需要着她們，那我這脾氣也許會變過來。

## (八)

菲力伯要我認得他的朋友們。我駭異地發現他有着許多的朋友。我不知道爲何我一直希望他過一種幽靜而不多交際的生活。每個禮

拜六的下午他總在唐乾夫人家裏過的，看上去兩人非常要好，他並且和她的姊姊安湯桂士納夫人也頗相得。我愛她那客室裏的空氣，但我在那裏也覺不到適意。我總不知不覺地跟着菲力伯。我有時可以看出他忿怒地發現我時常不離開他，但我不能不這樣。

我遇見的那些女人，在我看來，都有些動人，但我不願和她們親密。她們的度量和自信力使我很感動，但她們也使我非常困難。我特殊地驚詫她們和菲力伯是那樣的相契。在她們和他之間有一種，我在自家中所從未見過的混雜。當菲蘭顯、桂士納獨留巴黎時，菲力伯帶她出去，同樣地他也帶葉房、百累芙絲出去，一個海軍軍官的太太，還有叫梯雷、特、聖加斯的少婦，她會做詩，給我的印象很不好。一切都非常隨便，他們到藝術展覽會去，有時到影戲院，星期日的下午則到音樂會去。起初他要我同去，我也去了幾次。我覺得乏味。在這種場所菲力伯每每顯示出

在某一時曾在我前表示過的興奮和活潑。我覺到苦痛，看他這樣快樂，看他對於許多婦人這樣的興高彩烈。我對於他似乎應當保持一種欣喜，當他爲一種不可執的熱情消乏盡了時。無疑地這是苦痛，有損於我們平靜的結合，但至少我得到的愛是和苦痛相等。這傷了我的心，使我眼看着我的英雄，把自己供獻於一羣雖極平常，而實在很迷人的婦女之前。一天我鼓着勇氣對他道：

「親愛的菲力伯，我非常了解你。你在葉房，百累芙絲那裏得到了怎樣的快感？她對於你是怎樣？她是不是你的情婦，你告訴我，我相信你。你以爲她聰明嗎？她使我討厭得比誰都厲害。」

「葉房？哦，她是不討厭的。我樂意和她談些她知道的事。她的父親和丈夫都是海軍軍官；她懂得海上的情形。去春我和她及她的丈夫在南方聚過幾天。我們一同遊泳和行船：非常有趣……還有，她是快樂

的人，她有美麗的體態，看着她很有味兒。你再要些什麼？」

「爲了你更多，更多的……你知道嗎？親愛的，我想你是值得和最好的女人在一塊兒，但現在你却和許多美麗而平凡的人在周旋着……」

「你是多麼狹窄和 unfair 啊！海倫和菲蘭顯都不是庸碌的婦人，都是我的舊友。在大戰以前，那時我病了，海倫看護着我。她小心地侍奉我，或許是救了我的生命。你簡直奇怪透啦，綺色白兒。你要我怎樣？斷絕了一切祇陪着你？幾天之後我要死了——你也如此！」

「哦，我不要。我預備把我們和世界隔絕起來，度我的餘生。可惜你沒有這耐心。」

「你也不行啊，親愛的綺色白兒。你沒有嘗過這味兒，所以願意；假使我使你過這種生活，你一定會怨恨起來了。」

『祇要試試看，親愛的，你會知道的。我有一個意見。聖誕節快來了，讓我們作一次旅行。我很願意，你知道我們是沒有舉行密月旅行啊。』

『很好。我們到那裏去呢？』

『隨便你願意那裏去，祇要同着你，什麼都願。』

末後，我們決定到山上去過幾天，我就寫信到聖毛荔去定房子。

旅行的事使我很快樂，但菲力伯仍不開心。

『當我注意到兩個人要同站在一條平行線上，是怎樣為難的事時，我感到悲憤了。在這一部愛的喜劇裏，我們輪流地，扮演了最為人疼愛的人，和最不為人疼愛的人。同樣的話從異樣的嘴唇裏說出來。現在輪到我了。當我從整日的分離回到家時，我得細細地解釋我每一小時所做的事。綺色白兒不能不妒忌，我很知道這病根，而我總不能原諒她。』

可憐的綺色白兒！我憫惜她，但我不能使她好啊。我不敢想奧黛兒，當我略一思維着我那日常的不羈生活，在她以為神祕的工作。我將怎樣地聯想到奧黛兒，關於這些重要的動作，在那時她是不這樣的。但不成啊！倘我願意這樣，不是她毫不關心她們……嗎？

我們同居愈久，愈見得意見的相反了。在黃昏時，我常要綺色白兒同我出門，試試新開的館子，到影戲園或劇場去。她用着一種勉強的態度答應我，我簡直對於黃昏的來臨有些厭倦了。

「這樣吧，假使你不高興去，我們守在家裏吧。」

「假使你不介意，」她說，「我覺得在家裏好些。」

有時朋友來同我出去，而她那冷淡的態度，也使我意興索然了。這似乎我得負責任，真使我非常苦悶了。

「多麼奇怪，」我對她說，「你像好一點鐘的快樂也不能享受的

樣子。」

「在我看來什麼都有些無聊，」她答着，「我覺得耽誤我讀書和料理家務的時間。但假使你有興致時，我可以伴你出去。」

「不，我不會再有興致的了，」我憤憤地說。」

數月之後，他還有一段這樣的記載：

「夏之黃昏。我不知怎樣能把綺色白兒拖到納荔市場來了。在我們的旁邊，盤旋機上的大風琴正奏黑人的歌曲，我們可以聽見樓廂裏的喊聲，可以看見轉動着的搖彩大輪盤。一種烙餅的香味充塞着。一羣人擠着我們。我不知爲何感到非常快樂。我愛這種喧嚷，這種羣衆，這種刺激。我在這中間找到雖極荒唐而仍不失爲真實的一種詩意。我想這



些男子和女人在很快地望着死之路走去，但他們把時間化在儘量的享樂上。或許他們的哲學是對的，拿破侖和立伽羅的生活，並不見得比這女人手中的東草，或是比在市場上的那個兵士，過得更有意義些吧。當我出神地想着時，我忘記了綺色白兒。她突然地挽住了我的臂膀道：

「回去吧親愛的。一切都使我頭痛。」

我叫了一輛街車，當我們的車子在擁擠不堪的羣衆中穿過時，我繼續着想，

「這是多麼醉人而興奮的黃昏啊！假使能和奧黛兒在一起時。她的眼睛會有一種晶光煥發的表示，這是當她快樂時總有的；她會到每個彩盤上試試運氣，欣然地贏一些沒有用的小東西。可憐的奧黛兒，她是這樣地愛着生命，而懂得牠這樣的少；但綺色白兒我打個比喻，過着

日子沒有什麼特殊的願望。我們是死的孩子——奧黛兒則是生的孩子。」

綺色白兒似乎在猜我的思想，把手放在我的手上。

「你可有些不舒服？」我問她，「你非常倦了。」

「不見得，但我恨透了這市場；牠使我累得比什麼都快。」

「我有些過意不去，這擾了你……但我却怪歡喜這個。」

接着，突然地，或許那時大風琴上正奏出一個舊曲來，我記起了數年前奧黛兒對我說的話了，當我們在場子裏走着時。那時，是我表示着不快的。我已這樣的完全變換了麼？正像拆屋子的人，就是造屋子的人呢，別的人買了牠，保持着第一個主人的樣子，我是這樣地，充滿了奧黛兒的記憶，帶了一個並不是自己的靈魂生活着。我真真的好尚，我不安定的馬塞納分大部的心情，是綺色白兒給我造成的，想起來也就奇怪

那天晚上我所歸咎於她的那種不能忍耐和不好娛樂的脾氣，其實從前也就是我的特性，後來被奧黛兒破壞無餘了。」

(九)

我們預備到山上去了。在我們臨走前的一禮拜，菲力伯在海倫特 唐乾的家裏遇見了他在摩落哥認識的維葉夫婦。我想找一句話來形容這位維葉夫人，但我不能。她是傲慢的，或許也可說是有着一種得勝者的神情。對啦，我想，用得勝來形容她。在一團濃濃的秀髮之下，臉龐兒清楚地顯出來；她很美麗，使人想起她有個很美麗的母親。當我們跨進屋子時，她上前來和我們寒暄。

『你的丈夫曾和我到阿脫拉山舉行過一次有趣的旅行……馬塞納，你可記得沙德……沙德』她轉過來對我說，『是我們的護衛。一

個明目短小的阿拉伯孩子。」

「他又是一個詩人，」菲力伯說。「當我們把他帶上馬車時，他歌頌着羅密的快步和維葉夫人的美貌。」

「今年你可預備把尊夫人帶到摩洛哥？」

「不，我此刻不過想作一短距離旅行；到山裏去。你有意思去嗎？」

「可是真的？……是啊，我和我的丈夫想到雪地裏去過聖誕和新年。你們定了到那裏去？」

「到聖毛荔去。」菲力伯回答。

我發怒了；我給了他一個眼色，但他沒有看見。後來，我站起來，說：

「菲力伯，我們必須走了。」

「我們必須嗎？爲什麼？」

「我叫房東今天來。」

「在禮拜六吧？」

「是的，我想這對於你更便利些。」

他驚異地看着我，一聲不響地站了起來。

「假使你也想去，」他對維葉夫人說，「那麼請你打電話招呼我，我們一同來計劃一下；我想，這是樂意的事情。」

當我們從屋子裏走出來時，他銳利地對我說，

「爲何這傢伙……你可約定他在禮拜六的六點鐘？你完全知道這是海倫請客的日子，我愛去參加而須耽擱些時的呢。」

「但我不曾約定誰，菲力伯。我要離開那裏。」

「多麼奇怪！你覺得舒服嗎？」

「是的，但我不願那些維葉家的人同我們去旅行。菲力伯，我了解你。你知道這幾天假期中最大的樂事就是祇和你一個人過，你約下

你不大熟悉的朋友，你祇在摩落哥見過他們一次……」

『你太駭異了！維葉家的人並不是我不熟悉的人。我會和他們混過兩個禮拜。我有過許多有趣的晚上在他們的馬拉加家中過。你或許想像不出他家的房子和花園是怎樣地完美。池塘，噴泉，柏樹，和花的味兒……沙朗、維葉有着精美的好尚；什麼都是幽美地佈置着；祇有阿爾石朗的楊子和厚氈子在房間裏……實在地，我和維葉熟識比任何巴黎朋友，比每冬同過三次席的朋友，還來得親密些。』

『很好，菲力伯。我或許全錯了。但請你讓我有我的小小的旅行吧。這是我的……你已允許了我的……』

菲力伯把手放在我的手裏，笑着。

『很好。我的太太將舉行她的小旅行了。』

第二天，午飯後我們正在喝咖啡的時候，維葉夫人有電話來給菲力伯。我從他的答話裏聽出她已同她的丈夫討論過，他非常贊成，他們要同我們到瑞士去。我注意到菲力伯並不執着要去，反表示着冷淡的態度。他末了說，『好極啦，我們在那裏見面吧。』

他掛了聽筒，羞慚地看着我。

『你看爲了你，我已盡我的力量做去了。』

『是的，但你可來告訴我他們也要去嗎？哦，菲力伯，這簡直使我受不住。』

『但我還能怎樣呢，我的愛人？我不能對他們太失了禮呢。』

『不，但你能請他們原諒；你簡直可以告訴他們你已決定了到旁的地方去。』

『是的，但他們也許會跟我們到旁的地方去。太蠢了，綺色白兒，爲

了你把這小事情弄成悲劇，你可以知道他們是很好的，他們正是旅行的良伴啊。」

「也行，那末，菲力伯，答應我，你同他們去好了。我對於旅行的興趣已完全沒有了。」

「你瘋了。他們一定要疑惑我們鬧了什麼事。我開誠地對你說，你這樣是最不對的。我本不想離開巴黎啊；你要我這樣，爲了使你快樂，我才有這念頭，你却要我獨自去了。」

「不是獨自，菲力伯……同着你最親愛的朋友。」

「綺色白兒，這可笑的一幕太使我不耐煩了。」他憤然地說，這神情我是從未見過的。「什麼事我都沒有做錯，我沒有請維葉同去，這是他們自己要求的，並且他們，和我是絕對的沒有關係。我和她更無私情。完全是他們的意思。」他不住在餐室裏踱來踱去，接着高聲地說，「你



太如忌了，不可思議的猜疑，牠的摧殘生命是什麼都比不上的，我告訴你……」

「摧殘生命的東西，我告訴你，就是把生命和每一個人分享。」我聽着我自己而驚駭着。我記得我是譏諷和反抗的。我是對着世界中唯一的愛人發着怒，我本不願這樣做。

『可憐的綺色白兒！菲力伯說。

我，從他所告訴我的，我很了解他的過去生活，也許比他自己知道得更清楚，我可以猜得出他在想：『可憐的綺色白兒，你也要輪到了……』

那晚我沒有好生睡。反覆地毫不憐惜地思考着自己。我實在做錯了什麼事？真的，我的丈夫並不和沙朗維葉有怎樣深交；他們那麼長的時候沒有見面了。我的嫉妬心實在不能原諒。或許這次的爭吵，正成了

我們的好運的打擊，我不知菲力伯那次和我在毛荔時究竟是否快樂。我強迫他去做了一次乏味的旅行，也許回巴黎來要感到不滿意，反之，假使和維葉同去，會感得快樂而他的快樂，或許會使我有些益處的。但我仍覺得傷心。

## (十)

我們計劃着比維葉先行一天。但有些不方便，所以仍同他們乘了一班火車。次晨，菲力伯起身得早了一些，當我從我們的房間裏出來時，我看見他正在走廊裏和沙朗談着。我被他們那快樂的表情激動了。我走近去說着，『早安，』沙朗轉過頭來，我疑惑她是否完全都像奧黛兒；不，她不。她生來更加健壯，她的體態是不大天真，不大活潑。沙朗看起來，像一個很有閱歷的婦人。當她笑時，我覺得很歡喜她。一回兒，她的丈

夫也來了。火車剛在兩個高峯中經過，一衣帶水毗隣軌道。這是不尋常而悶人的，我想約克維葉和我談着開礦的事情。我知道，因為誰都這樣說，他是聰明人；不僅他在摩落哥有着很大的成功，並且他是商場中的人。『他什麼工作都能幹，』菲力伯曾告訴我，『他能做點心，弄燐酸鹽，在碼頭上，在礦山裏。』實際上我注聽着菲力伯和沙朗的談話，但火車的聲音鬧混了一半。我聽見沙朗說，『好，你怎樣解釋「魅」這個字的呢？』接着菲力伯道，『……很複雜……面龐是有關係的，體態……但最要緊的……樸素……』以後一個字我沒有聽到，沙朗接着道，『好尚，也有關係，思想，冒險性的思想你想是吧？』

『是的。許多事情的混合物……一位女子必得有莊嚴和天真……這事情我看來不大成功……』

又一次，火車的聲音使我聽落了他一半話。兩旁的山是愈來愈高

了。斫下的樹幹，還有發光的脂膠，巧妙地支撐了小小的茅屋，那些屋頂是像一隻笠帽。我可是正去過一禮拜的苦痛日子嗎？約克維葉自言自語道：

『你看造物的作用，多麼有趣。什麼都是絕妙。』

接着他咳了一聲嗽；解釋給我聽，我想他談的是一樁投機企業。我祇聽見一句話，『各達那一批人。』

『的確絕妙。』我說。我知道他定以爲我是拙笨的，但隨他；我有些討厭他。

我似乎夢一般地過着旅程。這小小的喘着氣的機車，從銀光閃爍的白色環境中奔過去，時時地被那在雪中輕飛的煙和雲包裹着。後面跟隨着一縷神祕而廣大的弧線，使那些瓊山玉樹迷迷糊糊地移過去。突然地，我們看見一個張大的深谷在我們的旁邊，在谷底的那黑線，使

我們想起了是我們剛走過的軌道。

沙朗對着一切都鼓起孩子般的欣喜來，時常招呼菲力伯注意這些風景。

『看，馬塞納，那些平坦的長枝，多麼顯燦啊，在上面雪花是輕輕黏住着……那棵樹一定有力地負着重量不會折斷的。那裏，看那所旅館，耀着陽光，正像一幅皓帕襯着的金鋼石……在雪地裏閃着色。看看嗎，不完全是白色，現在淺藍……白……變成淡緋色了……哦，馬塞納，我是多麼歡喜啊！』

我承認她的話是有一種動人的力量，當我不存着心這樣想時，一切都無傷的。但這深入我心。我有些愕然，菲力伯歡喜樸素比什麼都厲害，這富於詩趣的牽引，定會感動他的。

『哦，』我想，『她得快活，但在她的年紀——總有三十三，或許三

十五了——從她的頭頂上看得出來——她不能像孩子般的儘情挑逗……大家都看得見的淺藍淡綠，何用那般的說呢？」

似乎約克維葉和我一般地想，因為他時用一種冷漠態度對她夫人，懶洋洋地說一聲，「是——的。」當他說着，「是——的。」時，我有些歡喜他。

我不能形容維葉夫婦。他們可說是相敬如賓。她用一種熱情待他，喊他約浩或約古，無緣無故像鳥啄食一般地吻他，我和他們在一起過了一陣，我很清楚的看出他和她沒有愛情，維葉也不嫉妬。他似乎取一種放任策略，隨他的夫人想什麼。他爲誰而生存爲了另一個婦人嗎？爲了他的礦山，他的船隻，他的摩落哥墾植地嗎？我猜不出，我也不想去猜。我瞧不起他的自鳴得意。「他到這裏來比我還無目的。」我想，「假定他有了定見，我們誰都不會來的了。」菲力伯買了一份瑞士報紙，發表

着從那裏看來的國際貿易和改進法國財政的意見，他以為維葉是同意的，就和他談着。維葉懶洋洋地數着那些外國名字，希臘或墨西哥實業，正像一個大作家當有人稱頌他的作品時的那種神氣。他回頭來對着我，問我曾否讀過古尼馬克，這時火車繼續在柔輦而銀白的雪地裏前進着。

爲何聖毛荔在我記憶上留下的印象是像一幕繆塞喜劇，又快樂，又惆恍，同時又死一般的悽楚？我記得晚間離開車站的情形；雪光；悲愁而有趣的寒慄；雪車驢子掛着的鈴和紅布黃色和藍色的馬具。以後，旅館裏忻然的溫暖，客室裏那些穿着餐衣的英吉利人，熱烘烘的房間。最重要的，我記得後來有數分鐘快樂地祇有丈夫和我在房間裏。

「吻我，菲力伯。我們要感謝這房間……我愛我能獨自地和你吃

夜飯，在這裏；否則還要整裝，和人家敷衍，談話，談話，談話，多麻煩。」

「但他們是很有趣的人。」

「很有趣……假使他們不一定要我們去看他們的話。」

「你多麼古怪啊！你想在旅途中沙朗有趣嗎？」

「菲力伯，你當然這樣想，你愛着她。」

「我不，我爲什麼要？」

「因爲假使你不這樣，你就不會和她一起五分鐘。他講的是什麼話呢？她早上說的話，你可能尋出一些意義出來……」

「當然……她銳敏地感到自然之美。她談着雪景之動人，那些樹

木……你想她可是這樣？」

「是的，她時時畫出一幅美麗的圖來；我也這樣的，爲了那件事；每個婦人都用這種方法表示出來……這是自然的道理……我所不同



於沙朗者就是我有着太多的事要告訴你而在腦子裏閃過了……」

『我的愛，』他諷刺地說，『我想你一定有那種能說非常討人歡喜的話的能力，同時我也贊成你不多講話的那種禮貌……』

『別笑我，親愛的，我的意思……假使你一些也不會被這年輕婦人打動了心，你就可知道她是怎樣的不一致，她怎樣地從這件事跳到那件事上。你不真給她打動了心嗎？誠實些，此刻。』

『一點也不。』菲力伯答道。

(十一)

回想起來，這在聖毛荔的假日，在我是可怕的苦痛。在我未去之先，我知道我是天生不喜於各項運動；但我想菲力伯可教着我練習滑雪車等等的遊戲，在一個初學者會非常有趣的。最初早晨我就發現沙朗

很擅長於這些遊戲。菲力伯的技能，雖還够不上她，但是一個很好的伴侶；他們欣然地滑着雪遠去，而我却艱苦地請人扶着，慢慢地走。

晚飯後我們到會客室去；菲力伯和沙朗把椅子湊攏在一塊兒，整個黃昏談着而我祇好聽着約克維葉談財政問題。那時正是一個英鎊可換六十法郎，我記得他說，

『你知道，這是在英鎊實在價值之下。你得告訴你丈夫，叫他至少拿一些錢出來買外國股票，因為，你可知道……』

接着他談到他的情婦了，數着名字，

『我想你或許聽說過，我曾和瓊內沙卑有些關係，那個女伶？那是過去的了。我非常愛她，但後來不是了。綠蒂爾夫人代替了她。你知道她麼？她是個美麗的人——非常好……像我這種為事業鬧昏了的人，真須要從婦人身上尋一些平靜和溫柔……』

我每刻都想靠近菲力伯些，開始談話。當我成功了，而沙朗那和我相反的人生觀念又使我討厭。沙朗的話祇有冒險。這就是她所謂找尋意外的東西。她不願意精神和物質上的安閒。

『我很喜歡我是個女人，』一晚她對我說，『婦女的可能性比男子來得多。』

『爲什麼道理？男子有他的事業；他有廣大的活動地方。』

『是的，一個男人有着他的事業，但婦女的生活可以有着他所愛的人的事業。軍官帶着她打仗，水手到海裏，公使訂條約，作家欣賞創作……她可以經歷了十種以上的有刺激性的生活，不必呆守着一種。』

『但這是可怕的。假定她愛着十個不同的人。』

『並且他們都是聰明的，完全不一樣，』維葉說，特別着重『完全』二個字。

「是的，這對，但婦女是太少獨立性了；她們沒有多少供獻。」  
有一天，我簡直被她的話弄糊塗了。她談着避去文明大眾的快樂，我曾說，

「爲什麼要逃避呢，假使一個人是快樂的？」

「因爲快樂決不是固定的，如果一直熱望着，快樂會休止了的。」  
菲力伯說。

「很對，」維葉說，我聽了他的話，有些驚駭。

接着菲力伯，努力地討沙朗的歡喜，打定主意來說，

「哦，是的，對……逃避是有趣的事……」

沙朗答道，

「你逃避？你是世界上最不願逃避的人了。」

爲了菲力伯，那話很傷了我的心。

沙朗似乎要抽着一鞭來攪擾人的平靜。當菲力伯和氣對待我時，或表示着相得時，她的諷刺就來了。大部分的時候她和菲力伯看上去像一對訂了婚的愛侶。每晨她穿着白色的新絨衫下樓來——菲力伯每次和她耳語，『你有着完全的好尚。』直到我們假日終了，他和她變成十分親密了。最使我傷心的是他們談話時那溫柔體貼的語調，他那擁抱般的給她穿衣。她明白她已打動了他的心，她就努力進攻。她飽藏着許多詭計和祕密。當她穿着晚服下樓夜饌時，我想我能看見電波在他袒裸着的背心上流動着。我們回到自己房裏來時，我不能抑住自己，淡然地去問他，

『你愛她，可是，菲力伯？』

『誰，親愛的？』

『當然是沙朗。』

「天呀！我怎樣會愛她。」

「但你的樣子似乎是。」

「是的？怎麼樣？」他的心裏是歡喜着的。

我告訴他我得到的詳細印像；他和平地聽着。我看出當我們一談到沙朗，菲力伯總對我的話發生興趣。我們臨走的前一天，我說，

「他們是奇怪的夫婦，兩人一樣。他告訴我一年有六個月在摩落哥，而他的夫人却每二年去住三個月。那末，她獨自地在巴黎過幾季。假使你到安南或加姆加喀去，我要同去，一匹犬般的跟着你……這要使你可怕地厭煩，可是，菲力伯……總之，她是對的。」

「你的意思以為她有着一種不使他厭煩的好方法嗎？」

「這可是給綺色白兒的暗示？」

「你感覺多靈敏啊！這不是給任何人的暗示。我祇是在說一件事。」

實：維葉崇拜他的妻子。」

「那就是她告訴你的，菲力伯。」

「隨便怎樣，他贊成她。」

「一點也不注意她。」

「他爲何要注意她？」他開始憤然了。「我從未聽見關於她行爲不妥當的話。」

「哦，菲力伯！我認識了她，祇有三禮拜，我曾聽到她三個姘頭的名字。」

「人家說每個婦人都不行，」他聳着肩說。

我覺得我是發生了些可笑而不宜的思想。我並不是壞心腸的人，所以抑制着自己極力和沙朗交好；我同維葉出去散步，好讓她和菲力伯去滑雪。我萬分希望這假期早早結束，但我也意願說我們馬上就走。

(十二)

我們回到巴黎後，菲力伯辦事處的總經理病了，所以他得在那裏多化些時間。他時常不回來吃午飯。我疑惑他去找沙朗維葉了，但我又不敢問他。禮拜六，在唐乾家裏，沙朗也在那裏時，菲力伯會急急地找到她，要她到屋角落裏去談，並且跬步未離。這，我想倒是個好證據。假使這一禮拜中他們是常常見面的，那末在禮拜六，他必佯爲規避她了。我忍不住不同旁的女人們談起她；我從未說過她的壞話，但我留心地聽着。關於她的話。有人說她是不可藥救的淫蕩。毛荔絲特唐乾一晚坐近着我，當約克維葉進來時，她輕輕地說道：

『他還想在這裏！我看他的太太怕就要送他回阿爾泰斯山去了呢。』差不多每個談到維葉的人要說，『可憐的人兒！』



海倫·特唐乾是沙朗的朋友，我和她常討論到沙朗，她說她是個美麗而不安靜的人。

『總之，沙朗是個美人，有着強烈的天稟。當維葉很貧苦的時候，因他模樣兒不差，她深深地戀着他。這在她一方面是勇敢的。她是凡而石伯爵的女兒，和畢加提家族中很有聯絡；她這樣的艷麗；誰都要她，而她却毅然和維葉到摩落哥去了。起初，他們是窮僑民，生活是可怕的艱難。有一次維葉生了病，那時沙朗管賬，她自己發工資給工人們，闔綽慣了的凡而石家裏出來的人，她當然過不來這種苦生活，但照樣的經歷了。從這點看來，她有着正大光明人的特點。但她有兩種大缺陷或可說弱點，她是易動心而好強。譬如，她說——不是對男人，但對女人——她看中了一個男人，她總能成功，不是假話。她平生有了很多的男人！』

『她有着許多的愛人，可是！』

『你知道這是怎樣難於措辭的話。人祇知道這一個男人和這一個女人常在一塊兒。他們可是愛人嗎？誰曉得？我所謂她有了很多的男人者，意思是，她控制了他們的神經，他們依賴着她的吩咐，她覺得她可以支配他們，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以為她聰明嗎？』

『非常，在一個女子已……是的，沒有事不適合她。當然，她的志趣是隨着她愛的人而變換的。當她熱心於她的丈夫時，她對於經濟和殖民問題有了興趣；當和雷芒倍其爾時，她就熱衷於藝術，她的好尚很優美。她那在摩落哥的房子是神奇的，在方吞白羅的是新式而有趣。與其說她是聰明，不如說她是適宜於做一個愛人。但同樣地在她那泰然氣度之下，她有令人佩服的判斷力。』

『你以為爲什麼是她那愛嬌的解釋，海倫？』

「她是十足的女性。」

「你的意思是？」

「喏，她是各種特質的混合，好的和壞的；愛，無限的專誠於她所歡喜的人前，有時，但她又絕對的缺少考慮……當沙朗玩着誘惑時，她任何人都不顧，就是對最好的朋友也如此。這不是作惡，而是天性。」

「我可要說她是作惡。你可以說像老虎的吃人，非作惡而祇是天性嗎？」

「正是這樣。老虎不是作惡，至少不是故意如此……你剛才說得正對，沙朗是隻雌老虎。」

「但她看上去却是很溫柔的。」

「你以為如此嗎？但她並不。她也有一些粗魯；這是她美好的一種要素。」

其餘的女人更不客氣。老唐乾夫人，海倫的外姑，對我說，

『不，我不能說我歡喜你的朋友維葉夫人……她使我一個姪子的生活弄成悲劇。這好孩子在戰場上受了可怕的重傷。他復了原在巴黎做事，似乎必須如此般的……她征服了他，使他爲她非常發狂，以後她丟了他另找人……可憐的阿曼恢復了在前線的損失，後來却可憐地死了，在飛機上殞命……我不願她在我的屋子裏……』

我不想把這些閒話對菲力伯說，但往往不知不覺的告訴他了。他却輕描淡寫地毫不介意。

『似乎一點不錯。機會使得她有許多愛人。這是她的自由權，當然不關我們的事。』

接着，又說了些話他憤怒起來，

『無論如何，我總覺非常奇怪，她會因要生活公開而對丈夫不忠

實隨便什麼人在任何時間內打電話給她，她總是在家，而可以接見這人，一個有了愛人的女子大概不會這樣隨便。」

「但你怎能知道這一切呢，菲力伯？你打過電話給她嗎？你去看過她嗎？」

「有時，是的。」

### (十三)

稍後，我證明他們來往雖密而這親切却是天真無邪的。有一天早上菲力伯到辦事處去後別處來了一封信，這信在未得他同意之前我不能答覆。所以我打電話去通知他。但他的電話沒有閒。他正和維葉談着。我聽出了他和她的聲音。我想搖斷了，但我沒有勇氣這樣做，我就竊聽了一回兒。他們的聲音是快樂的；菲力伯是有趣而滑稽！我從未聽過

這種口吻，實際上我簡直已忘了他能這樣。我愛那雷內所描摹給我聽的，黯淡而悲愁的剛才從戰場上回來的菲力伯，但我也曉得這十分兩樣的人正和沙朗談着趣味濃郁的事。我深信他們所說的話。他們互相報告兩天來所做的事和讀的書。菲力伯把昨天看過的那本戲的情節告訴她，沙朗問，

「綺色白兒愛這戲嗎？」

「是的，我相信她愛，十分……你今天覺得怎麼樣？上禮拜六在唐乾家中臉色很不好看；我不願意你這樣。」

這證明了他們從上禮拜六起直到今天，今天是禮拜三，沒有會過面。突然地，我感到慚愧，掛了聽筒。我奇怪爲何去聽了他們的電話。這正壞得像私拆了旁人的信一樣。似乎這種事是我所不願意做的。十五分鐘後我打電話給菲力伯。

『我有些抱歉，我先前打電話給你時，你正在談着，我認清了是沙朗的聲音我就搖斷了。』

『正是呢，』他毫不侷促地說，『她曾有電話來。』

這些，似乎完全使我滿足而無疑，我暫時的平靜了。不久我又看出了菲力伯行爲中所受沙朗的影響。最要緊的，乃是他每禮拜中有二三天是不在家的，我沒有詢問他到那裏去，但我知道他們在一塊兒了。她有許多同性的仇敵，來聯絡着我，似乎她們是我天然的同志。那些好的人——我的意思是對於旁的婦人最好的人——用憫憐來對待我，關於我的不幸暗暗地譏諷着我；其餘的人以爲我對於什麼事都絕對的不明白，爲了免去談起了使大家不快，所以裝着佯。

『你不和你丈夫去看那些繩索戲，是不足怪的；那真討厭。』

『他可曾去看過那些繩索戲嗎？』我有時間自尊心被好奇心所

掩蓋着。

『你不曉得？他昨晚到過阿朗勃拉。他沒有告訴你嗎？他和沙朗維葉在一起。我以為你是知道的。』

男人們，在另一方面，假裝着可憐我，想給我以慰藉。

這是常有的事，當我們接到了一張晚餐的請柬，或我想提議些事時，菲力伯總道：『當然，爲什麼不？但在明天之前別就決定，我會告訴你的。』

我可推測出他所以延遲的原因，他要在次晨打電話去問一下沙朗，到那天她要不要出門，要不要他伴她。

在我看來，連菲力伯的好尚和個性，也漸漸明顯地，跟着這婦人的意思在轉變了，沙朗愛鄉村和花草。她懂得怎樣當心那些植物和動物。她在方吞白羅的林邊，建了一間茅房，她有時去住在那裏。菲力伯常告



訴我他厭倦於巴黎，願有一塊小地方在城外。

『但你有根陀馬呢，菲力伯，你却不願常去。』

『事情不是這樣；要化七小時我才能到那裏。我願有一塊地方，兩天或甚至一天就能來回的。強鐵萊，或康丕，或聖裘滿才合適。』

『或者方吞白羅，菲力伯？』

『方吞白羅，假使你願意。』他說，微笑地忘記了自己。

這笑，駭了我；我駭他的大膽。他似乎想說，『是的，我知道你明白，我相信你。』

我想，他雖沒有說明，而說明了是罪過的，但我證實了在他突然愛好自然和我的所以焦心中間定有着某種關係，菲力伯的生活現在是完全依靠着沙朗了。

在旁人雖不十分清楚，而在我却很明白，菲力伯對於沙朗的好尚

也有影響。我不大注意，但沒有一件事，關於他兩人的，可以瞞過我。禮拜六在海倫家裏，常談她所讀過的書。她讀的書都是菲力伯所歡喜而會叫我讀過的，這，不是不尋常的，是那些法蘭軒要奧黛兒讀的，現在更變成了菲力伯的口味了。我知道法蘭軒歡喜熱烈而有力的東西，卡定內兒特雷支及麥夏凡里。菲力伯本歡喜的是羅新羅文屠格涅夫的煙，普羅士早年的作品。那天我聽見沙朗討論麥夏凡里時，我沒法壓制自己那悲哀的微笑。因為是婦人，我知道關於麥夏凡里她知道得極少，像她的不能知道強烈的紫光和立馬新白蠟一樣，但我知道，她這樣的有興趣談着這些無非是在引誘一個男人，假使她以為是可能的。

當我最初認識沙朗時，我注意她很歡喜穿白色的衣服。我必須承認，她一定要養成這癖好的。在過去的數月中，她繼續地每晚穿着白色是菲力伯從奧黛兒那裏得到的特別嗜好。很平常的事，菲力伯告

訴我奧黛兒的自得眩眼。這是悲哀而苦悶的事情，感到菲力伯在旁的婦人身上保存着奧黛兒的生命，在沙朗，在我，我們二人都在重建她那失去了的個性，沙朗或許是不曉得的。

我是苦悶而悲哀，但特別爲了自己，並不因爲了我的嫉妒心，只是爲了傷心地發現菲力伯對於奧黛兒的記憶太不忠實。我起先認得他時，這忠實使我看做他一種最好的德性。後來，他給了我那篇他和奧黛兒生活的敘記後，我知道了她逃遁了的事實後，我更加佩服他對於自己專一的愛常能不變。我佩服而明白到極點，我自己翹出一個奧黛兒的可愛影像來。她的美麗，她的柔弱，她的樸素，她的詩意而精靈的智慧……是的，我並且嫉妒奧黛兒之後，我愛她了。她，像他所告訴我的她，似乎比我更有權利展開着心扉容納菲力伯。我滿足地犧牲了太美麗的宗教信仰；我知道我失敗了，我願意失敗。我在奧黛兒前心地光明地屈

了膝，我這樣地就找到了一種祕密的歡慰——或可說是一種祕密的虛榮。

不管外表，這種情感實在並不十分純粹。我之所以接受了菲力伯對奧黛兒的永愛，我之所以願意他們應當這樣，我之所以忘記了她的缺點，這完全因為我覺得可以利用這死了的婦人來保護着我而和活着的反抗啊！我寫的這些，表示了一個實際上比自己更會計算而更陰險的我。我不是為自己打算，祇是爲了我對於菲力伯的愛。我非常的愛他，我要他能偉大，比誰都來得完美。他和這超人——因為死了，能免去一切人間的缺點——的關係，在我眼中使他成一個偉大的人。但我怎能挽救他，當我眼看着他做了沙朗維葉的奴隸。我天天聽見她被人批評，她成了和我同樣質料的人，旁的婦女在我面前說她壞話，她很漂亮，也很聰明，但毫不神聖，又非超人。

(十四)

菲力伯屢次告訴我，『沙朗極力地想和你親密，但你不願意。她覺得你含着敵意而古怪……』真的，我們從瑞士回來後，她常打電話給我，我固執地不願同她出門。我不常見她。在我似乎得保持着一種尊嚴。但是爲了決意要把我的好意給菲力伯看，使他樂意，我允許去見她一次。

她在她的私室裏接見我，我覺得似乎很合菲力伯的口味，那房間是簡樸地佈置着。我表面上露着舒服而實則有些不好過。沙朗欣喜而滿足地躺在一張沙發上。立刻地，她顯得非常知心起來。我注意她稱我『綺色白兒』而我則支吾於『夫人』及『我的好友』之間。

『多麼奇怪』我想，當我聽着她時，『我知道菲力伯痛恨狎暱和

沒有貞操，這婦人看不上我眼的就是這些事，她談什麼時，都露出不貞靜的含蓄來。……爲什麼他會爲她這樣動心？但她有一種可愛之處在他眼睛裏——她顯得很快樂……我疑惑她是真快樂的。」

一幅維葉的印象，禿頂沒神氣的聲調，湧現上我的腦膜來。我問起他的近況。他和平時一般地不在家。

「我不大關心約克，你知道……雖我們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是非  
常正直，非常坦白……祇不能保持一種傳奇式的熱情戀愛——在十  
三年結婚生活之後；我得到的祇是一些虛僞。」

「但，總是愛的結合，可是？」

「是的，我敬重約克。我們在一塊兒有着美麗的辰光。但熱烈則不  
長久……戰事分離了我們。四年之後，我們就慣於分居了……」

「多麼不開心的事。你可不會想法恢復你們的快樂？」

「你曉得，一旦愛去了……尤其失去了肉體方面的——因我對於約克，仍有一種感情——非常不易恢復，一對很相契的人兒……約克有着一個情婦；我知道而也默許了的……你還不能了解這個，但某種時期一到，一個人就感到獨立的需要。」

「爲何如此？在我看來結婚和獨立是兩個完全相反的名詞。」

「在起初，誰都這樣說。但你所看見的結婚，是在紀律方面的。這可使你詫異嗎？」

「或許稍有些詫異……我的意思……」

「我是很坦白的，綺色白兒，我恨裝模作樣。假使我佯作愛約克……或佯作恨他……我將同情於你，但我不是這種人……你可明白了？」

她說話時不看着我，她一壁說話一壁在一冊書面子上用鉛筆畫

着。她那下注着視線的樣子，臉色是憂鬱的，似乎被一種隱伏的痛苦燃燒着。『她的內心是不快活的。』我想

『不，我不十分了解……過這種紛亂而不安的生活，定是非常無望而乏味的……並且，你已有一個兒子。』

『是的，但你會明白，當你有了兒子時，一個婦人怎能和十二歲的小學生有着同樣意見呢？當我去看他時，我有一種堅定的意見。我討厭他。』

『你以為，那末，母性的愛也是假裝出來的嗎？』

『不，這完全看環境而定。你是多麼善於非難啊，綺色白兒！』

『唔，我所了解你的是當你說，「我是很坦白而痛恨裝佯，」你却沒有勇氣證實自己的罪過。你的丈夫有他自己的自由，亦允許你的自由，……你們為什麼不離婚呢？在我看來那是更妥當而更合理。』



『多少古怪的想頭。我不願再和人結婚了。約克也如此。我們爲什麼要離婚呢？我們有許多的共同趣味。我的奩資購買了馬拉加土地，但逐漸擴充是約克的力量……並且，當我看見約克時，我就異常快活。一切都比想像的還複雜。親愛的綺色白兒。』

她接着談她的阿拉伯馬，她的珠寶，和在方吞白羅的綠房子。

『多麼有趣』我想：『她說着輕視奢侈，她的實際生活却完全相反，而不能不那樣說……或許，菲力伯之所以傾心於她者，就在她那對什麼都有興趣的天真氣……但同樣總是有趣的，把她在男人前，那抒情式的獨語來和她那許多好尚比較一下。』

當我走時，她笑着說：

『我或許很感動了你，因爲你是個新嫁娘，沉浸在愛的海中……一切都是很可愛的。但不要弄成了悲劇。菲力伯於你很相得，你知道；他

時常說你很好。』

在我是不可忍耐的，沙朗保證着我，關於我的婚姻觀念和菲力伯的熱情。她說『有閒就來，願意嗎？』但我從不曾再去過。

(十五)

幾個禮拜之後，我病了。我咳嗽，發冷。在晚上，菲力伯寸步不離我的病榻。微微的頭暈和寒熱，或許給了我些勇氣，我告訴他我對他觀察的變易。

『你不能自己知道自己，菲力伯，但我也不能比你好……太離奇了……就是你說的那些事……一晚，我很感動，當你和毛荔絲特唐乾辯論時；在你的判斷中有一種奇怪的乖戾。』

『很詫怪的，你對於我所說的都加以注意。那晚，我說的什麼，什麼

是你以爲乖戾的？」

『我常愛你關於忠實的見解，誓言的神聖，訂約的責任，但那時，你記得的，毛荔絲也主張這樣。而你却相反地說，人生如朝露，人生能有多少快樂的機緣，還是及時行樂吧，誰給你快樂，就接受誰吧；那時，菲力伯——爲了要說這話，我別轉了頭，不看着她——似乎你爲沙朗而出此的吧？你知道她正在聽着你，而這是合她意的。』

菲力伯笑着，握了我的手。

『你的手是這般地燙人，你正有着什麼樣的想像啊。當然，我不是爲沙朗而發此。我的話是毫無用意的，我們時約束着自己，實際上我們不知道做些什麼，所以我們須要忠實，我們不願使我們愛的人有些不滿意。爲了不明顯的理由我們不贊成我們自己那某種的快意，我們後來要懊悔的。我還有一種虛偽的德性；我們從沒有原諒那些使我們自

己不贊成的人，雖是自己願意，而在他們和我們兩方面都有益處的，假使我們有允許我們的愛的勇氣而把人生公正地看待着。」

「你怎樣呢，菲力伯？你現在有些懊悔了嗎？」

「你總把個性應用到隨便什麼上面去。不，我沒有特殊的懊悔。我非常愛你；我同着你非常快樂，但假使你不嫉妬，我當更快樂。」

「我不願這樣。」

次日，醫生診出我有很厲害的扁桃腺炎。菲力伯常留在我的旁邊，服侍着我，非常熱情地。沙朗送給我一些鮮花和書籍，來看過我，直到我起了床。他們很好的對待我，但當我病瘳及恢復了往常生活後，我又被他們的親密擾亂了，一切都恢復舊樣。並且，除我之外另有人被他們擾亂了。史里勃爾先生，是菲力伯辦事處的主任，一個阿拉司頓新教徒，他常到家中來吃飯，我和他締結真切的友誼，他是心志堅定而爽直。一天

我到菲力伯的辦事處沒有找到時，史里勃爾怯怯地對我道。

「馬塞納夫人，請原諒我，假使我請教你一個問題。你可知道什麼使菲力伯先生變了從前的樣子？他像換了一個人。」

「他那一方面變了？」

「在他，似乎什麼都不關心了；他中飯後不常到辦事處來了，大概是如此；他不注意那些雇客們，他已三個月不到根陀馬了。我想代他照顧照顧，但我又不內行……我沒法想。」

原來如此。他告訴我為職務忙着，原來全是謊話，他本是非常謹慎而忠實的啊。但是他爲了使我不疑惑他而說着謊呢？更進，可是我更容易相信了他的正直呢？有時我要討他的歡喜，我自己要自己不使他難堪，但我也沒有忘記時時盤問他責難他。我感到傷感，固執，和憎恨。他時常忍難地答我的話。我自己對自己說，在同樣情形之下他更能忍受

奧黛兒，但我自己深深地寬恕着自己，我想我的困境比他更壞得多。因為一個男人沒有一生都消磨於愛情。但還有他的工作，他的朋友，他的雄心，像我這般的婦人却是全靠着愛情而生活的啊。沒有什麼能代替的東西。我不歡喜婦人，對男人也很淡漠。等待了那麼久，我以為已得到了無匹而絕對的愛情。但我現在已把牠失去了啊。我明白這是無可救藥的可怕的悲劇。

這樣地過了我第二年的結婚生活。

(十六)

那時有兩件事，能鎮定我那憂慮的。好久以前菲力伯就想到美國去旅行一次。他要得一些造紙工業的學識，和看看美國的工人情形。我很希望能同他去。他常和我討論這件事，並且要我留心船期和票價。以

後，經過幾次的考慮，事情又擱起了。我現在是決定他再不會想起這件事，而我也無心於此的了，實在那時我對於什麼都無心的了。我常常想要採取英雄式的愛情。『我愛着，我無論怎樣都愛着他，但我是不會再十分地快樂了。』

正月裏一晚，菲力伯告訴我，『此刻我決定了。我們在春天到美國去吧？』

『我同去嗎，菲力伯？』

『當然你是同去的。並且這是我所以要去的主要原因。我們在那邊可就擱六禮拜。我在十天之內結束了我所要做的事，那末，其餘的時間，我們可自由遊玩了。』

『你多麼好啊，菲力伯；我很樂意。』

我實在以爲他是很好的。自信力使人這樣深切而純潔地謙虛。實

實際上，我不能相信菲力伯同我旅行能得到多少快樂。我最感激他的是，他自己取消了他在兩個月中和沙朗維葉相見的機緣。他可曾愛着她，我是最怕她這樣，他是非常關懷於他所愛的人，他不能這樣的離開她吧？所以，總之，事情並沒有像我所想像的那般嚴重。我記得在那個月裏我是怎樣地安心而暢快啊——我一次也沒有用問題和盤詰去使菲力伯爲難。

二月裏，我覺到我是懷孕了。這使我異常的歡喜。我熱烈地希望有一個孩子，尤其是男孩子；我想像這孩子是另一個菲力伯，但這個菲力伯會完全的屬於我，至少十五年。但起初數月的妊娠使我身體感到很不舒服，並且證實了我不能作航海旅行。菲力伯意欲放棄這旅行。我知道他已發出了許多信，排定了參觀工廠的日期，並且和各方面都約定，所以我提議要他別再變更計劃。回想起來，我那時忍着悲痛與他分



離原有着幾種理由。第一；我知道自己已失去了美貌，我的臉色很憔悴；我怕他不歡喜和我在一起。還有，我當然愛和菲力伯在一處，但或許我更願意把菲力伯和沙朗隔離了。末了，我常聽見菲力伯說，婦人最大的力量是在分離的時候；真的，不在一處時，他們可以忘記了她們的缺點，她們的怪癖；他們能發現她們在生活上，是寶貴而有不可缺的要素，這種要素在一處時想不到的。『真像鹽一樣』他常說，『我們不願吃牠，但從我們的食品裏取消了鹽，無疑地我們要死的。』

假使在千里外的菲力伯，發現了我是他生活上的鹽啊！

他在四月初放洋，他臨行的吩咐是要我去看看朋友自己排遣排遣。他去後的數天，我漸漸覺得好些，我稍稍地出出門。我沒有接到他的信；我知道至少要兩禮拜之後才有信來。我覺得我要去掉些縈心的悲愁。我打電話給些朋友，我想這是很適當的，我要交接交接沙朗。但我打

電話去時總沒有人答應。後來一個僕人來說。她離開巴黎已兩個月了。這給我一個可怕的打擊。我相信，當然是想像的，因為沒理由否認她是和菲力伯同行的這件事。我問起她的行止；僕人告訴我她在她的馬拉加家中。當然這樣的；她是援着常例到摩落哥去了。但，我把電話搖斷以後，我覺得疲困到了極點而須睡下，深沉而悲怨地思想了好一回。爲何菲力伯那般欣喜地和我分離我明白了。我尤其傷心的是他事前一些也不會提及。他却使我相信他這次的旅行是慷慨的犧牲。今天因爲時期的不同，我感到他的善意了。他一方面沒法離開她，一方面又很溫良地對我，菲力伯已盡力把他對她的那種無可否認的愛分給我許多了。

他第一次的來信，驅除了我這種印象。信是熱情的美麗；他似乎因爲沒有和我同行而不高興着，願意分潤些生活的樂趣給我。『這地方真再適於你沒有的了，綺色白兒。這是一處完美而舒適，有力而齊整的

地方。紐約或許是一所被萬能而聰明的綺色白兒所佈置的大房子吧。  
『在另一封信裏，』我怎樣的會不見了你，我最親愛的，晚上在這旅館的臥室中，充滿着令人厭倦的電話聲，我有趣地在腦海裏找出了你。我們能長談着，談我歡喜的東西，我們能批評我們日間所遇見的人物；你那機警的腦子定能幫助我想着有意味的事情。接着你會對我說，或許帶着似乎毫不介意而却喃喃地說，「你真以爲昨夜在一處的勞倫絲考伯夫人美麗嗎？」我將吻着你，大家相視一笑。我們可能這樣，親愛的？』當我讀着這些時，我笑着，真的，我很感激他能深知而不把我忘記。

(十七)

人生的一切，都不可預期，或許是永遠這樣的。這次的分離，我起初覺得十分可怕，但現在在我的記憶中却還保存着一個比較快樂的時

期。我非常孤單，但我讀些書，做些事。大部分的時間覺得困倦，一天總有些時是在睡眠中過的。因為病能嚴緊地節制我們的欲望和思慮，所以牠是精神的快樂。菲力伯遠遠地離着我，但我知道他健適而樂意。他的信是動人的。我們中沒有陰影遮上心頭。更沒有爭吵的事。沙朗是在摩洛哥的內地，離着我丈夫有七八天的海程。全世界在我看來比我從前所知道的更美麗些，生活來得更加舒適而甜蜜。我於是記起了菲力伯曾對我說過的一句話，從前我想是可怕的，『愛站在死亡和分離上比站在猜疑和欺騙上來得更好』。

我曾允許菲力伯不疎遠了我們的許多朋友。我在唐乾家吃過一次飯，在考雷家兩次。她漸漸地衰老了。待死之年使她和那些陸軍上將，海軍大佐，公使等人斷了關係。人漸漸少起來了。她自己，簡直在友誼和喧鬧的環境中會打起瞌睡來，有人說她會在一席晚餐時死去。我對她

仍有着相當的感激，因為我和菲力伯開始的見面是在她家裏，我誠懇地見她。並且簡直有一次或二次我獨自陪着她吃午飯，違反了座中的大眾的習慣。一晚，我在她面前展開着心扉，當她鼓勵着我時，我後來告訴她我那整個的生活歷程——從我的童年起，我的結婚生涯，直到沙朗擾亂了我的快樂以及我的妬忌止。她含笑地聽着我。

『讓我告訴你，孩子，假使你的不幸只是如此，那麼，你還是自尋些快樂吧。你不滿意於什麼？可是你的丈夫對於你不忠實？男人從沒有忠實的……』

『請你原諒，考雷姨母，但我的外舅怎樣，譬如……』

『你的外舅是一個出世的人，我承認。我比你知道他得更清楚些。但他的美德在那裏？他在一個外省的小城裏，一種奇怪的環境中，度他的青年時期……他不受任何的誘惑，啻說我那親愛的丈夫吧。你以為

他永遠愛着我嗎？你可曉得，我二十年來，我發現一樁事，我那最好的朋友，瓊內特·卡索立，是他的情婦……我本不想告訴你，我對於此事毫不介意，但不知不覺地說出來了，也罷……我記得那天我們舉行我們金婚禮的時候……在巴黎說得上的人都請來了……記得老阿特林，他的腦筋不大光明，他演說，講到瓊內·卡索和那個海軍大佐，那使我煩擾！當然，大家覺得可笑，但實際上大家都覺得甜美的。我們老了，我們懂得怎樣去生活，我們照着我們知道的最完善的做，別破壞了可以得到的快樂……並且，晚餐是非常精緻的，大家一點也不想旁的事了……

『這好極了，考雷·姨母。但我假定這也看着一個人自己的脾氣而定。就以我爲例吧，愛情是代表了生命中的一切，社會不使我感到興味。所以……』

『但，親愛的孩子，誰要你犧牲了你的脾氣呢？不用說，我很愛我的姪子，我無論到什麼時，我也不會勸你另外找尋一個愛人……這是一定的……但總是，假使菲力伯要找尋一個別的年輕而美麗的妻子，那末，你另外適人，我也不會來責備你。真的，就在這屋子裏，我也知道很有人傾心於你，並且……』

『但，親愛的考雷姨母，我是重視婚姻的……』

『當然……我也如此……我已證明了這個，但愛情是一件事，而結婚又是另一件事……每人都得有一塊粗布，但永不准我們在這上面繡着一些花嗎？唯一的事是做這事的方法。我所不滿於現代青年婦人者，就在她們的沒有教養。』

老太太這樣的談了好些時；她使我很有興致，我們大家都互相歡喜，但我們的境地不一樣很難得到深的了解。

我也曾被桑美爾浮請過，他和菲力伯有着業務上的關係。爲了他們和菲力伯的愛情，我想我得接受他們的盛意。當我一到他們家裏時，我後悔起來了，因爲那裏的客人我一個也不認識。房子很精美，或許佈置得過於時式而不能使我有興趣，但却有一種美好的韻味。菲力伯假使在，他定歡喜那些圖畫；馬克脫有好幾張，悉司婁一張，雷盤也是一張，桑美爾浮夫人給我介紹了許多客。大部分的男人是成功的工業家，有敏感的臉容而粗笨的體魄。我不注意他們的名字，注意了也會立刻忘記的。『這是各達夫人，』女主人說。我注視那接見我的婦人，她是很標緻的。似乎她的美已有點遲暮之感。她的丈夫，穿了里昂式的禮服，態度很傲慢。我沒有見過他們，但從前似乎聽過人家說過各達名字的。我問女主人，

『這位各達先生是怎樣的人？』



『各達？他是個大鋼鐵家。阿克里特羅司廠的經理，並且在煤礦界裏也很有聲望。』

似乎菲力伯曾對我談過他，或是維葉吧？

在席上，各達坐在我的旁邊。因他沒有知道我的名字，所以他注意到座位前的名片，立刻對我說，

『你可是菲力伯馬塞納的太太嗎？』

『是的。』

『我認識你的丈夫已多時了。我起初幫着他的事業，或可說他父親的，在立摩新。他們開始時是很困苦的。他要我管理造紙廠，但我對於此事毫無興趣。我在那裏很乏味。你的翁大人又是異常嚴刻而不易合作。在根陀馬我一些好印象也沒有留下。對不住，我不當說這些的。我希望我沒有使你見怪。』

當他說時，我頓時憶起了……密撒，他是密撒的丈夫……一切都

是菲力伯曾寫信告訴我的關於他們的事我完全想起來了，似乎每個字都清楚地在我眼前展開着。那個美婦人，在餐桌的另一端，眼光柔靜地欣然地和鄰座的人笑着的婦人，是那晚菲力伯曾擁抱過的啊，他們那時同坐在榻墊上，傍着將熄的爐火。這似乎太希奇了。在我的想像中，這殘忍而感覺銳敏的密撒，可斷定是學着羅克里徐波加及漢蒙的個性。菲力伯描繪她是非常不行的吧？我奇怪着。但我必得和他的丈夫談。

『是的，不錯，菲力伯常在我前提及你的大名，』我接着是似乎有些不自然地說，『各達夫人是我丈夫的前妻的好友，她可是？』

他偏促地把注視我的目光轉開了。我想他是知道的。

『是的，她們從小就認識了。後來她們鬧翻了；奧黛兒對密撒並不一樣要好。便是瑪麗泰縷絲，但我常叫她密撒。』

「你當然可以這樣。」

我想這樣肯定的語氣是多麼詫異，就轉換談資了。我們談着德法二國的鋼鐵礦，和煤的狀況。他告訴我這些重要工業對於外交業務上的影響。他的意見是廣博而有趣。我問他可認識約克維葉。

「在摩落哥的維葉嗎？是的，他是我們公司中的一個理事。」

「你想他可聰明？」

「我不大知道他……他是成功了的……」

席終後，我走近他的太太。我知道這樣是菲力伯所不允許我的，我努力地阻止自己，但總敵不過熱衷的好奇心。她有些驚訝。我對她說，

「你的丈夫在席間告訴我，你是很知道我們的，幾年前。」

「是的，」她冷冷地答着，「猶連和我曾在根陀馬住過幾個月。」

她奇怪地注視着我，似乎她是傷心了，但又有一種願望想問我些

事。她像煞疑惑我已知道了實情，我的誠懇是假裝的。頂奇怪的事是我覺得她很動人。我被她的美麗，她的憔悴而憂鬱的面貌打動了心。我想，『她是有着苦痛的婦人。』誰了解她呢？也許是她要菲力伯的快樂吧？她因為愛他，或許在想警醒他，使他拒却那個祇能使他不快的婦人吧？那可說是一種罪過嗎？

我坐在她的旁邊，想交好於她。費了我一個鐘點，她才談到奧黛兒。她沒法不用一種不安的態度來敘述，她的情緒是何等緊張，記憶是何等的明晰。

『要我談到奧黛兒，是十分的爲難』她說。『我深深地愛她並且我也很佩服她，於是她傷了我的心——於是她死了。我不願意誹謗她——尤其是在你之前。』

她再看了我一看，用一種同樣的奇怪態度，想說下去，而又不便說

下去的樣子。

『請別以爲我對她是有敵意的。我聽人說過許多關於她的事，結果我覺得她是我的一部分。她一定是美麗的。』

『是的，』她悲愁地說，『她是特殊的美麗。她的目光中有一種，雖然我是不十分歡喜的……一種，不，我不是說狡詭……這過分了；比較上說有一種和她內心不符合的質素妥當些。奧黛兒是一種需要他人約束的人。她常違反着她自己的意志和真理。她的美麗使她相信自己話總是對的。你的丈夫時時留意她，同他在一處真合式，但我則不行；她不能原諒，當我不能負責時。』

我聽着她的話，傷心了。現在我得到的奧黛兒，和雷內及外姑所說的一樣，簡直是海倫·特唐乾所形容的沙朗一般的奧黛兒，但不是使我愛着的，菲力伯所說的奧黛兒。

『多麼奇怪。你給了我一個強毅而忍性人的印象。當菲力伯說她時，她是個柔弱的婦人，常常屈服，很天真而心地正直。』

『這也是對的，但我以為這是奧黛兒的外表。她實際是果敢而大膽。我不知道如何形容……她有戰士般的果敢。譬如，當她決定要藏匿時……但我不便告訴你這些……』

『你所謂的果敢，菲力伯所謂的勇氣；是她特性之一種，他也說過。』

『當然也可這樣說；都對的；但她沒有限制自己虛偽的勇氣，雖然她有勇氣要怎樣就怎樣做。這是同樣的事情，但比較少困難些。』

『你有孩子嗎？』

『有的，三個，二男一女，』她看着地板說。

我們談得很晚，在我們分手以前，已締結了很好的友誼。這是第一

次，我完全不相信菲力伯的評判。不，這婦人不壞。她經歷過愛和妬。爲了這個我要責備她嗎？當分別時，我忽然感得懊悔了。我對她說，

『再見。和你相見是有趣的。我現在孤獨着，或許我們可以在一處做些事。』

我離開那客室的一瞬間我自己對自己說，這是錯了；菲力伯將不贊成的；他知道了我和密撒締了友誼，他定將生氣，而他這生氣是錯的。

無疑地，她也在我們的談話中得到快意，或許她更想知道些我和我的生涯；兩天之後，她有電話來，我們就計劃着到波阿去散步。我所需要她的是使她談談與黛兒，學一些與黛兒的好尚她的習慣——這樣或許使我能更得寵於菲力伯，而菲力伯我又不敢討論這些過去的。我問着密撒許多問題，『她怎樣打扮？』『什麼裁縫給她做的衣服？』

「我聽說她有安排花卉的特殊技巧。怎樣的技巧告訴我……但可新奇？你說過，誰都說過她有那迷人的力量，但你更特殊地說了許多似乎不近人情的她的性質。那末，什麼，這也是迷人的解釋嗎？」

但密撒不能給我以完全的答復，我常見她，把那問題向自己再問一遍，結果仍不能找到答案。假使把她所談關於奧黛兒的話歸併起來是如此，她如沙朗般的對於大自然能精密地欣賞，她有着我所沒有的自然性。「我太整齊了，」我想我太相信幼年的刺激了。我相信菲力伯傾心於奧黛兒的天真比任何她的個性來得厲害。

後來，我們更親切地談到菲力伯。我說我是何等深切地愛着他啊。

「是的，但你同着他快樂嗎？」

「非常快樂。爲什麼？」

「沒有什麼……我問問而已。我很知道你如何的愛他；如何的執



住了他的心。但同時他遇見了奧黛兒一類的婦人時，就要露出弱點來，我猜想這定使他非常爲難。子盡一個做丈夫的責任。」

「你爲何說『許多婦人』呢？你知道他一生中還有其餘的婦人嗎？」

「不，但我想像着。你可知道，他是一種要給熱情的表示所反對的人。當然，我不了解，實際上對他不知道得不十分清楚，但我能想像着。我所知道的不過是不關緊要的方面而又給我的感覺所濾過了的他。讓我再聲說一句，我的話都是毫無價值的。我實際上確是不了解他。」

我突然覺得煩惱了；她似乎樂意地談這些事。菲力伯不錯嗎？她是存心不良嗎？我回家後度了一個可怕的黃昏。房間裏有一封菲力伯的信等着我。我在腦筋裏祈求他，恕我屢次的猜疑了他。當然他是有弱點的，但我就愛他這些弱點，密撒那些亂人心意的話我只當她自己戀愛

失敗的緣故。以後她又來約了我幾次，但我每次都謝絕了。

(十八)

菲力伯行將回來了。我一想起真是不可形容的欣慰。我的身體健康得多了；真的，我似乎比未懷孕前更好了。他歸家的喜信和新生活的憧憬形成了我的安定和恬靜。我預備着許多可做到的事，要使菲力伯回來時欣喜地驚訝的事。我想他在美國定看到了許多美人兒和完善的家庭佈置。最使我憮然的，爲了這懷孕，我不能穿緊貼而時髦的衣衫。我參考了從密撒口裏得來的奧黛兒的佈置房子方法，我把屋子裏的陳設變更了些。在他到家的一天我就各處插了白花。這樣我定能克服他時常似說笑地說我的不可思議的吝嗇。

當菲力伯在卡爾聖拉查登岸時，我發現他更年青而快樂。六天的

海風把他吹得臉色紅紅的。他帶回了許多的記憶和軼事。第一天太快樂了。我可以決定，沙朗仍在摩落哥。這完全爲了我，他給自己一星期的假日。

在這禮拜中，有一件事使我明白了菲力伯真性。一個早晨大約十點鐘，我出門到成衣鋪裏。菲力伯仍在被窩裏。當我回來時他對我說，我走後，電話上的鈴聲響了，他去接，是一個他所不熟悉的男性聲音說：

『馬塞納夫人？』

『不，我是馬塞納先生。你是誰？』

一陣尖銳的喀喇喀喇聲。那邊已搖斷了。

這使他很驚詫；他就問接線生這是誰打來的，過了一回，說是從股票交易所，公共市場來的。或許是接錯了，但以後就再沒有解釋了。

當我回來時，他說，

「誰會從票據交易所打電話給你嗎？」

「從票據交易所！」

「是的。有人在那邊招呼你；我答我是馬塞納先生，那人就立刻搖斷了。」

「多麼希奇！你沒有弄錯吧？」

「這用不着問的，綺色白兒。當然我沒有弄錯。聲音是非常清晰。」

「男人還是女人？」

「當然男人。」

「爲何說當然呢？」

他用着一種從未對我有過的聲調；毒恨我，我難過了。他雖說是男人的聲音，但我相信是密撒打來的——她常這樣的——然我不敢說出她的名字。我對於菲力伯這樣地疑惑一個忠實於他的妻子有些忿

然，但同時我却有些沾沾自喜。他會從此以後妒嫉我了嗎？似乎我變成了一個我所不曾預知的婦人，諷刺而輕佻，還略帶傲慢的綺色白兒。親愛的菲力伯！你可得知我是怎樣地祇爲你而生活着，你是應當放心，或許太可放心。午飯後，他對我說，偶合地用着我從前用過的問話，

「你今天下午將做些什麼事呢？」他問。

「沒有特殊的事情，買些東西；五點鐘我想到勃里芒夫人家中去茶話。」

「你不高興嗎，假使我想和你同去，現在我是在假中呢？」

「那裏，我很願意。你最近從沒對我慇懃過。六點鐘，我將在那裏等你。」

「在六點爲什麼？你剛才不說五點嗎？」

「是啊，照例，他們請客單上定的五點，但六點以前不會有人去的。」

「我不能和你同去買東西嗎？」

「當然可以。但我以為你須到你的辦事處去看看有沒有信件。」

「那不必急。我想明天去。」

「你正是一個完美的丈夫，當你從旅行歸來時，菲力伯。」

他同着我出去，整個的下午我們在一種緊張的霧圍中過着，這在我們是非常新鮮的。菲力伯的摘記中寫着些關於這天的事；這宣露了那天對我的感覺，我在那時還不信有這樣的緊張。

「似乎在我走後，她已發生了一種從前不會有過的自信力和自決力。這是所謂自決力啊！爲何這樣？簡直奇怪！她離了馬車購買了些花朵，她一面給我一個長而深情的注視，在我覺得太不平常了。在勃里芒

家中她和格林醫生長談着，我使自己注意着他們說話的語調。他訴說他一個老鼠的試驗。

「把一隻沒有發育的雌鼠放在一隻小鼠之旁；她一些也不注意，假使人不去喂那小鼠，她聽小鼠挨餓。但給她在卵巢裏做了注射後，她就變成很好的母鼠了。」

「多麼有趣，」綺色白兒說。「我是怎樣地願意看一看這東西呢！」

「隨便什麼日子到我實驗室來，我可以給你看。」

剎那間我覺得格林的聲音，似乎很像那天在電話中聽過的。」

在摘記裏，使我覺得這是從沒有如此不合理的嫉妬，從沒有這樣的祇憑着理想。這格林確是一個動人而聰明的外科醫生，他在社會上

很時髦，我感到有趣。但他何嘗在我的心上。從與菲力伯結婚那天起，我簡直接見男人都不願意；任何男人在我看來都太壞了；他們的目的祇不過幫助幫助或竟有害於菲力伯。我要愛旁的人，自己連想都沒有想到。但，菲力伯還寫着和上面那般摘記相仿的話，

「愛情和猜疑的苦悶混合在一起時，我才相信真的已浸在愛情中間了。同是一個綺色白兒，在三個月之前，使我煩膩，她總不離開我，但現在我要她緊跟着我而她却不這樣了。她可曾真的使我討厭嗎？卽就現在而言，我雖外貌減少了許多興致，但我從未有一刻兒的辰光覺得她討厭啊。綺色白兒對於這情形很覺得驚訝的，但她本來有拘緊的個性，實際上這種變動或可使她迷惑，那天早晨她對我說，

「假使你<sub>不</sub>以爲意的話，今天下午我要到巴士特氏試驗所去看



看格林的實驗。」

「你一定別要去吧，」我對她說。

她看着我，爲我的惱怒把口噤住了一回兒。

「爲什麼不呢，菲力伯？你那天也聽他談過的；這看來是很有趣的呢。」

「格林的對待婦女，很使我不高興。」

「格林？多麼古怪的念頭，這個冬天我是常看見他的，隨便在那裏，我倒沒有看出過他有什麼壞處，而你是不知道他的；你不過和他接觸了十分鐘而已，在勃里芒家中。」

「對啊，就在這十分鐘裏……」

接着，我第一次發現了綺色白兒有一種像奧黛兒同樣的笑容

「你要嫉妬嗎，有時啊，這太可笑了；你猜想不出我是怎樣地感到

有趣。」

我很記得那時的情形。這稍微給了我些趣味，像在上面寫的那樣使我暢快。突然地，我覺得已把握了菲力伯思想中的一種實質，那是已很久地給我這機會了，而我以前是不知道。一些不可言喻的東西，我已不問所以地抓住而保存着了。這影響是大的，假使在我一生之中有一些放肆之處，我覺得是那時養成的，我知道玩着些神祕而放蕩的事，倒能添加了維繫我丈夫的新力量。我做了兩種或三種無傷的試驗。是的，這是菲力伯的特性。猜疑使他苦痛而昏亂。我更知道這是他無窮盡的困頓。爲了我曾讀過他過去生活的記載，所以我知道，但我每天使我的意見不稍有變更。他爲我的話和行爲弄得沒法想，他就獨自憂愁地沉思，睡不着覺，對於工作也沒興致。他怎能使他自己不這樣愚蠢呢？四個

月之後，我將分娩了，我整個的思想，集中於他的事和生產問題。他不知道我就將分娩了。

我決定不必再用這手段，而定可勝利的了。這是我僅有的慈悲，這是我唯一的犧牲。爲了這個，我這樣做時希望你原諒我，菲力伯，原諒我從前那暴戾而瘋狂的嫉妬，因爲我那狹窄的心地常使你發怒並且，我本還可以進行着，想法子減去你的力量，你的自由，你的快樂我本還更能使你嘗一嘗你所尋覓而需要的不安。我不願這樣做下去了。我不再用策略來得到你的愛，我不再讓無遮攔的心機和你爭鬪。當你把我長矛對着我時，我也要無抵抗地向着你。我相信我這樣是對的。在我看來純潔的愛是偉大得很。在雙方無情地爭鬪之上。當然可以要旁人愛我而用計策達到目的是不行的。這是你最大的毛病，我的愛人。你要在一個你所愛底婦人的暴戾上才可表現你的愛出來。我對於愛的見解

完全不這樣。我覺得自己能有完美的熱情，簡直是絕對的服從。在世界上我沒有使你表示愛的天性。有許多我們的朋友曾爲這種苦痛見解。我害了，你也如此，但在我却不會有影響的。你是我整個的宇宙。或許這樣的告訴你，你是愚蠢的。但有什麼關係呢？爲了你，我的愛人，我不必再做聰明的事了。我不容自己有絲毫隱諱，有絲毫虛僞。我愛你。

在數天之內，我自己節制了的行爲和我真誠的心，也使菲力伯感激了。我不去看格林，不願這樣，爲了他有些動人。我大部分的時間守在家裏。

我妊娠的末一個月是很困苦的。我覺得自己便便的大腹出門實有些不雅觀，或許要使菲力伯難堪，在最後幾個禮拜中，他也異常的愛着我，每天在家裏，給我高聲地唸着書。我們的結婚生活從未像這樣的親密過，我們再把許多著名小說來同着讀。我年少時曾讀過巴爾扎克

和托爾斯泰的作品，但內容都已遺忘了。現在，什麼都覺得意味深長。我像安娜加朗寧娜中的陶萊；安娜則一半兒是奧黛兒，一半兒是沙朗。當菲力伯讀時，我覺得他也有同樣的比擬。時時地，讀到書中有一句能使我們，或我，清楚地想起自己的過去的句子時，菲力伯把目光從書上移起來不能抑制地看着我淡淡的一笑。我也不禁莞爾。

我非常欣喜知道菲力伯不再爲我而苦悶了。他從不發怨言，他很好，但時常地，他要嘆氣，在我床邊的圈椅裏坐着，倦怠地伸開他的長臂，用手拭着他的眼睛。

『倦了，親愛的？』

『稍微。我覺得我須要換換空氣了。那公事房，一天到晚……』

『是的，你還每天晚上伴着我。你爲何不出門走走呢，親愛的……』

看看朋友……你爲何總不到戲院或音樂會中去呢？』

『你知道我是最怕獨自出門的。』

『沙朗快回來了，他們說她離了此地已兩個月了。你會得到她的消息嗎？』

『是的，她寫過信給我。她說她要在那邊多耽擱些時，不使她的丈夫孤獨着。』

『這爲什麼呢？她每年都讓她他單獨着——爲什麼頓時關懷起來了呢？這很有趣，可是？』

『我那裏曉得？』他微怒地說。『我不過照着她信上說吧了。我不過知道這些。』

(十九)

沙朗在我分娩前數禮拜內回來了。菲力伯突然的變了樣子，使我

受了很大的刺激。一晚他輕快而欣然地回來。他給我買了些鮮花和最愛吃的很肥的小蝦。他在我臥室裏打着盤旋，興奮地，說着辦事處發生的笑話和他遇到的出版家。『有了什麼事呢？』我滿腹狐疑地想。『什麼使他這樣的喜氣洋洋呢？』

他在我床邊吃晚飯。我破例地眼光看着別處，問道：

『沙朗仍沒有消息嗎？』

『什麼？』他似乎出乎意料地答着，『我沒有告訴你今晨她有電話來嗎？她是昨晚回來的。』

『我真爲你高興，菲力伯……現在有人伴你出去玩了，當我不能的時候。』

『別歎了，綺色白兒。我將不離開你的床邊。』

『我要你離開；我不會孤單的，母親快到巴黎來了。』

『倒也好，』他樂意地說，『她現在恐已離此不遠了；她那最近來的電報是從那裏發的？』

『那是從船上發的無線電，但郵船公司裏告訴我，明天一定可以到蘇彝士了。』

『我很爲你高興；她真好，老遠的來看你。』

『是的，菲力伯，我的家庭同你的一樣——有什麼生產或喪亡的事，都能使他們作一次旅行。我記得我們有一位外省的表兄出殯，在父親的記憶上保存了一個極快樂的印象。』

『我知道的。當馬塞納祖父老得醫生不准他去參加葬禮時，他怨憤地道，「他們不許我去參加可憐的羅桃維的葬禮，」我簡直沒有尋快樂的玩意兒了！』

『你似乎今晚的樣子來得更加爽快，菲力伯。』



「我？但不見特別有些……但總之，天氣太好了，你將輕身了，這九個月的妊娠將告結束。所以我快樂。這很自然的，是不是？」

實際上，我看他那過分得意的樣子，簡直有些傷心，我明白他變換樣子的緣故。他從聖毛荔回來之後，從未有像今晚這般的增加了食量。他的胃口，是我已注意了好幾個月了的。晚飯後，他活潑得不肯休息，他張着口說。

「我們要讀一些書嗎？我愛昨晚我們開始讀的司頓特哈的作品。」

「拉美兒？哦，是的！……這真好……是的，假使你歡喜，讓我們來讀吧。」

他似乎不高興了。

「喂，菲力伯，你知道你應將做些什麼嗎？去問問沙朗的安。你已五

個月不見她了；人情上你得去。」

『你這樣想嗎？但我不願讓你一個人在家，並且她此刻不知不在家，就算在家，或許她不見客。到家的第一個晚上，她當然要和她的家屬談談，或是約克的家屬。』

『爲什麼不先打電話去問問呢？』

我本希望表面上討討他的好，但他却立刻信以爲真了。

『很好，我打電話去問問看。』

五分鐘之後，他笑容可掬地回來說，

『假使你不介意，我將看沙朗去，我到那裏去一下就來，決不過十五分鐘的。』

『你願在那裏多久就多久吧。我很樂意你去，這是有益於你的。但我等着你回來道晚安，再遲些我都等。』

『我不會遲的；現在九點，我九點三刻回來。』

在午夜我才再看見他。當我等着他時，我無聊賴地翻翻書，不知怎樣地落了淚。

(二十)

母親從中國起身到巴黎時，是在我那孩子墮地的數天前。當我看見她時，我驚訝地覺得一個期望了好久而常以爲遠在天邊的母親，現在却真的在我的旁邊了。她批評着我們的生活狀況，僕人，傢具，我們的朋友；她的譴責使我聯想起她那從前的話。無論如何，這家庭背景是充滿了濃厚的菲力伯的空氣，當然會使她驚訝而震撼了心。她發現了菲力伯在這幾禮拜中對我並不若何留意。當她這樣地說時，我難過了，『我今晚將伴着你，因爲我不相信菲力伯有守在家裏的能耐，』並且我

爲自己忿怒了，因我覺得要強的性質使我苦痛得比愛給我的還利害。母親不能在沙朗回來之前到，真是遺憾的事，因爲那時菲力伯除上辦事處外從不離開我的。我極願她能看見我也能被她愛着。時常地，她站在我的床邊，用一種批評的眼光對着我，這使我憶起了少女時期的各種恐怖。殘忍地，近乎是敵意的，她把手放在我的髮上說，『你有些白髮了。』這是真的。

當菲力伯在午夜之後回來時，路上已很少行人，我聽着他的腳步聲，我總能認出是他。我更能聽着那沮喪的聲音，漸漸地高起來，停了一下，再繼續下去，漸輕漸輕而消失了。這個人，他快到家門時，總要在數步之遙停一停步。從這一停步，我所以能曉得是菲力伯。接着門上的電鈴響了，推門聲音，他到了屋子裏了。每天我決計要忍耐着把笑容來遮蓋住哀悲，但每天我等他回家來後總不免有些怨語。我總是用同樣的話，

反來覆去的說，使自己都有些厭煩了。

『哦，我再也不能忍受了，綺色白兒，』菲力伯懶懶地說。『你自己覺得你是怎樣的不可捉摸嗎？你要我出去；我去了，但我回來之後，你又說我的不是，你究竟要我怎樣呢？禁我在家裏嗎？你說，我照着你做……我允許你這樣……我照着你做總比每天大家爭執好些……但請求你別在晚上九點鐘時太慷慨，而到半夜又變卦了。』

『你是對的，菲力伯。我是太不耐煩。我不再這般了，我發誓不再這般了。』

第二天，如有魔鬼驅使般地我又說着那些毫無意識的話了。特別是反對我所不高興的沙朗。『在這種境地，』我想，『她應當有離開我丈夫的必要，爲了對我的禮貌。』

她來望我。談話覺得很困難。她穿着一件美麗的貂皮外套，談着販

皮商對她的討好。停了一回兒，菲力伯進來了；他比平時早了些時回來，我想她一定和他約好了的。接着就不談外套而說馬拉加花園了。

『你不會想像得出那裏是什麼樣兒，綺色白兒。每個朝晨，我赤着脚在橘樹林下的暖石上走着。玫瑰和茉莉在每棵樹根上環繞着……從花木枝葉間露出閃光的藍灰色屋子，在屋頂上，積着雪的阿爾泰山像金鋼石般的燦爛……（另一顆金鋼石和我們在聖毛荔看見的一樣，我想）並且在夜裏，有月亮掛在柏樹的枝頭，像黑色的手指……遠傳來六弦琴的聲音……哦，馬塞納……我是怎樣地愛這景緻啊！』

她掉過頭去，似乎可以聞到玫瑰和茉莉的香味。

她走時，菲力伯送她到門口。他回到房裏來，斜倚着火爐，有些不快

地說：

『綺色白兒，你知道我們得怎樣做嗎……在適當的時期……我

們該同到摩落哥去……這是實在很好的……看，我曾給你看過一冊關於那裏土人生活的書，他們的生活多麼可愛。勞勃爾愛頓做的。這是一部小說，同時也可說是一冊詩。動人的作品。」

『親愛的菲力伯，假使你知道我一向是怎樣的同情於你，忍耐着許多關係女人的事依着你……她們是這般的壞東西！』

『什麼使你說這些話，綺色白兒？』

『因為是事實，親愛的。我很知道她們，她們都是非常討厭的。』

後來，我覺得第一次的腹痛了，這是臨盆的先兆。這事是長久而苦痛。菲力伯的焦慮很給了我些慰藉。他臉色發了白。比我恐怖得更利害。我看出他捨不得我為這件事丟了生命。他的關壞我，給了我勇氣，我反抑制着自己去安慰他，我對他談將出世的男孩，因為自己以為定生男孩的。

『我們給他取個名字叫阿琳菲力伯。他的眉毛一定和你同樣地長得那麼微微嫌高，當他爲一件什麼事弄得苦悶時，他一定踱來踱去，手插在口袋裏，並且他常會苦悶，他可要這樣，親愛的？這樣一對父母的兒子……這樣的遺傳！』

菲力伯勉強笑着，但我看他簡直想哭了。痛得更利害了，我要他執住我的手。

『記得嗎？菲力伯，那時聽着「解圍之曲」時，我第一次握你的手呢！這是一切的開始啊。』

事後我曾聽到克雷醫生，在隔壁房間裏對菲力伯說，

『尊夫人真膽大。像她這樣是少見的。』

『是的，她實在是很有趣的。我希望不會有什麼意外。』

『那裏會有意外呢？什麼都順利地進行着。』



臨了他們要給我用珂羅芳，我不要。當我重又開出眼來，我看見菲力伯溫柔而欣喜地在我的旁邊。

『我們有了一個男小孩，親愛的。』他說時吻着我的手。我要看一看孩子，當他們給我我看時，我十分地失望了。

菲力伯的母親和我的母親是在我房間隔壁的客室裏。兩房中間的門是開着，我闔着眼，在半意識狀態中，我可以聽出她們悲觀地計劃着孩子將來的教育。雖然她們的性格完全不同，她們對什麼事的意見都不一致，但對於小輩的應該多多教訓，她們的意見却完全相同。

『這孩子將來一定要給他們弄糟，』馬塞納太太說。『菲力伯祇注意他自己的事，而斷不會注意這孩子的教育。』綺色白兒呢，祇顧到菲力伯。我怕這孩子一定會成爲毫無教養的人。』

『除此再沒好辦法了，』我的母親說，『這小孩子將來祇知道一

件事：快樂。孩子應當快樂，做丈夫的應當快樂，女主人應當快樂，僕人應當快樂，爲了要做到大家快樂，先得破除隔膜，他們的耳朵裏聽不到「責罰」一個字，他們什麼都能原諒，不僅在原諒之前是應該，但在原諒之前什麼都不必問這是很希奇的。結果怎樣？假使他們能比我們更快樂，我能了解，但特殊的是他們比我們更不快樂，非常不快樂……把我的女兒來做例……我不知此刻睡着沒有？你睡着了嗎？綺色白兒？」

我不開口。

「簡直很奇怪的，他到第三天還這樣的疲倦，是不是？」母親說。

「他們爲什麼給她用珂羅芳？我告訴菲力伯假使我處在他的地位，一定不答應的。我們祇要聽其自然。我生過三個孩子，所以我知道……不幸地死去了二個，但我生產時是很自然地全不用藥來幫助。那些人工的方法對於母子都有壞處的。當我聽見綺色白兒這樣時，我心裏

很憤怒。我相信你可在我的全族中去尋——我們馬塞納家族佈滿了十省——你一定尋不出在生產時用珂羅芳的……。」

『真的？』母親客氣他說；她會勸我用那藥料，爲了她<sup>是</sup>外交家的太太，她熱心地要免去任何對於她小輩的侵犯。

『我正說着把我的女兒來做例。（這是用着低聲說的。）有時她使自己很不快樂。這不是菲力伯的過失。他是很好的丈夫，並不像一般人那樣破壞女人。她的不快樂，因爲她時常分析着自己，她是時常不滿足，時常查看她家務的風雨表，「他們的愛，」像她所謂……你曾留心這件事嗎，那樣地，對於你的家務？我却不曾。我祇幫助我丈夫的事業；我管理着一個大家庭的家務；我們是非常的忙，什麼都順利地過去。這和孩子的教育一樣道理。綺色白兒說最緊要的事是使阿琳能過着比她寫意些的生活，但我對你說，她的童年也不見得不快活。一定的，我對

她很嚴厲，但我一點也不覺得抱歉。你可以看出有了什麼樣的結果。』

『當然是的，假使你不這樣地教養她，』馬塞納太太說，聲音很低，『綺色白兒決不會變成現在這般的討人歡喜。你給她很大的恩惠，並且我的兒子也……』

我像一匹鼠般的靜伏着。這段談話，我覺得很有趣。『無論如何，她們或許對的，誰知道？』我想。

當她們談到阿琳的食品時，她們的爭執驚醒了我。我的君姑以為我得自己餵他的乳，不贊成用一個英國裸母的意見。我的母親曾對我說，『綺色白兒，別試這件事，像你這樣的人試了三個禮拜恐就沒興致了，同時你要把孩子弄病了的。』菲力伯也不要我自己養育孩子，但我要這孩子屬於我，我堅持着要。結果是完全照了我母親的意思。所以從孩子下地以來，什麼都使我失望。我揣擬着極大的希望而實際上却無

力使大家滿意。我想這孩子會是在我與菲力伯間一個有力的新連絡。他不是呢。菲力伯對於他的兒子簡直沒有興趣。有一天他到孩子的房裏去，和裸母試談着英語，菲力伯仍變成了我一向所知道的菲力伯，和善而遠離着我……一層無邊的倦怠的雲翳封鎖了他的愛情和乏趣的禮貌。在我看來這比倦怠更利害。菲力伯苦悶着。他不常出門。起初，我想他的守在家裏是爲了體恤我；他不願使我孤單着，當我還不曾復原時，但有幾次母親和其餘的朋友都在，我對他說，

『我知道的，親愛的，這無聊的家常閒話怎樣地使你厭煩。你爲何不打電話給沙朗，約她去聽聽戲或看看電影呢？』

『我爲何要？』他答。『你可是想逼我同沙朗出去玩嗎？我二三天不見她，生活上完全不會有什麼影響，你知道。』

可憐的菲力伯，不，他二三天不見她簡直不能生活。雖不知確切的

原因，雖一些兒不知沙朗的私人生活，我却感到從她摩落哥回來後，他們的關係有些變卦了，這就是菲力伯不快的原因。

關於這事我不敢問他，但我能從他的舉動態度上觀察出來，有一種外來的刺激，使他這樣的不安。在數禮拜之內他消瘦了許多，他的面色是憔悴而目光是滯鈍。他說他睡不着，他有着那些失眠人常有的臉色。在桌邊，他大半是沉默着，並且誰都看得出他有時發言是極勉強的。他這勉強比他的沉默還使我痛心。

雷內來看我帶着一套孩子穿的衣服。我立刻發現她的生活一定有了根本的變化。她和格林醫生合作着，她那樣的談到格林，我覺得她和他愛上了。我聽說這是在根陀馬談過的，而家庭間不允許。他們希望能和雷內維持着友誼，照他們道德的規律，假使雷內的品格上稍微有了些問題，他們就要和他斷絕關係的。但當我看見她時我知道，似知不

知地，馬塞納家族是或有意或無意地錯誤着的。雷內滿面春風的樣子看上去像一個正愛着人而被人愛着的婦人。

因我的結婚我和她疎遠了，有幾次我見她時，她是冷淡地，近乎是含着敵意，但那天我們很快地恢復了舊有的情誼；我們的談話不謀而合地像那些我們在戰場上時常有的長談。我們很親熱地談着菲力伯。正是這一次，雷內非常光明磊落的第一次告訴我，她曾愛着他，而我們的結婚曾給她一個嚴刻的刺激。

『我那時簡直痛恨你，綺色白兒；生活的計劃和現在完全不同，回想起來，恍如隔世。你想不到嗎，就是我們最有力的感情在極短的時間也會化爲烏有的呢？當我們回頭看看，不過是三年前的事，我們這樣用着好奇和漠不介意的心緒去看，他像是另一個人。』

『這是可能的，但我還不會到這地步——我愛菲力伯仍和我們

剛結婚時一樣，也許更多些。我覺得我能忍耐地犧牲，那是在六個月前我所不能的。」

她默默地注視了我一回兒，然後用着一種醫生般的眼光說：

「是的，我相信……我可要告訴些事情給你嗎？綺色白兒，我毫無遺憾地告訴了你，但還有非常誠懇地我可以說，我每天慶幸着自己沒有和菲力伯結婚。」

「我慶祝着自己和她結婚了。」

「我曉得你的，因為你愛他而得到了他所有的那一種想從苦痛中找尋快樂的壞習慣。但菲力伯祇是有些可怕而根本不是壞人。他可怕祇是因為他瞎纏得厲害。我知道他像一個孩子。從前的他和現在的他僅有這分別：另一個菲力伯隱在他的後面。奧黛兒無疑地永遠形成了他愛的性格。愛，在他，總和一些事情有聯帶關係的：一種善良的面貌，



一種倦怠的牽引，一種神祕的迷惑……並且他同時是特別的易感動，這種婦人，是他僅有的愛人，才能使他可怕地不快……我說錯沒有呢？

「一方面你是對的，在另一方面也可說你不對。我知道是很矛盾的事，我說「他愛我，」但他的愛我，這是無可疑惑。你很對，當你說他所須要的婦人完全不是像我這樣的……奧黛兒，沙朗一類……你知道沙朗·維葉嗎？」

「很知道……我不敢對你提起她的名字，但她在我的腦子裏已有了多時了。」

「你儘管公開地談她就是了。我不再嫉妬她的了……人家都說她是菲力伯的情婦嗎？」

「不……他們所說的是，當她在摩落哥時，最近，她愛上了勞勃爾。」

愛頓。你知道，他是寫了一本動人的關於土人的書的人……末了二禮拜，在馬拉加他們是常在一處的。他現在剛回到巴黎。他不僅是個大作家，又是個有趣的人。格林認得他，和他很要好。」

我默着，當這些話印到我腦子裏時。完全和我猜想的一樣，簡直給菲力伯有些話做了詳明的註解……他曾逐漸地買了許多愛頓的書，他給我高聲的唸了些，問我有什麼感想。我很愛那些書，尤其那冊叫『埃田園中的祈禱者』的長默想錄。『這是美麗的，』菲力伯曾說，『這實在是出奇的美麗。』可憐的菲力伯！他怎能不苦悶呢！無疑的，他現在是正留心着沙朗的一言一動像從前留意於奧黛兒的一般，不停地尋覓着他人的踪跡。這無聊而苦痛的工作就消磨了他失眠的長夜。我頓時對於這婦人，心頭激起了很利害的怒潮。

『雷內，剛才你所謂他有從苦痛中有快樂的可怕習慣，是真的。當

環境硬逼人，要這樣地多感地生活着，像菲力伯的境地，在我，誰有力量更變呢？」

「誰都可隨時變更，假使他有這願望，而這志願又是够厲害的。」

「但怎能自覺地有這願望呢？除非他已經變更了。」

「格林對於這却有一個答案，他說，「你得研究你自己，並且把自己控制着……」這意思是，要靈敏一些。」

「但菲力伯是靈敏的。」

「是的，我知道他很靈敏，但他太重感情，忽略理智。」

我們欣然而有條不紊地直談到菲力伯歸來。雷內用一種科學方法來談話，使我很平靜，她把我歸納到某一類的愛人中去。

菲力伯看見了雷內；似乎很高興，他留她吃了晚飯才去，這是數星期來第一次，他興致勃勃地在席間說着話。他本歡喜科學，雷內就告訴

他許多他所從未聽見過的試驗。她再提起格林的名字，菲力伯突然道：

「格林？你認得他嗎？」

「熟得很，他是我們試驗所的監督。」

「他可是勞勃爾愛頓的朋友，摩落哥的愛頓，埃園中的祈禱者的作者？」

「是的。」

「你也認得他嗎？」

「很熟。」

「他是什麼樣的人物？」

「一個非常出衆的。」

「真的？」接着他不甘心地说，「我自己想他是個天才，但他的人

格却不像他的著作吧。」

『並不見得，我告訴你。』雷內狠心地說。  
我對她示着意。而菲力伯則以後就不開口了。

(二十一)

我眼看着菲力伯對於沙朗的愛情漸漸地消失了。他不再在我面前提及她。事實上他却又不願我知道他們間已有了變化。他仍常去找她，但次數比從前疎得多，也更不像從前般的能感到趣味了。他和她散過步回時的得意樣子已給愁悶和失望的情緒代替了。我覺得他時刻在想能使我信愛他。他有時執着我的手道：

『綺色白兒，到底是你最站得住腳。』

『爲什麼呢，最親愛的？……』

『爲了……』

接着他不說下去了，但我已瞭然。他照樣給沙朗送鮮花去，待她像一個和她非常相愛的婦人。唐·吉訶德和來斯勞脫仍保持着忠信。但我在他關於那一九二三年的摘記裏找到他是傷心的。

四月十七。同沙到芒脫馬脫爾散步。我們爬上了堆兒脫兒，在一家咖啡店的洋台上坐着。我們吃着麵包和檸檬。沙朗買了一條朱古律棒糖，像小女孩子般的在街路裏玩着。我經驗了我爲法蘭軒和奧黛兒的事而失去了的感覺。沙朗當然要使自己變成熱情的；她對於我是甜密而慈善。但我知道她的理想並不在我而在旁的人。她第一次的閃避，像奧黛兒般的憂愁着，這樣，一切都明白了。當我談到她，談到我們時，她用旁的玩意兒來岔過了。今天她注意着過路人，並且猜想他們的生活。她給那街車夫編了一段戀愛故事，那車夫就是和坐他車子來的兩個

婦人在鄰近我們的桌旁坐着的。我想不再愛她了，但我不能。我永遠覺得她動人。我愛她那康健的外貌和曬紅的皮色。

『親愛的，你有些煩悶。』她說，『爲什麼事？你不覺得生命的可樂嗎？想一想看，在這些小房子裏的人們，不論男或女，他們的生活都是很值得我們注意。並且，在巴黎，有許多像這樣的地方，全世界更有着多少巴黎城啊。這不是奇怪的事嗎？』

『我却不以爲如此，沙朗。人在青年時是覺得生活的新奇。當一到四十時，像我這樣，下了戲台，卸了裝，恢復了自己，想想自己曾扮過的戲，就預備着什麼都放棄了。』

『我恨你說這種話。你一點也沒看清。』

『對不起，親愛的沙朗，我已看到第三幕戲了。這既不覺可愛又不覺興奮；什麼都在覆演着，並且可曉得一直到底不過這樣罷了；我受够

了；我沒有希望看到牠的底。」

「你不是個可相信的觀衆。你有嬌妻美友……」

「你以爲女朋友？」

「是的，先生，女朋友，我明白你的生活狀況……」

這許多，都可怕地像奧黛兒。我所不能自恕者，乃我不能在苦悶中自拔。有一種神祕的快感在這生活領域之內，雖是一幕悲劇；一種無用的快感，無疑地，我有着馬塞納家族的特性。我應當做的是不再見沙朗。然後，我或能得到平靜，見了她而不生愛她的念頭我是做不到的。

四月十八日 昨晚我曾和一個朋友討論戀愛問題很長久，他是五十左右的人，在年青時曾有唐·荒（註一）荒之稱。他的話，所感動我的，他似乎雖曾戰勝了許多嫉妬他的人而結果沒有得到一些愉快。



「把實情告訴你，我一生之中祇愛着一個婦人，克雷爾波，後來她是使我怎樣地厭倦了……」

「但到底她是動人的，」

「你不能以現在來批評她。她是假裝的，一個難問題；數年前在她自然的態度，現在是全變了假面具了。我簡直不願再看見她。」

「其餘的怎樣呢？」

「其餘的，更無聊。」

我就提起了一位現在仍用全力生活着的婦人的名字。

「我一點不愛她。實在是習慣。她會使我不快，曾不忠實於我，現在我可下一個判斷；實在她對於我真是無聊。」

當他說着時，我懷疑着究竟世界可有愛這件東西存在，並且是不是沒有放棄的必要。僅有的處置是，死才能從失敗裏救出來。

四月十九日 我到了根陀馬。三個月來這是第一次。有幾位工人來對我訴說他們的苦境，貧病。把這些實際的困阨比較起來，我對於自己的事覺得羞愧了。但在這種階級中也有着愛的悲劇。

我整夜的睡不着，把時間消磨在內外地思量着。我相信我的生活錯得久了。在實際上，一切我所追求絕對快樂的行爲，而認爲這定能在婦人身上得到的——這是最無聊的追求了。絕對的愛決不是尋求不可能的，讓愛自己找上門才是聰明人。我們所最須避免的是，別把事情看得模糊，有些貌似滿意的事，須從根本上着想。常有的事，我們祇有感情，而缺少根本的省悟。我能立刻的解除沙朗的桎梏，假使我願殘暴地揭去她的面具認清她的真面目，第一天我見她時，我就失去了這勇氣，祇讓她永遠的保存着。

四月二十日 沙朗雖對我換了態度，但當我想解放自己時，她却

又把桎梏收得更緊些。這究竟是慈悲使她這樣做的呢？還故意的迷惑我呢？

四月二十三日 這是誰的錯過？沙朗的行爲全像奧黛兒。可是我蹈了從前的覆轍呢？或是因我有了同樣的好尙？一個人應當要常常收斂着自己的感覺爲了保持自己的愛呢？一個人應當計劃及做出，或簡直應當自己嚴禁住自己。我全不知道。

四月二十七日 一個人每活了十年，他得從記憶上塗抹去那些經驗告訴他是不對的意見。

我所要塗抹去的壞意見是：

(甲) 婦人可以用一個許願或一個誓言所支配着的。實際上不行。『婦人沒有腦筋；她們的行爲全靠她們所愛的事情所支配。』  
(乙) 這裏有一個十全十美的婦人，愛着她會有趣的，不致有

什麼精神上的攪亂。這不是事實。『兩個人緊緊地相抱着，是像兩隻船被同樣着的波濤撼震着；他們的船身要相遇而喊着苦的。』

四月二十八日 在馬西路吃晚飯。考雷姨母在她的小雞和花盆間蹣跚着。海倫對我談到沙朗：

『可憐的馬塞納！這幾禮拜來你的態度是多麼缺少活氣……當然我明白的……你是苦惱了。』

『我不懂你的意思。』

『別裝佯……你當然知道自己還愛着沙朗的。』

我否認她的話。

（註一）唐荒（Don Juan）為西班牙傳說中一極好色之男。

這紅手冊使我知道菲力伯在那時，外表雖是那般而內心却對於自己比什麼都明白地教訓着自己。我相信那個時期的菲力伯，思想已自在得多了，但心裏却仍有一個倔強的菲力伯遮掩着他。他看上去真不愉快，我屢次的自己問自己道：『我應不應當去找沙朗幫幫忙？』但這辦法似乎太跋了，我不敢實行。並且，我有着這樣怨恨沙朗之心，我怕見了她要不能壓制自己的。我們繼續在唐乾家中去見她，但菲力伯總不願再參加唐乾家禮拜六的例會了（這是從前沒有的事。）

『你去吧，表示我們並不是對她有什麼過不去。這是僅有的法子。海倫的爲人是很好的。至於我，我決計不能去；我年紀增高一天我對於社交的憎厭也增加一天了……我自己的家庭，一冊書和你，才是我需要的樂事。』

我了解他的話的意思。我並且曉得，假使此刻有一個年青而漂亮

的女子叩着他的心扉，給他一個他所等待着的，不容易得到的許可地一睨，他定要立刻不知不覺地更變了他的哲學，並且他要說這樣一個新刺激他已等待了好久的了。在我們結婚之初，我記得給不能了然愛人的思想而煩悶着，那時他的思想是緊藏在他的腦殼裏而不易窺見的。菲力伯的腦殼漸漸已變成水晶般的透明了。經過一層薄膜，有一件細密的網狀物在跳躍着，我可以看見他每一種思想，每一種弱點，而我乃比從前更愛他。一晚他從公事房回來後，我記得默默地注意了他一回。

「你想的什麼事呢？」他微笑地問。

「我正想看清你，像不愛你時我要看的一樣，何況我是愛着你的呢。」

「這一切是多麼複雜啊！在這迷津裏你能找出你的路嗎？」

『是我愛你的路嗎？是的，沒法找到。』

那晚，他提議把到根陀馬的時日提早一些。

『沒有事情使我們一定要留在巴黎。我在那裏和巴黎時一樣的可以做事。鄉間的空氣對於阿琳是很好的，母親也可稍微熱鬧些。什麼方面都覺得很適宜的。』

這真是我所想要做的事。菲力伯在根陀馬是完全屬於我的了。我祇怕他在那裏要更不開心，但事實上却完全不這樣，相反地他却立刻恢復了自己。在巴黎，他雖失去了沙朗，但仍是不能心死，這或者是無聊的。他常常下意識地聽見電話的鈴響，我很知道他不能自主。

當我們出外時，我是非常機警地覺得菲力伯的動搖，知道他怕自己會碰見沙朗而又願意碰見她。他深深地以為自己仍給沙朗所圍困住，並且他也知道假如她願意，她能立刻的把他拉回去。但他更知道為

了他自己快樂的需要，他還是不讓自己給她拉過去的好。在根陀馬，這一個從未和沙朗發生關係的地方，他開始慢慢的遺忘了。一禮拜之後，他好了許多；他的雙頰漸見豐滿，眼光也有了神，晚上也睡得着了。

天氣真非常好，我們走着許多路。菲力伯告訴我他願像他父親一般的，享受些田家的樂趣。每天我們到格沙爾地，到白羅歐爾，到雷桑石克去。

他祇有早上到廠裏去；每個下午同我去散步。

『你知道嗎，我們將做些什麼事？』他說。『讓我們拿一冊書到樹林裏去高聲朗誦吧。』

根陀馬的四面是有濃蔭的深林圍繞着。有時我們在草坪旁的苔蘚上坐着，在我們的頭頂有枝杈相接的大樹，形成了一個禮拜堂裏那長廊一般的境地，綠意迷人欲醉；有時我們坐在樹桿上，有時坐在那些



塞馬納祖父到處放着的長椅上，菲力伯歡喜兩種書，婦人研究，和加提琴太子的祕密，許多梅麗曼的短篇像二重錯誤，或如愛脫羅司的花瓶，吉卜林的傑作。我們也讀詩。他偶然要看着我說，

「我沒使你厭煩嗎？可是？」

「什麼意思！我從沒有像現在這樣的愉快。」

他總是再要注視了我一回兒，然後繼續讀下去，當故事讀完了，我們要討論裏面的人物，他們的行爲和個性，並且時常地談話要移到了我們認識的人身上。一天，是我帶了一冊小書，我不讓菲力伯知道這書的名字。

「這是什麼神祕的書啊？」他說，當我們已坐定了。

「這是在你母親書箱裏找到的書，有些像你的身世呢，菲力伯。至少，有些像你寫給我的。」

「我知道這是什麼了，我的小俄羅斯兵啊。我很高興，你找到了這本書，綺色白兒給我，肯嗎？」

他翻開書來似欣似愁地讀道：

「他們決定要舉一位大家知道的年輕女學生，安尼蘇可洛芙做皇后。她是年青，驚人的美麗，嬌小，漂亮而玲瓏……在皇后前低着我們的頭，我們發着誓服從着懿旨。」

「真是動人，菲力伯，太像你了。」在皇后前低着我們的頭，我們發着誓服從着懿旨。這裏還有更美的故事呢，皇后要一件事，書中的男主角效着力做到了。等着，把書給我。

「祝福我」皇后說，你經歷了多少的困苦啊。謝謝你。「她是快樂的，握着我的手道別，當我對她說再會時，她並且加上一句道，「假如我永遠是你們的皇后，我教大家來報答你。」我異常快樂地行着禮。」

「菲力伯，你一生就和這個孩子一樣，祇是你的皇后時常在掉換。

菲力伯，在叢林之下坐着，折下一些小樹枝，把她們弄斷，又把牠們丟到草地上去了。

「是的，天下有着許多皇后，但我却事實上一個也沒有遇到……是的，不會的，確遇到，你知道？」

「誰是你的皇后呢，菲力伯？」

「許多婦人，親愛的。蒂呢，奧勃麗是一個……但是她是很不完善

的。我可曾告訴你她剛幾天前已去世了嗎？可憐的蒂呢。」

「不，你不曾。她一定年紀還輕着呢。她怎樣死的啊？」

「這我不知道；母親僅這樣告訴我。聽着這數年前曾爲我生命的中心而那般的影響於我的婦人的死耗，我簡直像得到了一件無關緊要的新聞！」

「誰是蒂呢？奧勃麗以後的皇后呢？」

「奧黛兒。」

「她當然和你夢想的皇后有些相近了。」

「是的，因爲她是太美麗了。」

「奧黛兒以後呢？……海倫特唐乾可是？」

「或許可以說，但當然是你，綺色白兒。」

「是我，真的？多麼久？」

「啊，好久了。」

「然後是沙朗了？」

「是的，以後是沙朗……」

「沙朗到現在可仍是皇后，菲力伯？」

「不，不問什麼，我對於沙朗的記憶是並非悵惘和苦痛。關於她，有着很活潑而有力的影象。她使我忘了年華；我愛這個。」

「你得再見見她才好，菲力伯。」

「是的，當我完全復了原後，我想看看她。但她不再是皇后了。這已過去了。」

「現在，菲力伯，誰是皇后？」

他想了一下，然後看着我說，

「是你。」

『我？但我已廢除了好久了啊。』

『或許以前是的，因為你的嫉妬，沒用，不正確。但你曾變成了很有勇氣而很真純的了，這過去的三個月中，我重給你加冕了。並且，綺色白兒，你自己不會知道你的變化的；你和從前完全變成兩個人了。』

『我很知道，愛的。實際上，一個真正有愛情的婦人決沒有固定的個性；她說她有，而她想使自己相信這時，早已不是真的了。她想明瞭她的愛人所需要的是怎樣的婦人，而做到了那個婦人的樣子。同你，菲力伯，是很困難的，因為不易知道你所需要的是什麼；你需要忠信與愛，但你也需要假意的媚惑和在這裏面生出的攪亂。誰又能這樣呢？我擇定了忠實，這是最真實的態度……但我相信經過了很長的時間，你更需要一個人，那般的無常，那般的和你閃爍。我克服自己最大的勝利是我接受了另一個人，我用着容忍這樣地做，簡直是樂意的。在過去的一

年中，我所得到的最大教訓是，假使一個人真真的愛着，實在不需要非常地去注意我們所愛的人的行動。我們須要他們；祇爲了有着他們我們可在某種「氛圍」中生活着。（你的朋友海倫稱之謂「氣候」也是對的）並且缺少了這氛圍，我們是不能生活的，我們常久地得到了這個，有了這個，旁的事還有什麼關係呢？生命是很短促而很艱難……我還有什麼心腸來嫉妬你頃刻間的那些婦人給你的歡娛，我可憐的菲力伯？我不會，我不把這放在心上。我不再嫉妬。我不自尋煩惱了。」

菲力伯把身子躺倒在草地，頭枕在我的膝上，說，

「我還不能完全到這地步呢。我仍要自尋煩惱，可怕地煩惱。人生如朝露的思想還不能使我完全死了心。這是短促的，當然，但所謂短促是和什麼比着呢？對於我們，這就是一切了。但同樣地我覺得我是遲緩地望着平安之帶上進行着。你記得的，綺色白兒，我常把生命來比做一

斑合奏的音樂，這是調和着各種的調子，俠士的粗野的對抗的。我仍聽見這些，有時還很響，但現在我從這音樂中聽出一種單純的樂器聲音，說不清那一種，這反覆地奏着，溫柔而清晰地，是能給我以纖弱而慰情的感覺。調子是恬靜的；似乎是一種老年的聲音。」

「但你還很年青的呢，菲力伯。」

「是的，我知道，這所以能覺得這音樂的甜密。以後，這完美的曲子永久地奏着，當我聽到別樣時，我要覺到惋惜了。」

「知道麼？菲力伯，能使我<sup>？</sup>不開心的事是，學習的時間太長久了。你告訴我，我現在比從前更接近你，我相信是真的。當我到四十時，或許，我將懂得一點生命了……但那時已太遲了……你以為這是可能嗎？要兩個人完美地相得着，像沒有雲翳的晴空。」

「在這一小時已經可能的了，」他站了起來說。



(二十三)

我結婚以來最快樂的時間是在根陀馬過的一夏。我相信菲力伯共有兩個時期曾愛了我；在我們結婚前的幾禮拜；和從那夏的六月到九月。他是慈善，單純，而有思想。他的母親要我們住在一間房裏；她決定我們必須要這樣，因她不明白爲什麼夫妻間常要分開。這使我們更得親近些。我歡喜在菲力伯的臂上醒過來。阿琳有時到我們的床上來玩。他正出着牙，但他已能懂一些事。當他哭時，菲力伯要對他說，『你得笑，阿琳，你有一個刻苦的母親，我的孩子。』我相信這小傢伙已漸能了解『笑，阿琳』這些字的意義，因他常努力地止了哭並且張開小口做着愉快樣子。這是有趣的，菲力伯開始愛他的兒子了。

天氣真好。當我的丈夫從廠裏回來時，他愛曝着日頭。我們把兩張

椅子放在屋前的院子裏，靜靜地坐在那裏，大家恍恍惚惚地出着神。我愛設想着在我們二人的腦膜上會浮起同樣的印象來；矮樹和野草，沙提爾堡宮的殘垣斷碣；淡淡的一脈遠山，更遠，或許有沙朗的頭像，她那嚴刻而美麗的目光；在天地相接的那條線上，湧現出佛勞倫司的風景來，大而微斜的屋面，教堂的圓頂，滿山的柏樹，和奧黛兒那天使般的面容。沙朗和奧黛兒也是我所遐想着的，我覺得這是很自然而必需的事。有時，菲力伯看着我莞爾一笑。我知道我們已在完美的調和中了；我很愉快。晚飯的鐘往往把我們從樂意的迷夢中喚醒來。

我稍微喟然而說道，

「啊，菲力伯，我願我能永遠的在你身邊，像現在這樣，和世界上一切的交際都隔離了，暖暖的陽光，圍繞着我們的叢林和野草……這是有趣的，當我們些微地徜徉地波起一些惆悵來的時候，你也覺得如此

麼？我不知道爲何這樣？」

『最最寶貴的辰光，總要煊染上些惆悵的色彩，因爲誰都覺得良辰美景的不可常有，而一切都是何等的暫時；我們想永遠的捉住牠，但不成啊。當我幼時，我在看馬戲的辰光，總有這樣的感覺；以後，在音樂會裏。我每逢到樂極了的時候，我總對自己說，「二小時之後什麼都將過去的。」』

『但現在，菲力伯，我們至少還可這樣的過三十年。』

『三十年？這是很短的。』

『我不奢望再長的了。』

我的外姑似乎也知道了我們這純潔而動人的愉快的談話。

『到底，』她一晚對我說，『我看見菲力伯能像我所希望他那樣的生活着了。知道嗎，綺色白兒，親愛的，假使你是伶俐的，你將怎樣做呢？』

你得使菲力伯常住在根陀馬。巴黎不是適合於他的。菲力伯生來怯弱和易感，是像他的父親，不能自禁。巴黎生活的紛繁和忙碌使他不舒服。

「是的，母親，真是這樣呢，但不幸得很，他會厭煩這地方的。」

「我不相信，他的父親和我在這裏住了十六年，什麼都覺得合意，我們……」

「大部分像很合適的，但他還習慣於別的事。我知道我是很樂意在此地的，因我愛恬靜地過日子，但他……」

「他有你在啊！」

「這是他不能完全鑿足的。」

「你太謙遜了，親愛的，你不大信託自己。別這樣容易地退讓了。」

「我却沒有退讓呢，完全相反的，母親。我相信我會勝利的；我在這

裏，使別的人離了他的生活，一點也不發生影響。」

『別的人，』她驚訝地說。『這放棄當然是一種弱點。』

她翻覆地常提及她的計劃；她是慈祥的，但固執得很。但我不向菲力伯說起這些。我知道這種約束要破壞我們現在所欣賞的完美調和。我有時反要他逢禮拜日同鄰居們去玩玩，或同我到彼立各及立摩新去旅行旅行，那些地方他曾對我說過而我却不大注意的。我很恐怕他漸漸的要厭倦了。我愛同他在他的故鄉；我愛這有着高山流水，可以登臨顧眺的窮鄉。菲力伯告訴我這地方的軼事傳說，我一個有趣於歷史的人，聽着那些哈德福，皮龍，勃朗東的名字，真是萬分的驚喜。有時，小心翼翼地，我把我從書本上得來的，和他所談的事，互相引證，看出他愉快地聽着我時，我真快樂。

『你多麼淵博啊，綺色白兒！你太聰明了，比我認得的任何婦人都

聰明些。」

「別開玩笑了，菲力伯。」

我有一種感覺，我覺得到底我是被他發現了，他是我無望地已戀了好久的！

(二十四)

「菲力伯說，他要引我去看凡西爾山谷的石洞。我愛那些從山石間流出的溪水，從巉岩間飛出的急湍，但這山洞却使我失望。在鬱熱中，我們流着汗爬過平坦的地方，再走上羊腸迂曲的山道，我們站住了，爲了發現了地上野牛的足跡。」

「你看見嗎？是野牛，假使你以爲，但我想這是顛倒的。」

「我看不出，我想回去了。我有些發冷。」

我們熱騰騰地爬上了山，但一到山窖中我也覺得驟然的一冷。在歸途，我們都默着；那晚他說他想他受了一些寒，次晨他很早的喊醒了我。

「我覺得非常不舒服呢。」他說。

我急忙起來拉開了窗簾。當我看見他的臉色時，我驚駭了；他臉色蒼白，看上去病苦是不輕。他眼眶的四圍有一道深黑圈，艱困地張翕着鼻孔。

「你的樣子病得很厲害呢，昨天定是受着寒了。」

「我不便呼吸，我知道有點發熱。不要緊的，愛人。給我些阿司匹靈，可好？」

他不要請醫生，我也不願勉強他，到九點，我把他的母親請來了，她說她來試試他的體溫。她用着一種使我驚駭的威權對着他，像對待一

個小孩子。她不顧他的反對把刁雷醫生從却地爾請來了。他似乎很膽小，用低聲說話，在說一句話之先，總要把眼光穿過玳瑁邊眼鏡來注視你一回。他細心地聽了一下菲力伯的胸部。

『很厲害的氣管炎，馬塞納先生。你至少要睡一個禮拜。』

他招呼我跟他走出了房間；他從眼鏡上面看着我，溫和地，坦然地，又有些擔憂的樣子。

『夫人，我把真情告訴你；這是很嚴重的。你的丈夫肺部也有些發炎。我聽他的胸部時發現他的肺部也有了毛病。他的體溫高到一〇四度，脈搏一分鐘跳一百四十下。是很厲害的肺炎。』

我週身發冷：我簡直不能聽清楚他的話。

『但他不危險吧，是不是，醫生？』我半嚴重地說，真是出人意料的，昨天還是很強健的菲力伯，會這樣的大大的病着。醫生的樣子是駭



然的。

「肺炎總是危險的，且等些時再看看吧。」

接着他告訴我什麼辦法。

我不大記得那天的情形了；我立刻的被推進神祕的深淵，病的苦痛。我服侍着菲力伯，盡着我的全力，因我覺得做一件事，我能驅除了可怕的侵犯着他的仇敵。當我無事可做時，我坐在他的旁邊，披了一件白色便衣，看着他，用我的目光，一些我的力量，浸潤到他的魂靈裏。

起先兩天他知道我，但他太困乏，他不能開口。他用眼光表示着感激。以後他漸見昏迷了。第三天更糊塗。他以爲我是沙朗。突然地，在午夜，他開始和我談話，樣子是很困難的。

「我知道你會來的，親愛的沙朗；這是你的慈悲。」

他艱苦地說着，但他一往情深地對着我。

「吻我吧，沙朗。」他低聲的說，「你不必怕什麼，你來，我病得太厲害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樣的，我湊近了他，於是他在我的嘴唇上親着沙朗。

顧不得其餘的什麼，假使我相信她的愛能使你好，菲力伯，我應把沙朗給你！我相信假使我一向是十分愛你的，就在那一刻兒表示了出來，因為我退讓了。我祇爲着你而生存。在他昏迷而喊着沙朗時，我的外姑總在旁邊；不僅一次，我經驗了一種受傷的自尊心和激情的感覺。我祇這樣想着：『慈悲的上帝，讓他活着，讓他活着。』

在第五天，我覺得有一線希望了；那天早晨他的體溫降低了些，當醫生來時，我對他說，『他好些了，他的體溫祇有一百度了。』但他似乎不以爲我的希望是合理的。他診察了一下菲力伯，菲力伯那時簡直已

沒有知覺的了。他看畢後，我怯怯地道，「他可好些？」他嘆了一口聲，悲哀地看着我。

「不，完全相反；我不願他這樣突然的降了體溫。這是危機……惡現象。」

「但不是死的現象吧，可是？」  
他沒有回答。

到晚上他的體溫又升高了，他的面容也大變了。我那時知道他將死了。坐在他的旁邊，我執着他發燒的手；他似乎一些也不覺得。我想，「你是要這樣地離我而去了啊，我的愛人。」我就想着這不可思議的事情；沒有了菲力伯以後的生活，偉大的上帝，我怎能再嫉妬他呢……祇有數月的生命了，並且……我就發了一個誓，假使有一個奇蹟能使菲力伯重生，我定不破壞他任何的樂事了。

在午夜他的母親來代替我。我搖著頭表示不要。我仍捏著菲力伯的手。一種黏滯的呼吸來了，他的喘聲是不聽聞的。他突然地張開眼來，說道，

『綺色白兒，我覺得氣塞，我想我要死了。』

他說著這幾個字聲音是很清楚的，接着又不省人事。他的母親抱住了我的肩吻着我。我覺得他的脈息漸見微弱。第二天早晨六點鐘時，醫生來給他注射了一回，這稍微使他蘇醒了一下。在七點，直到他咽了氣，他從沒有再清楚過。他的母親給他閉上了眼。我記起了他寫的一句話，在他父親的死時他寫的，『在垂死時候，我將是孤獨着的嗎？我希望這日子快些來吧。』

這是很快的，菲力伯，正像你會希望的那般；這是太可哀的事情，我的愛人。我可曾能保持着你，我相信我曾使你愉快。但我們的命運和我

---

們的期望是很少一致的。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晚十時。——

## 譯者附記

我和明若都歡喜這本書，所以把牠譯了出來。全書共分上下二卷，明若譯上卷，我譯下卷，譯後復共同校讀一過。

此書由英譯本轉譯。英譯本名『*Atmosphere of Love*』英譯者爲：

Joseph Collins D. Appleton & Co. 一九二九年版。

家械誌。



